

瑞安縣志

詩文  
第五冊  
徵

瑞安縣志  
第五冊  
徵



瑞安文徵卷一目錄 內編一

奏議 外制 經解 考論 說書

論宗澤劄子 楊塘集

論罷童貫宣撫河東劄子 同上

請復罪廢諸臣疏 諫垣奏議

東南民力難艱疏 同上

請將外省陋規名目分別裁定疏 續經世文編

請飭酌加海門廳學廩增各額片 同上

授戴溪國子祭酒外制 外制集

授樓鑰翰林學士制 同上

授葉適朝議大夫制 同上

授樓鑰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制 同上

授曹叔遠鄭昉大學博士制 同上

讀易損益卦解 嘉慶志

宋許景衡

宋許景衡

明李維樾

明李維樾

清黃體芳

清黃體芳

宋蔡幼學

宋蔡幼學

宋蔡幼學

宋蔡幼學

宋蔡幼學

明林增志



叔孫得臣敗狄於鹹解 慎江文集

讀否卦有述 嘉慶志

東甌沿革考 清姚堂文集

唐靜海軍考 述林

睢陽辨史 竹園類稿

唐維州議 竹園類稿

性論 嘉慶志

悲師 陳氏錄本

漢文帝賜南粵王佗書論飲水齋文集

管子內政寄軍令論 同上

尊荀篇 蘇氏錄本

上趙州判書 嘉靖志

代人上邑宰書 橫塘集

明林增志 八

明方之正 九

題胡玠 九

清孫詒讓 十

清朱鴻瞻 十一

清朱鴻瞻 十二

清余夢雷 十二

民國陳懷 十三

民國陳獻宸 十四

民國陳獻宸 十五

民國蔣作藩 十七

六朝宋蔡景達 十八

宋許景衡 十八

05106

答黃文叔書 止齋集

上李海帆明府書 茹古堂文集

與人論修南雁蕩山志書 南雁山志

上張香濤師書 傳錄本

與柯臬使論洋務書 兩堤項譜

與池仲琳書 張氏補經樓傳錄本

與温州軍政分府徐班侯先生書 辛白文鈔

與高性樸先生書 叔宜閣文集

東甌徵詩啓 嘉慶志

募建寶香山卓貞公祠堂啓 張氏補經樓錄本

嘉興會文啓 胡氏錄本

募修陳文節公祠堂啓 仙巖山志

議濬北湖啓 歐海集

宋陳傅良 十九

清曹應樞 二十

清孫詒讓 二十一

清黃紹箕 二十二

清項崧 二十三

清何慶輔 二五

清陳懷 二六

民國林損 二七

清余國光 二八

清孫鏘鳴 二九

清胡璣 二九

清沈寶瑚 三十

清黃紹第 三一



瑞安文徵卷一

內編一

論宗澤劄子

宋許景衡

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爲人及其爲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不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爲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以爲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不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是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來只校其末節小疵便以爲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爲過矣况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爲多今尹天府其績效又彰彰如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稍優容之其不想亦甚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別



選留守不識今之搢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尙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爲宗廟社稷下爲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拳奉之至取進止臣所論宗澤事本欲請對敷奏緣臣所患未安所以先次封進上勤聖覽伏望獨斷力賜主張其留中及付外廷並取聖裁

論罷童貫宣撫河東劄子

許景衡

臣聞天下之事言之於未然則若狂率而無根言之於已然則又緩後而無及矣近者中外宣傳皆云朝廷將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妄而臣有探聽不實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然也謹按貫頃在陝西專務誑誕以爲事功緣資軍須竊擾邊計重以賄賂至千萬億奏功第賞皆由請屬胥吏廝僕皆位侯伯狎昵士卒墮壞軍紀此皆陛下所洞知不待臣之縷數者也前日燕山之役不能上遵宸畫漫無紀律洩致敗隳徘徊境上師老氣索遂致遠夷小醜妄爲己功邀求無厭傷威倍費貫之誤國豈不燭然臣所論

列劉延慶不當量移事親奉德音以爲皆由宣撫司號令不一以致白溝之敗爲其引年謝事故議者不復及之今若起自廢閒重領兵柄則不獨誕漫貪墨有甚於前日也且貫既無功於河朔尙能有爲于河東乎方其壯時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尙能革心自新乎古者國有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命將興師以靖疆場此政事之大者亦嘗謀及庶人乎士民駭惑論議紛紛然夫豈妄意以爲不可哉誠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累被聖訓彈擊官邪毋憚大吏然則今之官邪亦有甚於貫者乎故敢昧死獻先甲之言庶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睿斷亟罷所以命貫者別謀良帥以濟萬全之舉實天下之幸取進止

明李維樾

欽差督催江北新漕戶科給事中臣李維樾謹題爲道學有再新之機言路無終鬱之氣人才無久滯之理懇乞蚤賜召用以襄聖治以靖時艱事竊臣遠役江淮恭聞皇上拔沈振滯赦繫獨逋洪仁覃布殆無虛日已謂有君如此而不坐奏昇平者萬無此天心亦萬無此人矣及於邸報中捧讀聖諭詞臣黃道周赦罪還職不覺感極而喜喜極而泣昔漢高祖持節赦蕭何唐太宗下詔追玄齡古今傳爲佳話然一有王衛尉之言一有褚遂良之諫孰如



我皇上不因人言而獎廉重學大虛無我之懷發於至性乎所謂以手足骨肉待臣下臣下有不捐頂踵赴湯火以還報皇上者非臣子也然惜道周矣惜道周便當思用道周之地用道周矣用道周便當賞救道周之人如金如玉之解學龍如冰如鐵之成勇文品並峙險阻備嘗之何楷葉廷秀皆應海岳之奇具忠直之性體皇上獎廉重學之至意思存道周以報皇上者胡可得材而棄斤得穀而忘錫也臣江干舊吏也江南北之人才宦蹟八載中亦聞之稔矣况身歷其地目擊不更真乎乃據臣耳目所及尙有可用而未竟其用者臣敢不爲皇上陳之一爲舊侍郎臣錢謙益挽持世運領袖人文器抑而愈深識磨而愈卓文章經術真足以待後守先潤色鴻業一代之大儒百爾之師表也一爲舊淮揚按臣李右讜右讜生長節義之邦不受中貴之指使一遭幽斥無夢長安經濟特著巖疆高風振起頑鄙至於捐金數萬葺理泗陵如此豸冠威足以懾權奸而功可以扶社稷者也二臣姓名久列於御屏民望尙虛於草野臣所謂擬用而未卽用者此也一爲舊科臣姚思孝思孝諱起玉堂翩翩公輔器以其挺特敢言徙爲諫臣擔世界治亂於孤肩瞭天下安危於隻掌智深而蚤慮周而長青瑣要地不可一日無此臣何忍以篇章之贅而置之南雍青氈之間也一爲舊科臣

吳家周家周孝友天植忠介性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鳴之斥至今與思孝同在聖朝昭鑒中矣顧二臣丰采表表當年課以事不如課以言用之閑曹不如還之要地臣所謂己用而未竟其用者此也一爲舊登萊巡撫臣陳應元自藩臬歷中丞著勞山左背城借一蓬萊賴以屹然增馬添兵浦口藉其建白入以其衰憊置之其實精力猶堪鞭策則臣所謂未用者此也伏乞皇上敕下該部再加察覈如果臣言不謬卽同黃道周解學龍等一併賜環予以原職或以理學正人心或以議論定國是而封疆之託亦有禦侮太平之理拭目望之矣抑臣又有說焉用才宜適長短惜才宜均勞逸何也車不利水舟不利陸鶴足自長鳧脰自短六藝原有分課四科豈可兼長用其長去其短是謂善用才乃所以惜才也廣大如鵬六月亦息超駛如驥九曲亦疲寶劍不拭豈能終利良弓不焙豈能終強有屢擢不出乎衝邊十載陸沈于督撫身非金石得不銷鑠乎始勞之終逸之是謂善惜才乃所以用才也善乎臣同官馬嘉植用惟其才不用盡其才之言也敢因用人并及之伏祈皇上採擇施行

李維樾

東南民力維艱疏

臣聞國之托勢在民之司命在上故邗隆之代不廢懋和而積困之餘尤勤軫恤頃者逆



圖肆虐狐突鴟張感憤不共之讎孰無廓清之望欲求治理先審禍原百竊思關中百二之險猶昔也晉國表裏之雄猶昔也至於燕京高深鮮儼蘭石渠答嚴皆有加卽人無墨子四應之才不及襄樊三年之困乃賊臨之間無人焉嗟嘆鶴之共驚棄版章而共梗抑何人心渙散至此乎豈我祖宗深仁厚澤培養二百七十餘年先皇帝恭儉勤民十有七載曾不足以固結民心也祇緣邇年羽檄紛馳無點金之術民間箕斗悲泣鮮炊石之方兼之染鼎朵頤石壕呼夜官日削則民日窮民日窮則困日積反裘自負危若莫支一旦獸號鳥驚遂至不可收拾向之失也以人心之離則今之得也必求人心之合法貴通變事難縷陳姑以東南積困言之如浙金衢紹南糧一項向係折色會典開載甚明近時改徵本色盤運艱難在民則苦解求免恣狼貪鼠竊之困在官則追呼不前有剜肉醫瘡之苦貧富交困公私兩虧先帝朝獨折衢郡蓋因道臣夏尙綱駐劄衢州得之目擊而不知金紹之勢同疲累亦同頃經撫臣黃鳴俊籲請奉有三府一例恐自後踵請者不止金紹之旨臣竊以爲此又不必慮也浙東自金紹而外並無南糧之名浙西舟楫可通亦不援山鄉之例奈何令浙積歎勞薪者終有向隅之泣乎况今漕米盡登南庾米價不至珠貴臣同官羅萬象督催南糧且言南

都本色尙可支持最苦折色匱乏卽嘉禾水鄉習織每石折銀一兩二錢衰益權宜實於公家有利所謂收拾人心者此其一又東南黃絲絹一項錢糧何帝百萬而桑期竭蹶解納在官常例需索其爲暗蝕迭侵者不知其幾卽如黃巖一縣農桑絲絹額銀止一十五兩解戶之費輒至二百金畏難營免途無不走從來錢糧皆屬藩司彙解此項何獨不然臣愚以爲今日民力亦云勞止人情更艱脆堪危不若將此項錢糧盡行折色其已折色者准令彙解以省小民無端之雜累而說者曰纂組出於田野不得廢筐篚之來庭貢賦屬於上供何可惜玄黃之小費不知金陵輿區璣絲駢集以取之民者買之市固不勞而辦也且行此有善三焉蠶婦無官絹之勞解戶免畏避之苦一也解運繁難稽延歲月今折色彙解甚便取攜二也在途日久絹多滯瀾若市買朝取而暮入五綵煥然三也所不便者內外各衙門胥吏耽此爲奇貨耳然去盡實便民之圖而存貯皆封樁之積德莫口焉利莫弘焉所謂收拾人心者此又其一方今郊鼎再定之時不忘桃蟲小恙之暢更絃瑟而聯指臂膏黍苗以厚股肱滅虜恢京之本寶始基之矣

請將外省陋規名目分別裁定疏

清黃體芳



近來屢因言官條奏諭令督撫將各項陋規革除仰見聖主澄敘官方之至意竊維外省陋規原非一致惟取之屬員者最爲吏治之害各省名目不一或名節壽到任禮或名季規或名薪水或名幫項早年督撫頗有收受節壽等規者今日督撫尙少此事藩司或有或無各省不同至臬司及道府無不仰給於此近年惡習卑諂州縣則多送見好求勝前人貪橫大吏則額外誅求善地由少而多瘠區由無而有而屬吏狡黠者卽以此挾制上司以致道府表率徒有其名控案不能提劣員不能揭況藩司專升調補署之權臬司爲刑名生死所繫一受其餽遺則委撤必至瞻徇招解不便翻駁吏事民命尙堪問哉此各省所同正不獨河南爲然也然歷來言官彈奏者多矣屬員許告者有矣從未聞督撫以此劾去一人者如果有而不參則疆臣又豈皆聾聵祇以軍興以來廉俸減成加以攤捐坐扣者得半少者僅一二成辦公實有不敷夫伯夷原思古今有幾故大吏亦祇聽其自然沿襲敝俗半明半暗不公不私登奏牘而力辨而僚屬相對則曷言不諱也居局外則詆斥陋規而及其身爲外吏則收受亦猶前人也有本心者嫌於究非義取含垢而從時強有力者恃其稍異賊私求多而無忌今者仰蒙聖諭諄諄果能從此認真查禁一律革除自屬極美盛舉時恐大吏處此

動多窒礙仍不免視爲具文陽奉陰違藉屬員不便之詞爲自己濫收之地雖日勞申儆而厲禁虛懸度斷非朝廷實事求是之意也臣愚以爲聖明之世宜令大小官吏光明不欺既不取覬覦曖昧之財亦不受辦公竭蹶之累貪暴者無從多取潔清者有以自存但陋規之中頗有區別院司之患在乎上官加增道府之患在乎屬員挾制若督撫廉俸本厚藩司皆有平餘用度綽然此斷不可稍取於下者也臬司道府此宜量爲變通明定限制者也伏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費爲糧道州縣明定贏餘從此漕弊一清官民兩利文宗憲皇帝手詔批答謂其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曾國藩督兩江沈葆楨撫江西時核定錢漕將通省陋規裁定名曰公費州縣用公牘分解至今江西吏治肅清上下稱便左宗棠督閩浙時亦將閩省陋規裁定立案近來安徽亦將各衙門陋規裁定解司轉發通省勻分名曰津貼閩敬銘撫山東時力裁攤捐寬留坐支州縣虧空遂少此諸臣皆近日所稱公忠體國通達治體者也而所辦大率如此何哉寓裁制於體恤之中公事公言各有定分是卽所以教廉也事求其禁令易行法期於中人能守而不以矯情無實之語欺飾朝廷是卽所以教忠也既有舊轍可循成效可考擬請飭下各省督撫悉心核議咨取江西福建安徽



章程體察本省情形酌量采擇仿照辦理將向來節壽等陋規名目永遠革除督撫藩司無論舊日有無概行禁絕外爲臬司道府酌定公費其數以二三十年前舊規爲準過多者量加核減取足辦公而止尤不得以近年加增者爲凭令州縣用印文徑解各該衙門奏明立案敢於定章外多受一錢者以貪贓論督撫治以徇隱之罪至於攤捐各款未必盡歸公用多入藩署私囊前已有旨飭令裁減並請嚴飭痛加刪汰令將裁減幾何勒限覆奏立案以後許減而不許增庶幾廉者有養貪者有制下知敬憚上峻風裁夫國本在民民命在州縣必使州縣不重累而督察州縣者各舉其職則州縣治矣方今民生日困吏治日偷若不爲之分別裁定誠恐道府以下忍恥收受者自若而兩司以上之挾勢增加者將無底止偷蒙嚴旨飭議法在必行正名核實一洗百年之積弊則吏治蒸蒸日上不難也

黃體芳

江蘇設立海門廳肇始乾隆年間劃通州崇明錯壤沙洲別爲沙籍嘉慶十七年撫臣朱理等以該廳觀風應考四百五十餘名奏請增設文生十五名武生八名廩增各十五名經部核查續稱該廳童生在通州考試者一百六十四名在崇明考試三四十名請設文生六

名廩增各四名部議以前後人數不符且據學政按隨考試統計人數不過二百照循化廳例取進文童四名廩增各二名其於核實取材甯缺毋濫惟海門轄境縱橫百餘里自乾嘉迄今幾及百載近十數年來每屆廳試視年豐歉與試者或六百七百有差同治三年部議紳民捐餉准加學額二名七年部議紳民續捐餉准加學額二名各在案而廩增額數仍各二名有半世窮經而廩糈未逮有屢膺首選而揆補無期且以通共二名之廩生保六七百名之童生識認殊難爲力據署海門同知汪承福呂賢彬先後詳據紳士陳子蘭等以考試人多廩增額少等情呈請奏懇加廣廩增額數前來臣查學政全書所載各省廳學如江蘇蓮花廳額進八名廩增各十二名定南廳額八名廩增二十名浙江玉環廳額進八名廩增各八名湖南鳳廳額進六名外額進二名廩增各六名乾州永綏兩廳各額進四名外額進二名廩增各四名甘肅循化廳額進四名額增各二名四川石柱廳額進六名廩增各十四名理審廳額進六名廩增各十七名雷波廳額進三名廩增各六名雲蒙化永壯兩廳各額進二十名廩增均各四十名貴州仁懷廳額進四名廩增各八名普安廳額進十名廩增各二十四名松桃廳額進四名廩增各二名在當時因地制宜原無成見多士循塗守轍豈有



他求惟現在海門學額多於循化雷波理審仁懷松桃等於蓮花定南玉環鳳凰乾州永綏而廩增額數僅與極邊之循化松桃相埒同處右文之世均為新設之區彼此相形不無向隅與嘆若謂數多無據則近時並無跨考之風若云額定難增則入學已有加多之例即同治十年歲試廩生二名相繼丁憂時保結祇有增附擇人既費周章按例亦形歧異臣上年歲試該廳考童已逾五百以外現屆科試密邇秋闈入數必衆廩生難於保認自係實在情形伏思國家取士自有限制以該廳目前進額而論迭經廣原不能援入數文風之說再乞殊恩但學額既至八名而廩增額數未與並增合計僅得半之數無論童生或增或減察弊總有所難周即附生愈積愈多進步亦傷於太溢倘蒙飭部核議於廩增原額外各酌加數名庶幾鼓舞士林共樂榮名之寸進稽查試童俾有責任之分司既廣皇仁亦符體制

授戴溪國子祭酒外制

宋 蔡幼學

昔三代之學自王世子及國之俊選咸造焉蓋其教始於宮庭而達于四海王道之盛朕甚慕之雖古今殊時沿革異制欲存此意必待其人爾學極淵原行全精白貫多聞於至約勳小物以無遺講道成均額模一正執經資善開導有方肆時序遷實塔大用爾其內輔吾子

殫進善記過之忠外迪諸生究成德達材之効雖古大司成之任何以過之勉述前修以符妙簡

授樓鑰翰林學士制

蔡幼學

周尊尚父天下喜其來歸漢召申公君子惜其不用朕作新庶政翁受羣材允懷管筆之英可遂垂車之適起之東土處以北門具官某勞在三朝望隆一代博聞強識蔚然華國之文特立獨行卓爾過人之操恬退已成於高致經綸尙鬱於素懷屬當更化之初彌切貪賢之念載惟作命願赴功名資卿體要之詞達我精微之蘊以崇國體以協人心皇極建而邦其昌伊敷言之有屬播告修而民丕變豈圖任之敢忘尙及斯時盡行所學

授葉適朝議大夫制

蔡幼學

朕簡拔儒英登之法從待遇之意超越庶僚而考績之常不敢略也具官某慮周物表識照幾先修名播於一時偉業該於千載入儀邇列據獻替之忠出撫留都著蕃宣之效方疇庸而趣召願引疾以祈閑會課當遷秩以元士尙資猷告毋有遐心

授樓鑰試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制

蔡幼學



天官之首六卿式裨邦治學士之爲內相實代王言載稽累聖之成規間以一賢而兼領惟特承於異眷思晏被於真除匪得純儒曷追盛軌具官某存心正大育德中和究安危治忽之原有志用世審用捨行藏之義無愧古人凜勁操以不渝過狂瀾而獨立朕方斥遠朋比收用老成亟命安車趣還法從豈特發揮於翰墨固思咨訪於謀謨肆疇已試之能並畀久虛之任復資博雅以輔緝熙立太平之基方侈得賢之慶闢嚴正之路尙推引口之忠克贊丕圖過登大用

授曹叔遠鄭昉大學博士制

蔡幼學

博士大官也自我朝尙經制崇教化而其任始加重焉苟非英髦孰與此選爾叔遠見聞之博抗志不羣爾昉文采之優操行無闕其爲朕講明經誼以迪諸生使善莪樂育之風復見今日則爲僑爾職矣尙思勉之

讀易損益卦解

明林增志

天地陰陽而已陰陽時而已時無定位盈而損之虛而益之聖人察盈虛之變與時推移而後可經之於無已是故損自泰來泰大地交通時也泰過中而無保泰之道馴至尅下封上

而泰不復泰矣繼之者否也而其變則爲損益自否來否天地閉塞時也否將極而有傾否之道惟是約已厚下而否不終否矣繼之者同人也而其變則爲益惟聖人知此從乎時以爲權而兩有以處之其處損也若何當其損乾之上益坤之下也居坤上者旣已取人之損爲己之益矣苟侈然自肆以爲我可以得志乎天下則損將上行而益亦損矣乃鯁鯁焉以天下爲家念人之損卽爲己之損甯舍己之益爲人之益干載而下令人讀損之上九得臣無家而知損化爲益聖人示人持滿之送有如此其處益者若何當其損乾之初益坤之初也居坤初者旣知我所受益皆自上下下矣苟頽然自廢而不能大有所建白於天下則益不終益而上爲徒損矣乃勤勤焉以遺大投艱爲慮念我之益皆由上之損究之我不敢自恃其益而上之損應歸於益干載而下令人讀益之初九利用大作而知益歸元吉聖人示人謙受之道有如此要之持盈謙受之道非深心於學問者不能故象傳尤以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爲亟亟云

叔孫得臣敗狄於鹹解

林增志

按三傳皆稱狄者長狄也漆姓在夏爲防風民殷爲汪芒氏春秋時爲叟囁其先名緣斯者



伐宋宋司馬皇父敗之於長丘獲焉至是侵齊齊王子成父獲長狄榮如由齊伐魯魯卿叔孫射狄僑如目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餘走至衛衛人獲狄簡如鄭瞞之族遂亡愚生讀經傳至此而深有慨乎今日之狄與今日禦狄之人也夫長狄兄弟皆奇形殊質非復人類而叔孫皇父王子諸臣又儒將也而皆能制其死命滅其凶族今奴虜雖強其骨勁猶人非同專車之遺種也其形體猶人非九畝之大身也其膚肉猶人非所謂矢石不能害也乃守邊之臣恣其出入來不敢抗去不敢追何今古之相懸如此哉有為之解者曰奴虜萬騎龍驤電逐我之戰馬望之而驚奴虜控弦洞胸達心我之弓矢當之而廢無怪乎其不支也此皆鼓說從來以之相蒙蔽者耳漢臣晁錯之言曰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五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門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

五由錯之言觀之虜之馬長於走阪馳險今舍其兔穴入我龍塞與輕車突騎爭勝於平沙廣野之中已失其長矣至於弓弩乃中國之長技而反謂不能當虜當抑何舛乎又有為之解者曰奴虜所戰者皆敢死健將練習之士我之邊兵皆積弱不振其戰也驅之而不前其奔也斬之而不止無俟兩軍相當而勝敗之勢已分矣此說亦欺也兵法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唐人塞下詩云左賢未遁旌竿折過在將軍不在兵昔郭子儀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逮承詔起鎮咸陽麾下才官纔十騎驅民馬補行隊卒破吐蕃神京復安後唐柴克弘受命救嘗州所將數千人皆羸老鎧仗復皆朽齷卒出奇計破敵斬首萬級今九邊兵馬之數多者十餘萬或七八萬少者亦四五萬豈無虎賁之士力能扛鼎足輕戎騎可當選鋒之用者耶嘗考皇父之獲狄實以其御彤班叔孫之獲狄實以其參乘富父終甥今樞臣督撫諸臣倘能於草澤行陣中拔其健將能衝鋒陷陣如彤班終甥者使佩征虜之印朝廷不吝彤門之賞則奴虜之諸子卽有奇形殊質迭宕中國如漆姓之兄弟猶將理首國門何至使其桀驁如此哉春秋於列國之勝狄皆書曰敗書法結陣曰戰詐戰曰敗敗者以奇勝也一字之間已示人以用兵禦敵之法矣



讀否泰卦有述

明方之正

泰內君子外小人天曷不盡生君子且使小人留處其間此正消息之妙也蘇東坡云陽始于復至于泰後為太壯為夫泰之時不若壯與夫時小人愈衰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小人而窮之極之勢必爭爭則禍愈烈吾惟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至於為亂此泰之所以為安也夫四陰得正與上二陰翩然來應正小人而安於外者聖明之世在君子不必疾小人在小人可盡化為君子然則為君子者遂可扭小人以為無虞與曰否當三四陰陽之際已鯁鯁焉懼之矣象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張元中曰天地可交而不可際交則下濟上行開治之始終則此亢彼戰開亂之始艱貞食福君子謂三得持泰道焉

東甌沿革考

清胡玠

東甌古揚州之域也分野居斗牛之間置郡附吳越之後唐虞三代寥遠難稽春秋戰國屬於越由越入楚并於秦始置郡縣遂為會稽郡及閩中地蓋其界連閩越南屬閩而北屬越也漢興為東甌閩君搖多功其民便附乃立為東海王都東甌此見諸史記者朱竹垞東

甌廟碑記祖之然其時尚未有專郡也武帝時內徙為回浦縣始專屬會稽矣後漢改為章安縣順帝三年分章安之東甌郡置永甯縣此置縣之始也三國屬吳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見吳志東晉明帝元年析臨海置永嘉郡治永甯縣此置郡之始也宋齊梁陳因晉之舊隋初廢為處州地大業初復於括蒼置永嘉郡唐高祖武德五年於永嘉縣置永嘉州貞觀初廢上元元年始置温州乃自為一郡不相統攝此温州得名之始也天寶初改為永嘉郡乾元元年復曰温州屬浙江東道統縣四曰永嘉安固橫陽樂成五代時歸錢氏石晉改靜海軍宋仍曰温州至道三年以屬兩浙路領縣四即今諸縣名惟無泰順度宗時以潛邸升為瑞安府元仍為温州路惟永樂稱縣瑞平稱州耳至明曰温州府專屬浙江景泰二年侍郎孫原貞奏添置泰順則領縣五矣國朝因之雍正六年李制軍奏開玉環附隸温州此歷朝沿革之可以按籍知者今五縣一廳雖僻處海隅而人物富庶風俗清勤夫亦國家長治久安之化所謂無違弗屆者乎

唐靜海軍考

孫詒讓

王光蘊萬歷温州府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為州

以前天寶元年改温州為永嘉郡此時乃復温州舊名

屬浙江東道特建



靜海軍使并統台明州晉高祖天福四年建溫州為靜海軍節度使考宋樂史王溥歐陽修歐陽忞諸人亦云晉天福四年溫州建靜海軍節度而絕不及唐時建靜海軍使事惟祝穆方輿勝覽云唐高宗分括州置溫州復建靜海軍使又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云乾元元年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台越等八州又建靖海軍使統台及餘州其所載與萬歷溫州志略同靜靖音義相近古多互易然則唐之有靜海軍使宋代地志家固有其說萬歷溫州志多本宋曹叔遠永嘉譜其所載蓋遠有端緒非妄說也何以明之范炯林禹等吳越備史朱髮博云髮永嘉人也兄誕始為本州通事官層寇亂兄弟皆聚兵禦以功遂攝司馬及副使胡燔卒乃自據焉尋以同姓結授於梁太祖奏授本州刺使充靜海軍使考唐書百官志云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又云刺史領使則置副使今備史載朱誕未據州以前有副使胡燔則其時已以溫州刺史領靜海軍使矣又備史載後唐同光三年制授錢元球充靜海軍節度使此當云靜海軍使乃云節度使者蓋備史刊本之誤天福八年和凝撰錢文穆王神道碑云長子弘撰溫州靜海軍使其事蓋在天福四年以前碑版文字明悼可據知未建靜海軍節度使之前已有靜海軍使然則建節度始於天福四年建靜海軍不始

於天福四年明矣檢唐書地理志越州下注有義勝軍有靜海軍寶應元年置大歷二年廢

靜海軍元和六年廢義勝軍中和二年復置義勝軍中和二年方鎮表作中和三年義勝軍又光啓三年改為威勝軍志亦失載乾甯三年曰

鎮東方鎮表止載中和三年升浙江東道觀察使為義軍節度使失載寶應元年置義勝軍及元和六年廢義勝軍事光啓

三年改義勝軍節度為威勝軍節度乾甯三年改威勝軍為鎮東節度而絕不及靜海軍之

置廢蓋義勝鎮東為統轄浙東節度軍之號其治在越州靜海為溫台明三州軍使之號其

治在溫州修地理志者不能分析故并附注浙東觀察使所治越州之下方鎮表於軍使廢

置例不備書故詳義勝而略靜海然則唐志之靜海軍即萬歷溫州志之靜海軍也至靜海

軍之建唐志云寶應元年赤城志及溫州志並云乾元元年兩文差互考寶應元年距乾元

年止四年地志家蓋因乾元元年復溫州而牽連及靜海軍使之建實當以史志為正也又

陳文節止齋集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據後載唐中和三年牒有寧海軍使杜某繫銜考新

唐書及吳越備史朱髮以中和元年據溫州至天浚二年卒據備史然則朱氏據州者逾二十

年以事勢揆之其間不得別有寧海軍使杜某者其違異之故誠所未詳矣

睢陽辨史

清朱鴻瞻



唐史載張巡守睢陽羅雀掘鼠括婦人食之盡繼以男子之老弱者又其傳云凡食三萬口城破遺民止四百人當日議者罪巡其友李翰表解第以其非所得已取其功以覆其過後之論者無出翰右從未有能辨其誣者自我論之食人之事必涉疑似非如史傳之所云也巡詳令狐潮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巡於人倫蓋深識其所以然者天敘之典五若果如史傳所云是人倫無父子兄弟夫婦矣孔子論政至去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苟無父子兄弟夫婦則所喪不獨在信矣何以立哉率士皆臣睢陽之民同死王事偕餓以死宜也殺而食之可乎此以里斷之而可知其誣者也抑即取史文繹之而尤可見其誣者巡始至睢陽城中居民不下數萬及陷遺四百是必戰死者半饑死者半城破而或屠或奔者無算也乃遂爲之指計曰凡食三萬口不已誣乎且彼云括婦人必謂男子猶荷戈也食老弱必謂丁壯堪禦敵也夫人親見其骨肉鬻分而有不離畔者乎不又大可笑乎然則所謂食人涉於疑似者當何如曰意其時有食無主之餓殍而不之禁如是而已耳然則史傳出於當時詎皆無所據歟曰此睢陽遺人之言以起羣議者也後世教養無道人不懷君安史一亂郡縣迎降恐後睢陽之民束於軍令豈真獨秉忠義哉瘡痍子遺怨誦其上必有其詞者史承其謬未可知也且不特此也卽巡殺妾遠殺奴以饗士亦必其妾與奴或勸巡遠降中有叛情因而殺之而史若止以能割愛相誇美恐亦非也武成血流漂杵一語孟子惡而闢之以爲天下後世坊况殺人以充軍食乎盡信書不如無書噫斯尤甚矣

唐維州議

朱鴻瞻

唐之維州當取不當棄者也司馬氏謂德裕所言者利非也夫利在安國家保疆土非貪其金繪貨賄者比雖言利奚諱焉况以義言之維州本唐故地胡致堂論之詳矣然愚獨恨當時君臣不能一德一心致方面之臣不能專斷行事而待於奏請爲失機宜耳蓋事必疑而後須請德裕之請是先自疑也朝廷因其疑而可否遂致難決吐番因其疑而納叛亦將有辭若使爲德裕者處一德一心之朝便當於悉怛謀來降之時果於專決先遣兵入據其城而以書諭吐番曰維州本我疆土悉怛謀來歸此我朝廷有道遠人慕義去逆効順之道也然盛德之事宜歸之上昔本朝徐世勣以境土歸高祖不敢自尸其功籍其土地甲兵啓李密自納今當其師已事自爲陳款遣悉怛謀詣闕毋令美歸臣下如此致辭以昌大義若吐番不許則嚴備以助怛謀固守其地然後馳告朝廷密令朝廷宣諭德裕止守維州本境勿



得故侵彼疆以全信義如此則封疆之臣惟知封疆之爲重其義氣已足奪吐番之膽而恃盟納叛之說自不得伸其喙矣苟吐番有所不服侵擾邊疆則與之絕而用兵可也夫闔外之寄得以專斷古之道也告之朝廷必使朝廷如己所請爲宣諭卽書所謂嘉謀嘉猷入告於內順之於外曰我告之德者是也噫自非自古君臣一心一德者其孰能之

性論

清余夢雷

天下之言性者多矣告子荀子之說孟子已深折之乃所言性善而以爲顯著於情與才其微妙之處恐莫之能喻韓子以上中下三品申之則反晦矣及程子以五行陰陽之理太極無極之圖反覆推明本孔子相近之旨以分別氣質之性非不詳盡也但世之知性者固可卽理與圖而參其微其不知性者亦安解五行陰陽太極無極之所以然乎不解其所以然而測以形器索夫杳渺其於性也抑又遠矣惟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朱子集傳云性卽理也命猶令也以令字理字釋之誠尋繹而可悟矣何後之言性者且紛紛聚論莫知所歸得毋曰斯語尙屬艱深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形生而理具也理卽仁義禮智之性而謂有不善者歟試取而譬之吾徒日用所需者無過於筆名爲筆則作書卽其性也而乃有一字不可書者有初可書而終不可書者豈筆之性耶必其毫穎之不善必其收藏之非宜其質也其後起以致之也豈筆之性耶顧此猶未足爲常人道至於馬以載重牛以耕田猫以捕鼠犬以吠賊是其性也每見人欲得馬以載得牛以耕得猫以捕得犬以吠相聚而談無不喻無不信也而旣得之後有不能載者耕者捕者吠者從未見有指爲性之殊必謂其生質之不美畜養之有妨教之則可復其性也及教之而終不能斯棄之不惜矣物性如此人性可知則求孝於子求忠於臣求悌於弟求信於友是欲得其固有之性其有不孝不忠不悌不信則卽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者豈性之故歟甚矣天命謂性一語足定千古人性之論熟思而有得焉又何必求之艱深乎哉

悲師

陳懷

愚哉退之智哉子厚師之不可爲我習聞之不禁髮之指而毗之裂矣以孔子之爲師而有公伯寮以明道之爲師而有邢恕孔子至聖也明道大儒也百世以下人莫不尊而敬之而公伯寮邢恕者親受業於其門忍背而去之而不顧其他復何言哉我曾見夫有爲師者之待其弟子教之以詩書道之以禮義此皆爲師者之所同然而乃無衣也而爲之衣無食



也而爲之食無居也而爲之居受侮於人也而爲之挺身以捍其患不見器於人也而爲之藻飾其文章以延譽於人或并文章而不能爲而爲師者寧自爲爲之真所謂愛之若性命雖父兄之私於其子弟不是過也不數年而其弟子之聲聞驟然起出入於公卿之門而漸疏於其師矣此猶未足怪也有爲其師之讎者學問不敢望其師文章亦不如其師道德之不及其師尤遠甚惟尊榮富厚過於其師而其弟子者乃熱心於厥中途忘爲其師之讎而遽倍其師而事焉此仍未足怪也其後爲其師之讎者百出其術以窘其師而幾至於死而皆爲其弟子者之有以教之也之人也於其師也何怨於其師之讎也何德斯其故殊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焉嗚呼不如是不足以見信於其師之讎也或曰子之言誠然矣而未能盡也我能爲之揭其隱而發其覆焉夫受恩之宜報也不待言矣而小人則不然當其未得志也皇皇焉以諂媚人患人之不我愛也及其既得志也又亟亟焉倒施以傾陷人患人之不肯我忘也推彼其意謂天下惟受恩於人爲最可憐亦惟受恩於人爲最可恥我向也貧不足以自給賤不足以自達不能不乞憐於人而今則無求於人矣然我每見之不覺顏之赭而心之歉然悠悠歲月我何忍長此而抱辱於五中哉子所云某弟子之倍其師亦猶是

也彼亦自揣其平日之受恩於其師之過甚而有愧於其衷不如是恐其師之有所挾也又恐其師之子若弟之有所藐而視之也又恐其師之親戚朋友或同受業於其師之弟子之有所竊笑於其後也羞忿戰於內而怨毒發於外此所謂無明之火一起而不可遏於是遂悍然而叛去之彼以爲知我者少任其唾罵而莫我如何不知我者多或且因是而疑我師疇昔所自謂待我親愛我者舉不足信也我之計得矣我聞當時亦有爲之忠告以善道之者曰子之師爲當今之鉅儒非可叛之人也子之受恩於子之師子平日亦自謂淪於骨髓沒齒而不能忘也子之師而可叛天下更復何人而不可叛哉之人也默然色赧無以應嗚呼此其言彼何嘗不自知彼深惡聞力欲避之而不能而適告之若割及於其腹中憾之不容刺骨然而叛其師之心益決矣或曰何不之他人而之於其師之讎曰非其師之讎恐不見受也彼於此亦思之熟矣嗚呼此其人之陰狠險惡雖萬死其身而猶不足以蔽其辜也悲夫悲夫師弟之誼至於如此而尙復有師之可言哉嗚呼今日之世界豺狼之世界也父子之倫尙欲挾而破之而况師弟乎

漢文帝賜南粵王佗書論

陳獻宸



外交之道亦惟視權勢之何如耳粵佗之服漢權不足勢不敵也非一書之力也漢文帝之制佗使服懾以權臨以勢也非賜佗一書之效夫人日處世界競爭之中強者勝弱者敗智者興愚者亡岸然七尺之軀亦孰無強武之精神獨立之志氣乘一幃之榮願盼亦足以自豪此膝誠尊豈爲人屈佗故趙產稟北方抗厲雄武之氣幸天下之亂統徒謫之衆引而南下中更秦二世項羽之變四方多故恃南海僻遠負險而居經營數十年儼然爲一州之主畫疆自雄其志固不小然而奉一介之命倉皇引罪若弗勝貶號稱臣願世世爲藩服不衰佗亦何畏於漢或曰此文帝盛德之所致也帝之書曰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得一亡十朕不忍爲藹然仁人之言矣雖然我謂帝固知佗必不敢敵漢其爲此言者僞也佗亦知帝之言之僞而又知己必不能敵漢其因此言而遽服者亦僞也何者佗非甘爲人下者也佗處高帝之時傲然以何渠不若漢自命而於高后尤抗悍無禮佗固非甘爲人下者也佗又何畏於文帝而其言曰老夫處粵以不得事漢爲戚我善竊觀於佗與漢從事之終始而有以知佗之用心矣高帝起馬上爲天子出艱難勞苦之中老而厭兵以一亭長之微撫中原而有之私計亦無復餘望而又中困於冒頓之師鑿於臧荼黥布諸人之叛必欲涉重洋越萬

里加兵於瘴癘遼遠之鄉與佗爭尺寸之士非高帝所願出也高后以天下與呂氏非羣臣之意海內雖平定而絳灌王陵之徒皆高帝患難立功之臣未必終爲呂氏用高后方併其謀於內篡而不暇分其力於外禦必欲勞師遠征構重釁於外敵以益其憂非高后所敢爲也而文帝者生長側室無近臣左右之援當時之臣親如齊王朱虛貴如陳平周勃皆有大功於天下跋扈不易制而終不敢稍萌異志於帝指揮若定上下翕然帝之才固佗之所深知矣卽位之後四民樂業邊鄙不驚富庶之稱爲秦後所首推帝之治又佗之所熟聞矣周勃將也而以細故下獄淮南厲王兄弟也而以微罪獲譴刑罰嚴酷號令必行帝之剛決有爲又佗之所震懾而心服矣夫使佗負固不服挾區區數千里荒遠不治之地愚悍未曾訓練之民與漢室相抗衡則帝命一上將軍帥數萬之衆沿江東下壓國都而陳之勝負成敗之數何待著察而始決哉佗智士也佗不服漢佗何以存佗又譎才也佗遽服漢佗又何以存而適幸陸賈之來使文帝之賜書佗斯可從容歸命矣抑我於此益知佗之操縱進退於帝術中者粵之強非漢敵佗之智非帝敵有書固服無書亦服有陸賈固服無陸賈亦服而帝偏故假佗以悔過自新之路而寬大以飾其詞斯漢得市其王師無敵之名而體統因之



益貴不然佗與漢並時而起義非君臣情無順逆佗即帝制自為亦非漢所得執其罪狀而誅之者也而文帝之言曰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是爭也夫我既自帝而能禁佗之不帝歟佗即不帝而能禁人之不復為佗歟六合之大萬國並居種別域分何臣何叛此必不足以服佗之心矣我故知文帝所以服佗者實在彼不在此外交之道亦視權勢之何如耳獨不解世之言外交者輒斷斷於和與戰之辨夫權勢所在可和而亦可戰權勢所去不可戰亦益不可和帝之於佗斯可謂善言和矣然雖權勢在我我固可和權勢在人我亦不得不和夫至不得不和而終出於和是亦天下大可傷心之事矣

管子內政寄軍令論

民國 陳漱宸

絕秦岱之陰北被海擁膏壤二千里居民數十萬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棄私憤趨公義出身以扞衛國難若爭家人私產歷死生憂患相依賴如父子用強武不屈之精力為天下首雄垂數百年如一日雖至滅國而民氣不少衰齊桓公既歿國內亂踵作值政治腐敗之餘朝廷棄其民草薙禽欄視不甚愛惜而其民相維相屬排擊外侮無餘力頃公景公稍稍謀振作萎弱即立起而田氏終戰國之時部五家之兵帥之西向與強秦相抗衡巍然稱東帝六

國既并於秦天下蕭然而秦之亡也以田儻乘陳涉之亂略地而東與楚犄角項羽之滅也以田榮首倡大難牽羽西征之兵俾高帝蓄其餘銳從容得以東下而及漢之興也羣策屈服獨田橫趣死如歸從賓客五百人無一人事異姓者夫至國祀可絕國君可亡而民之與國相殉者經萬折而不易其素齊民之不負國家其天性也雖然此管子之教也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而使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盡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嗚呼此亦可以用其民力於國家而無餘憾矣夫必民有國家之思想而後國有其民亦必為國家者有致民於國家之義務而後民有其國不然齊以區區百里故封當周室中衰王轍東狩之後諸友邦萎落不振之秋舉西南數千里文明之餘澤神聖之舊族委而棄之夷狄歷歷漢陽諸姬何罪海內於周已矣而管子輔一中主材倉猝起纍囚之中而又值國內多難區襄公無知之亂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驅市人而戰之數年之間功績爛然東方小侯蔚成強國管子可謂善用其民矣或曰此成周古司馬之遺制也然我聞司馬之制天子六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以王畿之大天王之貴養兵不滿十萬誠惜



其民力不敢以兵累民也而桓公於長勺之戰自稱帶甲十萬車五千乘齊之兵亦過多矣自北杏之役桓公始主天下盟會其後東救徐州分吳地之半南據宋鄭征服強楚中救晉難復衛祀北伐山戎制洽支斬孤竹無歲無役無役不從齊之用兵亦過勞矣然及管子之身四境晏如民服其上鼓舞用命怨謗不興夫豈無術以致此蓋惟國家有公讎而後民人無私怨管子於其民既徐動以同仇共憤之心即民於其國自不勝此慕義感恩之致自昭王南征以降仇讎之不復民所憤激不平而不能一日偶忘者也不然以楚文王成王雄武有爲之才席若敖紛冒之業撫江漢天險之勝經營數十年而濟以令尹子文之善治屈完之善詞統雖悍善戰鬥之民族北首長驅從事中原非獨周天子之患即亦齊國存亡危急之所繫也然乃城下尋盟包茅貢舉百餘年抗顏不庭之君冠帶奉命俯首順從懾然不敢終窺中土者管子誠可謂善用其民矣夫齊國之所讎者一楚耳而管子之用其民者如此而民之爲齊國用者如此而况負國讎之重且大有什百千萬於齊之民者其爲民當何如哉雖然此非民之咎也挾國軍之精神鼓公民之義憤民其不可用歟民其可用歟大海茫茫高山渺渺風景不殊舉目頓異嗚呼此固昔管氏子所藉以見政事之長而談笑指揮

於泱泱大國者矣

尊荀篇

蔣作藩

荀卿之學出於孔子孔子之論治有大同小康二義荀卿則傳孔子小康之義者也然世界有三大別有據亂世有昇平世有太平世其所以施而治之亦隨世而異亂世之治固不可施之昇平太平若以昇平太平之治施之亂世則亦未有能治今之中國自尊爲昇平太平殆非智者所敢言矣則欲治今之中國莫若尊荀荀卿子有言曰法後王一制度以淺持博以今持古注揚以一持萬倚物怪變釋詩外傳作奇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應之無所疑怍夫如是則今之哆然自大謂我曰神明之胃彼曰蠻夷之族見夫奇形巧製而曰倚物怪變唾之若浼語以相師之道善善從長之義則回惑莫決若有所不屑者皆非荀子論治之本義也荀卿子有言曰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夫如是則今之沿襲數百年之帝制不以是非公之國民不以庶政決之輿論深藏若固懼其揭我之私盜我之柄有眩篋之患有辯言之亂以致民多怨咨百舉具廢者皆非荀子論治之本義也荀卿子有言曰治國者分已定則



主相以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不見又曰上之於下如保赤子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可順又曰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猶衡之於輕重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夫如是則國家既有主體矣宜視之若神聖奉之如圭臬而羣相服從履規蹈矩各循其職各襲其業爲國家圖長久今之論者不然權懼其濫也威懼其專也掣之阻之必事事干與謂不失其天職是舍琴瑟而奏土鼓鄙尊罍而重瓦缶抑何悖歟昧之甚者且曰欲無政府欲均貧富嗚呼莠稗不去何有嘉穀非種不鋤何有嘉禾已與物競天擇之說背矣且明明有田園之樂政治之府而必欲攬而有之則教之盜也凌而夷之則今之亂也國不亡何待此皆非荀子論治之本義也蓋荀子之學以禮爲主夫禮之始實緣人之情而禮之立則倚國之法無法則無禮無禮則無名分無綱紀無秩序自周沒禮教凌夷申商苛虐孫吳變詐幾欲以威力禍天下而稷下若鄒衍田駢淳於髡之屬且以邪說詖詞號召徒衆苟卿憂之乃持掣當世敷陳往古根極理要立論取勝著周公之治孔子之教賴以不墜者荀子也故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並稱自後儒以其書有性惡篇遂擯而棄之誤矣

上趙州判書

六朝宋蔡景達

竊聞興利除害爲政之大綱事有關於利害者利固在所當興害亦不可不禁也安陽爲邦負山濱海困於盜賊於今五年矣然而城隍不立民無固志未聞有興版築之利以安之者閣下憫生民之塗炭毅然以保障斯民爲己任肇建大議四境翕從不踰月已有疑立之勢而公無聲色之勞民之趨事惟恐或後直以閣下秉至公之心以佚道使民志在乎民而非爲身計也此其所以利吾邦者亦甚厚矣然百雉繼作爲役未艾殆蠢蠢之徒運土輦石往往吝跬步之勞遂至發人家墓是則深可悲耳今之進言者曰興大利者不計小害奚必屑屑較量此乃老生之談阿世之語深誤人聽聞者也苟欲利之適先害之閣下慎勿納焉夫宅兆之設蓋欲保其親於無窮孝子順孫報本之實惟在於此今縱其暴露而不加禁不惟死者受陳肆之慘且俾生者抱終天之痛仁人用心必不若是忍也矧其土石處處有之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奚必藉此以爲用哉借使承役之家有先世墳塋於此固將不憚其勞運石於遠而不忍自毀其墳以就城也必矣夫築城以安其子孫而隳其祖父之所依歸是猶欲芘其枝葉而拔其根本厥傷亦大矣今而禁止在閣下一施令耳初不係城之輕重亦何



惜而不爲也幽明雖殊而安之初無二致使生者有奠枕之樂死者亦有磐石之安仁人之恩豈不溥哉興利而禁害有不可偏廢者故敢布之執事惟高明鑒之

代人上邑宰書

宋許景衡

某嘗泛觀百家而得醫者之說蓋虛扁之術非治人之疾爲難也能致其治疾之具者難也夫視形而察色切脈而得證曰是爲寒是爲熱是爲虛是爲實此虛扁所能也至於寒者有以煇之熱者有以平之虛者補之實者下之此虛扁所不能也是故虛扁不難於治人之疾而特難於所以治疾之具是以黃金丹砂明珠空青珊瑚琅玕鍾乳石英與夫江南之朮江北之枳商山之芝南海之慧苴下至於狸骨虎顛馬乳熊脂枯蜂之房敗鼓之皮莫不畢在其灼爍如星日其齒萃如山嶽其瓌麗如人物其積如困廩其散如雲煙蓋其力致厚富也如此而庸醫諂之曰有是病則須是藥耳烏用是多爲哉嗟夫彼庸醫者知有是病則須是藥而不知虛扁蓄是藥所以待是病也嗚呼豈獨醫者之說如是哉天下之人抱不病之病吁嗟其勤瘁而呻吟其愁苦者宜亦多矣爲之長者安坐其旁而不知所以治之非不治也無其具也間有其具則積之不多用之無序亦猶醫者之攻疾實者補之虛者下之縱橫顛

倒失其所宜名曰治之其實禍之也以故承平百年之間而致治之實猶有愧於三代將毋有是也夫某自少講學四方與士大夫游聞閣下之盛名皆曰閣下之治民猶虛扁之治人不惟得其術而已而又得其所所以治之之具其積彌多其用纔一二也伏自下車以來所以設施措置之方蓋嘗竊窺之矣砭石柱艾所以破其毒也酒醴梁肉所以養其氣也薑桂辛秋茶之苦所以宣其鬱滯也擷其溫涼之品而等以多寡之數朝夕飼之所以致其和平也故能振僵仆疲憊之餘而寘之康強安樂之地易其辛苦愁嘆之聲而爲鼓舞歌頌之音蓋數月於此矣或訝閣下何施而至此殊不知閣下所以爲治之具蓋有以異乎人也夫致之也力故其積之也厚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常從容而有餘此天下之至理也而昧者忽之嗚呼是庸醫之所以誚虛扁也又安得閣下所以爲治者告之哉某得於此時列編氓之末以邀閣下黃金良藥之賜固已甚幸而又不幸得罪天地先子死焉孤露之指凡二百餘而待盡餘生所以吁嘆呻吟之聲蓋非徒如衆人之病而已也然人之有病虛扁所能療也不病之病也閣下所能療也若某所以病非凡人之病也是不病之病也故今日之來也豈有望於虛扁哉誠有望於閣下也



答黃文叔書

宋 陳傅良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歧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  
 爲商畿甸近服者皆命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  
 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基繇地廣不得爲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爲諸侯蓋有管  
 霍之地而蔡嘗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  
 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  
 不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鄆特微國也而  
 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別於衛而諸侯始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生先公之世匪  
 風下泉有若曹鄆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爾終風以邶鄘  
 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不見於傳疑爲虛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獨  
 邶鄘春秋亦無邶鄘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爲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官封建自鄭氏汨亂  
 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  
 夫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子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百里侯

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爲率正此說也鄭氏考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  
 地制域以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爲分地推之他書不能合則有夏商三等周  
 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  
 而國大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爲十一伯之類臆決彌其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  
 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考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耳蓋周未有爵爲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爲公周虞皆爲天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  
 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  
 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  
 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多寡以是準凡爲侯伯毋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經  
 傳晉爲甸侯曹爲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顯夷在邦域鄆無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  
 與先儒以八州爲千八百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最得  
 其意自司馬遷以往往爲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  
 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爲他人道幸甚



上李海帆明府書

清曹應樞

應樞頓首海帆先生閣下夫以天地間風雲星日山川草木蟲魚禽鳥造化之機鬱奇詭變古今世運往復推嬗中間人事升降與時變遷之故皆見之於才人之文而其所以爲文者莫不根極乎性情之微而經緯以學問之所入屈子之騷子長之史固令人卽其文而如見其人者漢魏迄唐宋作者日繁流品亦雜其積諸胸臆而形諸文辭者要皆自狀其性情而不誣其學之所植歸趣雖殊其旨一也甲戌之春某過謁廣文平甫師得聞公所著詩古文詞磊落有奇氣古文不必規倣一家能如所遇而委曲宏達以盡其意某時卽欲撫卷雜誦而廣文處無存者二月旣望過戈松墅山長公集在焉日暮乞張燈展卷酣吟飽矚興盡而歸明卽復往不自相其疲也某不才烏足以言論文而已覺黃師之言爲可信嗟乎某生二十有四年矣幼失恃甫弱冠先君子又見背家貧多難鬱悒以居與公少時略同而公當某之年處某之境獨能感憤激發慨然以文章自命某今何有哉每披覽古籍見夫英豪落魄受欺閭里權奸橫暴忠良羈憂心竊隱然不平而江山靈奇地形險要騷人逸客之所瀏覽英雄角逐用武之場恨不裹糧以往曠觀憑吊而此情不能見之於文體素羸弱讀書善忘

每古人書傳目甫終篇或忘其始末故輒嘗試爲文而鹵莽疎率鮮可觀者性情雖真而所得者未裕也身處窮僻邑中人士慕古尤稀四方才俊以文章名者又未嘗籍相觀摩以激興其意氣此所以讀公之文而流連執卷自快其恍與古人一遇也公宰吾邑纔月餘某未嘗登堂請謁聆議論而瞻丰采而其平日篤倫誼慕氣節愛素好古落落有大志皆於文乎寓之則公之性情與學之所得在是矣賢者不得志於時必有所傳於後每觀集中傳記其紀忠孝貞節之事苟有心人應無不欲嘯感慨油然而生其義烈之心是公大有造於世也人之藉公文以傳者多矣而公爲文之心不更可以無恨也哉某禮節多疎不敢造謁直書陳意以求爲文之旨當必有以詔我者景慕維殷臨紙惶愧惟祈賜鑒不宣

與人論修南雁蕩志書

清孫詒讓

承示吳祁甫書極論劉氏南雁蕩志之疏舛亦頗中其失然其論有未盡者劉志之病在於未究古輿地書義例徒以編錄舊文有類鈔胥今欲更張則其義例宜先講矣竊謂宜放釋慧廬山紀略此今所存山志之最古者之例成一簡要之冊而以游記及題詠別爲一集此近代章實齋文史通義所論修郡縣志之法可通於山志者此一例也否則或放宋田夫南嶽總勝集例以



掌故及詩文散附於諸峯名迹之下雖非唐以前地志舊法要亦不失為雅整此又一例也  
 祁甫於修纂義例絕不論及而徒致議於卷帙多寡之間殆猶未窺其本矣至所舉勘覈今  
 迹及檢校古書二端則自不繆但臚舉古籍尚多未備又引王儀甫輿地紀勝一書檢今所  
 傳紀勝景宋鈔本及岑氏刊本並有失卷温州在元書列第十三卷今本適缺惟明人所摘  
 鈔輿地碑記內附列温州碑記數條僅存耳然則就今王書而論斷無從搜檢南雁蕩山故  
 實祁甫非不讀書者乃亦以耳為目何也又別紙論北山志記原流其三京亭一條乃襲弟  
 永嘉記集本敍中語而所舉弟曾近堂雁山志最完多一語似據戴教授所修永嘉志中節  
 錄拙著温州經籍志之文然拙著鍼砭曾志極詳永志未詳錄祁甫亦未之見也又云合諸  
 家圖賦敍記為一書始於某氏敍述此復大誤檢王氏輿地碑記温州下有雁蕩敍述一目  
 下注引雁蕩山序云云諦審其文蓋宋時地志若陳益水之類 敍論雁山之論儀甫約錄以備考覈  
 而以序述為之標曰非宋時有雁蕩敍述之書祁甫極詆曾劉二志之疏汙而此條乃適與  
 彼相類良足駭怪矣病後疲勞殊甚不能詳論謹略從記憶所及附陳一二大雅理而董之  
 幸甚

上張香帥書

清黃紹箕

自違教誨胸忽彌年瞻系之私與日俱積仲秋侍家嚴側敬讀手畢藉案道履綏和比維順  
 時宜攝為國奮身無任馳仰昨在吳門試院竊見史館移會查舉儒林各人以憑續纂列傳  
 乃知幼丈前說重復申理昌黎以師表之望兼史筆之長歐陽以宰相之才預館局之任名  
 勒祕牒往哲之榮聲副在京師作者之盛業願惟在簡不知所裁謹獻其愚以備採擇曩嘗  
 瀏覽阮傳紬繹儒林數學顯家接武其際心竊異焉在昔許商漢儒何休後漢儒之屬崔口南史  
 李業與北史劉涪北史之徒皆以通經大師旁涉歷算江戴諸儒斯其流亞薛梅數子儼不於  
 倫遺本齊末於義無取魏書算家編入術藝南北及隋因仍舊貫南北史附史唐書宋史降廟  
 方技阮氏之例未之前聞將以儒者通乎三才小學終乎九數則辭賦之流濫觴於四始竺  
 至行冥契於六經何緣而越居文苑別列孝友乎阮氏之為傳敍也援師儒之古誼範漢宋  
 之分涂觀薛梅列傳略言經行詳述算書尋篇攷口與叙不應斯益引進絕學兼復怯立新  
 名乃崇尙之微意非纂著之通軌也今既續修務求至當若依違前志改附它篇為例雖寬  
 屬文必簡將未周於姓氏遑復替其菁華矧或第學行則此繼而彼優核法數則前疏而後



密寸長尺短劉子元之所疑離美分傷陸士衡之所歎其難一也漢晉以還術士間出歷書律志憲率具存人以言傳無勞別見今則演圖細草其流實繁或步測罔遠書未進於司天或制作微眇業非專於調歷概從愆置以疎方來遺漏必多湮沒何限其難二也術藝者多能之通號方技者醫卜之總名算氏之學上者數窮天地次亦利溥民物今若與雜流並域鄙事同科雖曰例出先民未免叢嗤大雅若受棄它長網羅茲學未聞草木之疏專釋於榛苓山水之經獨紀乎秦渤循責實豈得無譏其難三也夷攷阮氏兼領國學之年復有疇人之作甘泉羅氏踵成續編持此標題登諸國史厥有三善可得而言例以義起名從主人苟一藝之專精雖博及而非濫且書出一人文同一例注所引書籍與史傳同國朝諸傳取校中書或省併復重或參互並見規畫體製據要刪錄既以示後作之準繩抑又彌前修之遺闕其善一也粵自聖祖智燭乾緯同撰黃虞星翁脉生向風輩作邇者異能之徵滂沛乎漢詔明算之試頡頏乎唐律而高材匪渺幽滯孔多今若奏立斯傳俾垂無窮令下諸方書上太史闕響者聞風而翕集綴學者睹景而雲興無忝揚善之司有裨作人之化其善二也昔康熙撰明史梅氏以處士而草規律脉之文乾隆錄四庫郭長陳際以臺官而檢勘天算之籍今於同

館之中求專門之學有則獨任無則旁招李君善蘭肇總中西甄明家數宜循故事奏使纂修譬之尹咸據數術而向歆錄上其書淳風志天文而房魏總領其事業精則美畢萃職分則事不勞其善三也竊以九章七曆萌抵古初固學士所宜知非儒流之專務其為途也昔簡而今繇其為用也昔微而今廣六藝附庸蔚成大國區分置宇甄錄英翹時勢使然史氏之責也紹箕質學庸陋有志稽撰近思據班志藝文之原本輯劉氏錄略之佚文剖析條流申證疑滯復總歷代史志旁採諸家書錄為書目部類表以備校讎一家之學拾鄭張二氏之遺心鈍事禁疾病間作削牘屬藁曾未終篇茲因蓄疑聊貢蠡管思遠蓋各之義輒冒率爾之譏幸恕其愚妄賜之覽察焉家嚴起居康順足慰注存頃以靡鹽馳驅未遑箋候太倉試畢於役松江返棹江陰計及冬仲肅修簡札敬請鈞安伏惟垂鑒不宣

清項崧

與柯臬使論洋務書

為教案日多民累日甚謹陳管見以資補救而備采擇事竊外人以兵力傳教無業之徒恃為護符挾制官府欺壓平民怨毒日深開教之案遂層見而疊出然每一鬧教勢即從而加甚下民顛愚但知逞忿一時不顧大局遂一發不可收拾往者北方事起各省響應就江



西一省而論吉安建昌饒州等處大小教案不下數百起賠款毋慮數十萬比者疊奉諭指責成地方官後經各大憲諄諄訓誨督責不可謂不嚴教誡不可謂不切然而民之冥頑如故官之怠玩如故於是勸導不已繼以嚴刑參撤不已繼以賠補他日和議告成教燄益熾官思培克以取償民益蘊毒而思逞其事將有不可問者爲今日計似宜急籌補救之術以爲善後之方其事若何惟核其善惡以示旌別計其產業以爲保護理其詞訟以示持平而已查中國入教之人不外二類一則無業游民欲藉端訛詐倚教以作威一則良懦小民爲棍役所擾託教以求庇各國教士如福音耶穌於入教之人稍知別擇事故尙少天主一教則直爲逋逃藪千與詞訟甚於他教故肇事尤多教士日但信教民之言於教民情狀或苦於不知或知而故縱似宜與之言明且與訂約入教之人必由地方官會同紳士核其平日安分別無犯案及纏訟未清者給與護照另編教藉代爲保護其有劣迹昭著者准紳民立時稟報請教士削籍一面追繳護照如此則無賴棍徒不得倚教生事民教相安於彼教亦爲有益當亦教士所樂從也教堂房產官爲保護載在約章屢奉明詔一有事故立予賠償萬無可諉書偶損一物所賠之價何止十倍如廬陵教堂初估八萬餘元未及簽字即被焚

燬今竟索償二十五萬金卽此一端他可概見似宜查明各屬教堂幾所價值幾何派員面估立約簽字續後添置隨時報明一律估價令照保險局章程歲納銀若干教民房產亦令一概繳銀所繳之款卽由地方官招募丁壯爲之保護如有疏失如數賠償不納保險費者不在賠償之列如此則保護之費既有所資偶有疏失所賠之數不至漫無稽覈矣至洋務一局本爲清釐教案而設今擬教案之小者由地方官自理大者提局派員訊問並仿上海會訊公堂例公請大狀師一人爲中國之民申辨並嚴禁胥役索擾蓋中國之民所以迫而鬧教者以受屈無以自伸蠹役因而索擾耳今臨訊不費一文又有狀師爲之申理則民怨可以少紓教士懾於狀師之舌辨亦不敢無理取鬧獄訟似可稍平至此項經費約須數萬金可由有教堂之州縣分籌近時偶出一教案賠款動輒逾萬今令每縣歲出若干而責任可以稍輕教案可以稍弭當較他項苛派稍爲樂從然而民智未開則頑固終不能化也聽斷未諳則交涉終致失當也鬧教之事多見於僻壤通都大邑則較少矣通商口岸則尤少矣去歲各省教案惟江南獨無浙江省寧波獨無就江西論多在內地各屬而九江獨無非其民之獨馴也平日習與外人處既不至少見多怪而時事之艱難國勢之強弱彼亦略有



所聞故不敢輕於發難若內地一遇洋人譁然駭怪推其疾視外人之心直欲滅此朝食絕不知朝廷保護之苦心官紳且然何况氓庶似宜廣為勸導令各州縣官紳多購報章互相傳說使略知近日之情事並量為推廣分設學堂使紳士多一通知時務之人即鄉里亦可稍收化導之效而隱患少弭矣至於交涉各案辦法稍殊必須深悉中外之情熟諳中西之例方易措手今七十餘州縣中明於例案勤於聽斷者固不乏人而使之辦理教案則易致卑亢失宜輕重無準今教案既歸一局似宜遴選賢員到局專習另定員數優給薪水能者充之學習各員不給薪水正額員缺以次而補並可於局中添招高材生學中西律例以儲其用譯西國例案以詞其情果能行之以公持之以久則人才自出矣凡此數者專就今日時勢言之亦第就江西一省言之使之有效他省可仿行補苴之術僅可一時正本之法所宜急講今者詔旨諄諄力圖變政自強之基或肇乎此然而自強之要莫先於吏治言變法者或徒託空言或適滋紛擾惟察吏一事各督撫均有專責收效亦可立見誠使郡縣守令各得其人不徒教案可以稍弭內政既修外交亦較易措手崧初涉仕途洋務非所素習昨承溫諭涉及教案敢竭愚瞽之誠以當壤流之助伏乞憲裁

與池仲琳書

民國何慶輔

承示大著辭誼閑遠序論兩首神味淵然展讀再四傾忱無量願尙有數崑為大著所未及不佞私意所未敢苟同者敬貢諸執事以備采擇古來高文典冊誠難僕指然其犖犖大者必當枚舉秦碑漢詔皆稱巨製如琅琊之罍諸石刻以及漢文帝與尉佗書武帝楊僕詔諸篇實碑詔制誥中之獨絕者執事敘述先秦西漢文字而不及斯二者是求珠滄海而照乘終遺非計之得兩漢季世惟李郭稱最然林宗之宏獎風流元禮之楷模士類語其著述羌未有聞南北黨人矜尙名節以文派論未涉藩籬范書析儒林文苑而二之誠匪無見至考据之文與訓故之文各有成家源流同異不無差別豈宜屏之文詞之外考據之文若白虎通論許慎五經異說訓故之文若三家詩小爾雅急就章說文解字序等篇皆是又兩漢經師匡衡二劉而外首推馬鄭若季長之廣成頌康成之戒子書皆卓卓可傳執事論東漢文派而遺此二君似未允協古今文才萃於一門以皇族論有魏稱最若魏武之牋教書檄樂府詩歌子桓之典論諸篇皆獨步一時垂聲後世所謂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也若祖陳思而祧二帝豈固為篤論乎唐宋以還鴻儒碩彥更僕難數大著所甄錄未嘗不富於蒐羅然杜君卿馬貴與鄭夾漈王伯厚諸人皆述作楷模



雄視千古傳書具在而顧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豈三通玉海諸巨籍不當以言文耶又玉山草堂詩皆風

寶月齋之作以說玉海軒經案如若取阿瑛而遺王夏竦所未然

國朝諸儒則有顧景范任翊聖顧震滄錢辛眉段玉裁儲六雅陸桴

亭全謝山趙雲崧王鳳喈秦惠田等輩其所論著皆通達政體發明經術立言不朽良足當

之若黃顧之孤懷閱識唐宋文士罕與比倫大著敘順康以來文派若顧黃以下諸人當世

所稱爲大政治大經學家者曾未之及得毋以諸家著作與文派無關耶凡此數端皆不佞

所疑莫能釋者也抑更有說焉唐宋以前本無文派之分自昌黎氏俳優之論出駢散截然

分途近世作者遂各立標識始則駢散異派終且兩派之中又各自爲派昔之治經者有南

北派之殊今且施之於文學矣且所分者不第南北已也俗說亂真難爲典要大著後論極

斥宗派之陋而猶以文派沿革名篇一予一奪度執事自有權衡非不佞之所敢臆測也竊

謂文章體格原有定軌因襲甚易改變爲難大氏古今文士有雋才而負時譽者每泐一體

格風靡一時雖謬種流傳恆千百年而不絕觀於六朝之文崇尙俳體李唐沿之以詩賦取

士追章琢句取便俗目王楊盧駱名重當時雖以李杜之高才博學不能出其範圍迨昌黎

氏出力破曰科李翱張籍輩宗之風尙爲之大變然奇偶相生互爲消長沿至晚唐飛卿義

山遂以駢儷標名文宛宋世歐蘇諸子祖史遷而禰昌黎風會所趨莫不以浸淫漢氏自命

然終宋一代制誥之文純用駢儷今世摹擬者猶以宋人四六相推許明代茶陵文體風行

海內李空同起而矯之李何王李大有並驅中原之勢迨歸熙甫力遏其燄至斥王世貞爲

庸妄巨子公安竟陵文格遞變無如弘治七才子爲後世所豔稱私淑者亦復不少由斯而

言豈獨初唐四傑俎豆不祧宋代八家瓣香未墜卽漢師之傳注宋儒之語錄薪火之傳不

知其盡有沿無革其明徵已近世梁卓如有文界革命之論爲嚴又陵所訶而剽竊者流附

和其說至欲取東西洋文法改易我國四千年來相傳之辭學蚍蜉撼樹其不自量亦可笑

矣若執事之研窮往訓篤志前修式勒專書蔚成鴻寶將使承學之士望景知歸則固不佞

之所膺拳而靡旣者也從事簿書久疎翰墨辱承下問故敢拾遺補罅以答盛意于慮一得

惟大雅亮之

與溫州軍政分府徐班侯先生書

民國陳懷

班侯先生閣下神州光復杭州以九月十四夜建浙軍飛機至甌甌民踴躍從命若不及越  
數日蜚言四起道府出走是時甌危甚衆議以公爲一郡之望憂電催駕而公阻舟不遽至



商民皇急一夕數驚是時甌益危甚嗣公奉浙軍都督檄建節郡治爲甌軍政分府雲霓之望天拯其旱父母之來人慶更生以爲共和建國政脫專制有公而我甌數十萬生靈從此得長爲太平無事之民矣然一麾甫下羣賢如雲其時奔走後先或不無伺利而動遂至事權不一庶政未興一府之中求自試而奉照會者三百人潔廉愛身之士大半引嫌而退人言藉藉驚走相告是時甌又危甚夫以甌壤地肥瘠之不均民俗淳澆之不齊加以水旱洊臻盜賊未靖而適當大選更新愚父老不解革命爲何事驚疑莫定之日又以軍府初建人有人有邀功趨事之心萬緒千端勢如亂麻設非公坐鎮其間念桑梓之敬恭抱從容之大度則當此之時羣視耽耽挾公爲重一不得意怒目相讎大局幾不可收拾然至今而有甌者公之力也公直聲震海內不畏彊禦不侮讒寡公昔之所以自命也公又仁人也以我甌之憂爲憂我甌之樂爲樂迺公今日無可旁貸之責也公以甌人治甌又與甌相休戚共存亡一日無甌卽不能一日有公也而共和之治程度愈高設施愈大非可以昔日之敷衍補苴求盡奉職循分之常而告無罪於民也而民之加責備於共和之治又千萬其比例於專制之世則所以戴公之摯愛公之深而不能無缺望怨咨於公者亦事之必然而情所不免也

故我甌數十萬之家室皆公之家室也我甌數十萬之身命皆公之身命也甌民有一人之或飢公不忍獨飽甌民有一人之或寒公不忍獨煖民之暴者公鋤之民之良者公安之民之強者公抑之民之弱者公扶之民之賢者公拔之民之不肖者公去之邪正必辨是非必明賞罰必公權衡必當濟則公之賜不濟則公之咎夫甌地雖小古諸侯之大國也襟山帶海四方輻湊行旅如鱗人才如鯽得公而爲之守有愛民如傷之心值新政方行之始我知下令流水從者若歸雖今財用未裕教育未盛盜竊未戢民怨未紓而出實心以行實政生平所學迥異尋常公於甌民亦厚矣案牘盈几賓客盈門七十老翁不辭勞怨公之治甌亦瘁矣然而靴襪五侯任大責重安危所繫間不容髮所求以劑財用廣教育弭盜竊而息民怨者虎尾春冰惕惕在抱稍縱卽逝不堪回首甌民於公不能無奢望矣今爲共和鼎新之第一代公爲共和時代治甌之第一人公念及此其能毋怍然於心乎抑我尤有說者致治之要首在用人文饒見欺於敏中荆公受蔽於惠卿一朝不慎終身失足古今治亂相因之故有令人太息而道者矣總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記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古人於治國平天下之道不能無兢兢



於此者善憂之深而患之切嗚呼此萬世不易之則也我公甯無意歎不宣  
上高性樸先生書

吳國林 撰

捧誦明誨若從雲墜風塵自污多負斬向竟疎請益之詞反勞先施之問離索增悲俯仰興  
嘆夫子履道貞吉浴德日新追先民之遺軌示來學之典型止齋水心並昭天壤龍湫雁蕩  
咸吐奇章忝列灑掃應對之班敢作附驥乘雲之祝手足舞蹈莫知所云竊念十年以前從  
游南越侍坐餘閑輒許論獻捲括宇宙研極虛無治人正我折衷楊墨之間出禮入刑譏評  
荀韓以下表三統而立階循一貫以知止謂太平爲可期嘆立憲之未善夫子聞而軒渠損  
亦恣其曉聒豈意別久與夢俱非北首七春學殖荒落蓋自先身崩殂梁木已壞孟師戾止  
斤斧稍加如是二人對影成四師唱弟和數驚里耳此外同道之朋寥落罕遇梗泛萍合雖  
多奚裨羣居終日無非小慧之談獨秀一枝每遭大風之妬搏土象人靈可役鬼聚蟻成陣  
勢欲崩山共工之力愈強杞人之憂空結案罪科刑職由新黨往者長素卓如本出俗學熱  
中功名附會經義以斗筭穿窬之才爲裨國縱橫之具政令供其嘗試黔首遭其荼毒迨乎  
宮闈謀洩肘腋變生從者駢首以受誅主者跳梁而苟免於是剽竊客說簧鼓口耳未解明

誠之旨而談自由不識造化之原而論平等昌言物競違仁愛之情侈述進化張奢淫之習  
營私植黨命曰合羣離母避兄稱以獨立後生少年競名死利願爲之尸冀爲之後或亦別  
張一軍欲相傾奪蟾蜍逐鼠亂乃愈滋名號繁多人物紛錯牛溲與馬勃兼收鄭璞與朽株  
並寶革命以還不祥益甚政必有黨學必有會理義不著於文詞醜險已痼其腸肺黃巾之  
賊欲殺康成赤眉之渠自推盆子而主以不學無術之徒率以趨風承竅之智聚盜丐倡優  
爲一流暨南朔東西爲萬派詩禮發於冢中章程盈於日下報紙流傳相驚珠玉一犬吠形  
響應千里况復上得當路之援下有騶卒之助外震歐美之威內瀕危亡之象留學千羣甘  
爲僇役游士數輩自詡先知車騎欣其逸豫飲食饜其肥甘去從關於榮辱得失繫其死生  
利之所在名亦隨之父有愛子不惜導之禽門夫有良妻乃甘縱以醜業承羞無巫醫之恆  
用恥有機變之巧鷄鳴狗吠之音以易詔武猴沐虎冠之狀以飾尊嚴變至今日而禍患不  
可勝極矣太學雖微猶爲學府衆星燦爛日月蔽虧如損不才乃尸厥位夫鄭五且相天下  
可知叔孫作師域中何望抑猶敝帚自享不與衆同抱書始皇之朝久矣當殺諫佛德宗之  
世幸而不遷子貢窺釜疑顏淵之拾塵盜跖膾肝命伯夷以執爨衣驅食迫魚厚熊輕姑廁



委 員 會 編 印  
蟲豸之行兼受俳優之畜俯仰慚悚何道足陳善名非自譽之所能飾實非自謙之所能亡  
哀非強笑之所能和樂非強哭之所能慟若無心腑之至言烏敢煩瀆於夫子乎黃劉諸生  
比承枉顧人性本善重以夫子陶鑄之方鏗而不舍皆雅才也惟願永葆精真不爲物誘存  
冥冥之志勤昏昏之事無昭昭以求榮不赫赫而邀譽根茂實遂可立以待周游五嶽方珍  
拳石之奇久居京師始識人才之少微夫子之教亦不能不爲劉黃諸生一激厲也

東甌徵詩啓

清 余國光

東甌山水標吳越之奇南國人文擅魯鄒之號龍湫象浦宇宙聞風孤嶼仙巖古今提唱謝  
康樂終年遊賞泉石難周張又新百詠留題烟雲如繪二雁崢嶸南北苞孕何窮三溪匯繞  
城鄉涵濡最溥是以王梅溪炳麟宋代領袖英才潘轉菴倡始唐音追蹤初盛葉水心人瞻  
山斗陳止齋世共宗師四靈競響詞壇名馳海內五峯垂聲樂府品列大家悲宋陵者林霽  
山懷故國者高錄事唐卿與十友之列止齋在三老之班侯方伯當代儒宗諸體備美王半  
山門材衆盛各集爭輝徐丞子原本敦厚溫柔朱默齋不作風雲月露他如浙中三子夙著  
芳型永嘉五家騰聲藝苑此皆名區所醞釀抑亦間世之殊尤祕笈未探錦囊何貯昔在蔡

前輩參詳考訂初編載紀先型嗣而趨封君踵事增華續集更昭來許第遭罹兵燹繡板無  
存洊歷星霜殘編僅見舊章散佚後死蒙羞况閱歲又數百年而藝林莫存什一及今不加  
銓輯恐後益見淪亡用是悉力蒐羅同心諮訪欲窺石中之璞玉敢憑海底之珊瑚空谷好  
音自怡者何妨持贈名山歌嘯藏密者宜廣流傳大美詎可自私潛修毋庸終祕庶旁搜遠  
紹質之宗工別僞存真授諸劖劂所願同人金諾君子玉成幸原稿賜鈔或另贍見教在連  
篇累牘聿顯鴻裁卽賸殘膏亦窺豹采灑來珠玉宦游偕旅寓均收唾就風雲羽士與縉  
流並採山林逸響亟表幽棲閑徵音用章彤管更祈聲明俯里秉筆可書檢點瑤函郵筒  
以寄將珠璣錯落煌煌輝映隣封寶玉前陳在在光生梓里矣

孫鏘鳴

募建寶香山卓忠貞公祠堂啓

蓋聞忠孝爲人倫之本先王必報以明禋鈞遊留前哲之蹤湖山亦因而生色而况情關桑  
梓地本絃歌環衛煙雲圖書羅其萬卷綿延俎豆馨香奉以千秋有誰不尙論傾心聞風額  
手者乎溯公始遷卓嶧小住雲江惟此地之龍蟠遂十年而蛾術山中憑虎純孝感神殿上  
批麟孤忠殉主功卑管魏心百折而彌丹義激榆榆血千年而猶碧始創址於鹿城繼拓基



於鳳嶼江臨三面大開卷畫之奇拔地雙峯尙想英靈之氣是宜山川增采碑碣留顯僧寮  
捧一瓣之香鄉人展四時之敬者矣願乃風霜屢易棟宇全傾懷古徒殷栖靈無所豈公也  
以回天之力而能挽狂瀾謂後人深瞻斗之思而不支一木居斯土者實有慙焉所願長官  
樂義君子成人如此江山賴斯人以不朽凡茲祀典自有廢之必興苟慕義以爲心宜傾囊  
而竭贈庶幾名山位置更增當日之規模大節風流重肅先朝之典禮同治壬申三月

嘉興會文啓

清胡 姚

周官課士儒道得民魯論輔仁君子會友董仲舒下帷講道見面尙難于定國執業迎師等  
身有作穎川文學能爲執俎之容蜀郡茂才解唱中和之樂師友砥勵之道由來尙矣浙西  
爲文物區嘉禾尤人才數不佞秉鐸斯土置硯駕湖書院西舍方謂三月坐風有慚明道一  
門立雪定遇楊時而乃心期空殷足音長寂窺案惟來明月巡簷祇共梅花谷無求友之聲  
琴乏同心之調豈其文章自負鄙學究爲無知或者戎馬初平輟弦歌而不講夫錢塘羅隱  
亦是布衣北海孔融長罹鋒鏑不佞明經下第殺賊成功九困棘闈十試高等蓋足別至再  
而眩折經三譬彼村農能知菽麥有如樞馬慣識程途際此黌宮甫啓講舍宏開天已厭干

戈重興文事我來小鄒魯願振儒風况八詠名芳更七賢蹟古願野王讀書之地蘇學士煮  
茶之亭月波挹其清深煙雨供其登眺皆足增添詩料助長文心用約同儕訂爲文會真秀  
才十年黃卷甘苦親嘗冷廣文一領青氈異同可證敢謂匠心能運度有鴛針竊信老眼無  
花混殊魚目昌黎換玉川之句推薦特殷鄭谷改齊己之詩師資自詡苟或玉無待琢諸君  
可自得道心如青早勝盡下走亦因而生色牛耳願執鳳樓待成逞爾心花飽予眼福一  
篇跳出定多擲地之聲四座傳觀爭誦驚人之句各宜勸勉毋哂荒蕪謹啓

募修陳文節公祠堂啓

清沈寶瑤 六玉

天地精英之氣旁薄凝結而發之於人其人克修於家孚於鄉里達之邦國易親而下追思  
慨慕奉以俎豆爲之祠以揭虔妥靈且使希古者式閭表墓攷論其人其世而得其所以爲  
古之人則雖後百世而猶存也吾瑞爲衣冠文物之鄉隋唐以來紀載疏闊逮宋時鉅師魁  
儒頂背相望陳文節公最著稱公祠在仙巖虎溪橋之東創自宏治初年厥後屢廢屢修具  
在志乘比年所司疏於葺治日就墜圯遺像陽剝不蔽風雨邑薦紳思治其舊而新之請於  
邦伯倡捐俸縉既報可遂謀所以輸貲而訓工者先一言以爲之券余竊有所感也自秦廢



學漢儒講經各執門戶宋諸大儒昌明正學以闡天人性命之源流文節當孝宗世與張南軒呂東萊作莫逆交故亦講致良知爲訓四方從之游者踵相接尤潛心易論語之書本所學以立朝惟思堯舜其君與民惜主上不盡用其言天下不少被其澤慶元間冒嫉公者以謗語中傷公於是屏迹榜所居曰止齋文集卽以止齋名夫以精明遠美之體奸諛能毀之於一時而不能掩其大節使不傳於後世然則公之德行道誼固自有不可磨滅者庸庸輩叨竊顯位如燭火易熄賢人韜晦愈闇愈彰山川爲之動色流風遺韻凌轢人耳目間珠璣出於海金玉產於山鳳皇麒麟游於郊藪景星慶雲麗於江天可比例觀也韓昌黎蘇子瞻貶竄之所一亭一驛後人且留連莫敢廢況文節生是鄉令後之興起者涵濡沫沫汲汲於有本之學發爲文章出而爲世用則風教之原於是乎在非其感人者深歟區區蘋藻之馨香棣栢之經費務以抒報祀無敦固在好義者所樂與輸也彼佛老之家藻飾刹宇婦孺好施又欲以祈禱之說動輒耗黃金詡爲福田之利益其事每不勞而集而儒門相與矜式之地凡夫先賢祠廟及游歷名勝諸舊跡概視其弛壞而莫爲解橐以修廢舉墜也重可慨已諸君勇於好古能於儒先棲託舊址大增其爽塏募修有餘資將並公所著毛詩解詁春秋

後傳左氏章指周禮說制誥集諸書蒐羅散佚舉而重刊之則是文節復生於今日也願持此以籲吾屬之樂善不倦者

議浚北湖啓

民國 黃紹第

出邑城之北門靈巖翼翼環抱神皋稚水溶溶縈帶近郭湖堤桃柳渺矣仙隱之居山寺藤蘿泠然禪棲之宅發源於集雲山之麓懸流翼注洄猷入城而東達於會昌湖朗公玉水迺孕育之靈區樊氏金渠亦饒裕之利板膠庠髦士彬彬有鄒魯之風鄉里素封賑賑有卓鄭之富形家所論信而有徵已村農牟利舉山爲田沙水下趨歲久成漲尺澤之雨未足以刷淤瀕河之居遂難於流惡慮奴故清淨溝變爲黑池女陽別支通津壅爲死水氣母鬱閉百脈不通亢旱爲災疠厲間作行見十石沃野等薄收之磽田百步舊洪成通行之平陸此之爲害可勝言哉苟合同志深論便宜請之邑侯頒行水令測商高之矩步審定徑隅倣郭璞之圖經甄明絡脈凡縱橫三十餘里經瀆支渠略可攷焉恆河沙數未許籌量涇口泥淤奚翹斗計土輦雨蓋夷吾給隸之費鐵爪木杷安石穿陶之器經始之費迄乎告成總覈都凡殆逾萬計金錢布地頗似沙泥刀幣作泉祇名溝瀆寸膠不能治渾河之濁短綆不能汲積



淀之深卜式饒財亮悼功於孤子孫放篤義寧惜費於零婁高印湖田歲輸告粟長明街里  
家出役錢桑梓之鄉誼無多讓夫負九鼎之重則一人不如百羣積千里之蹕則一躍不如  
十駕楊馬行水集羣策以高功鄭國後流累數旗而底績勉贊時要寬立限年庶竭移山之  
愚僉勸飲水之潔五犀靈堰奉揚守吏之仁八蜡神祠規復水庸之祀庶乎廣陵莊富家多  
足穀之翁綿蔓澤通世號暢苗之縣已

瑞安縣公立圖書館徵書啓

民國 薛鍾斗

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日瑞安縣公立圖書館既成立一月乃爲文以告吾邦人君子曰昔  
歸玄恭先生嘗謂書籍有三不幸一曰滅絕一曰流亡一曰幽囚而顧亭林先生之言曰著  
書不如鈔書余謂鈔書尤必待藏書藏書者固欲免書籍之滅絕流亡幽囚三不幸者也吾  
國藏書或謂始自漢孝武向秀父子奉命校錄別錄七略遂爲後世目錄學之權輿然老子  
爲周守藏室之史所著道德經啓二千年來哲學家之途徑則儲藏書籍周已有之與夫藏  
書之利果影彰甚也厥後梁阮孝緒成七錄則私家度藏於茲以興雖然秦火以後若王莽  
之篡董卓之亂以迄靖康之變紹定之災書籍之厄十有一次所銷燬不下百餘萬卷則收

閣等諸幽囚之過也至有清乾隆四庫之開名爲網羅故籍隱實滅絕庚子之禍流亡異域  
烏乎夫藏書而仍不免於三不幸豈非以流傳不廣不爲人見一遇兵燹水火卒歸无有可  
勝悲哉慨自晚明以來如范氏錢氏毛氏陸氏丁氏瞿氏儲藏之富甲於海內而今何如則  
又私家收藏終不能持久長立於天地間也嗚呼古人不得志於生前不得已而著書一書  
之微固古人精神之所憑焉者也奈何不愛之惜之而任其散失流亡可不哀與故言藏書  
必自供人閱覽始與寶諸一家甯公譜同好佗日或无滅絕流亡幽囚三不幸之嘆其洞若  
觀火矣吾邑僻處海濱文物尙盛其藏書於官者若宋之經史閣許景衡縣學記有異屋爲閣以儲明  
經史語乾隆志即稱爲經史閣配之藏經閣邑令劉  
幾建清之尊經閣私家之藏若宋之邵氏元之季氏李德鈞黃質書屋記有先子恥菴得宋  
遺民邵燾邵振閣遺書情精要影千卷之  
以歸清之項氏項几孫氏孫稱黃氏黃仲張陳氏陳志三心皆馳聲東南非自今日始東南小鄒魯  
等語稱豈無所自耶雖然前者之藏書既不可尋其遺址而後者又錮諸一姓不與衆共見則數  
十年後焉保不爲丁氏陸氏之續此吾邑公立圖書館之所以一日不容稍緩者也今圖書  
館所藏基本書大抵出自孫黃二氏近讀館內文昌宮改  
祀爲黃孫二先生祠然圖書館者社會教育之利器文化運  
動之先聲也况今日東西海通文明日盛涉茲小邑固亦世界之土地自當溝通世界之學



術則圖書館之儲藏不厭其多不嫌其備鳥可不求將伯於邦人呼庚癸於君子乎若夫美人卞尼奇之輸財義舉則未可求之今日然私心未嘗不以爲期也抑更有進者館址今在紫霞山之巔山爲吾永嘉學派發祥之地昔王儒志先生之祖自閩遷甌初居山麓繼徙鹿城先生生當伊洛之前實開有宋道學之先河後如趙彥昭之博學砥行親事程門宋廷佐之不辱國體皆足爲山水光動後人興感然則吾邑佗日人材鵲起學派復盛擴而充之占世界學術史上之一位置不難翹足以待邦人君子曷不鑒諸是爲啓

瑞安文徵卷二目錄 內編二 贈序 書序

送周孟秩之任序 忠履遺稿 明卓敬 一

送義民李信夫還瑞安序 嘉慶志 明黃養正 一

贈思恩尹虛白吳君平搖欽賚序 明林桴 二

贈郡守劉九鼎憲副粵西序 慎江文徵 清王祚昌 二

送徐南墅歸楚序 寶香山館集 清林培厚 四

程宰送行序 遜學齋文續鈔 清孫衣言 四

贈孫徵君序 南堤瑣錄 清項崧 五

壽梁任公尊人南澗先生序 飲水齋文集 清陳黻宸 六

壽郭春榆侍郎序 同上 清陳黻宸 七

進周禮說序 止齋文集 宋陳傅良 八

止齋文集序 止齋集卷首 宋曹叔遠 九

止齋文集後序 同上 宋曹叔遠 九



趙氏遺芳集序 卓忠毅遺稿

明卓敬 十

鍾方伯歸田詩序 鍾氏譜

明木彝遜 十

季氏宗譜序 仙俠季氏譜

明季敦 十一

東嘉先哲錄序 原書卷首

明季敦 十二

山東沂州志序 慎江文徵

明何格 十三

瑞安志備遺後序 乾隆縣志

明吳鎮 十四

李拙餘諫垣奏議序 原書卷首

明林增志 十四

孝友傳序 臨海集

明林增志 十五

誄德錄序 嘉慶志

明徐一經 十五

卓忠貞遺稿序 忠貞錄

明徐一經 十六

景行錄序 嘉慶志

明朱鴻瞻 十七

竹園類輯序 本書卷首

清陸象震 十七

乾隆瑞安縣志後序 本書卷首

清吳慶雲 十八

優行集序 新修平陽縣志經緯

清孫希旦 十八

半醒軒詩稿序 寶香山館集

清林培厚 十九

寶硯齋詩稿自序 本書卷首

清方成珪 十九

韓集箋正自序 本書卷首

清方成珪 二十

于常侍易注疏證自序 原書卷首

清方成珪 二十

梅雪堂詩集序 傳錄本

清項傳霖 二一

李月槎詩序 茹古堂文集

清曹應樞 二一

羅陽詩始序 同上

清曹應樞 二二

三港曹氏世系圖序 曹氏譜

清曹應樞 二三

錦堂年譜序 本書卷首

清陳瑄 二四

錦堂年譜序 同上

清黃體正 二五

閣巷陳氏清穎一源集序 本書卷首

清蔡敏 二六



瑞安文徵卷二

內編二

送周孟秩之任序

明卓敬

洪武己巳孟春周君孟秩世居溫之瑞安溪西世家由人材舉授永春縣丞有政聲考最欽受朝命陞知河間甯津令歸鄉里省墓而行邑縉紳之士平昔與君交游者皆歌詩以餞之祖筵既陳予爲序乃酌酒而告之曰昔者聖門高弟子賤之治單父終日鼓琴而大治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夫子聞而趨之周君生長衣冠之系詩禮之傳固有本矣游於聖人之門而學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之徒也觀其人品高邁資質醇厚個儻有爲學既久措諸政事其設施必有大過人者今也製錦於斯固未足以盡其才也雖然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當思所以忠君愛民之道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也幸勿以一邑如斗而屑意焉吾聞子程子有言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正己以格物斯言足爲後世法君今蒞政甯津以禮樂爲教不欺於心毋怠於事化成俗美使民爲三代之民而樂聖雍熙之治則君不負所學而循吏可幾詎容二賢專美於前而已乎他日言治邑廉能有聲者必吾孟秩也敬忝辱令先君之德



故贈言不以頌而以規併系之以詩云郎官出宰信非輕正喜深叨寵渥榮河間寧津稱大地武城單父擅嘉名固知朋黨材華最擬見廉明政教行願我相知年已茂雲箋時寄慰交情

送義民李信夫還瑞安序

明 黃養正

皇上嗣登大寶九年於茲夙夜拳拳以養民爲急務薄賦斂省刑罰罷土木之舉停非時之供庶幾上臻三代之盛間以歲歉民飢屢勅有司預備廣積於豐稔之年以備不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一方不被其澤所在大家富室多能上體聖心願出穀粟所司上其事輒降璽書旌異勞以羊酒復其徭役猗歟盛哉吾鄉義民李君孟奇與其子信夫聞風踴躍傾囊捐廩錢穀之數動以千萬計父子相繼爲之不厭屢膺天寵載錫綸音褒嘉濟美子官於朝目見天下之爲是舉者多矣求如孟奇之厚捐而世繼者蓋亦鮮焉已未夏孟奇詣京謝恩癸亥夏信夫亦以是詣謝天眷特加賜宴光祿此又近世所未曾有之寵榮也信夫歸求言識別余因以聖天子惓惓愛民孟奇父子孜孜爲義與信夫遭遇之盛者敍以送之俾觀者庶幾感發而興起焉若夫孟奇父子爲義之志自不能己己者又非予言之所能悉也

贈思恩尹虛白吳君平猶欽資序

明 林 樛

慶遠之屬爲思恩實粵西極域也地廣而土肥穀粟饒而賦斂薄我國初經略土宇以其民性曠佚若入笠之豚特爲寬恩以畜之而東關那地南丹三土州乃密邇疆域構黨侵轍焉中州都亮則思恩二鄉也先是那地據中州東關據都亮編氓備苦虐餒遂委而去之司土者非無憤激不平之心率以邊臣下職畏禍避害不安敢舉動余友虛白吳君平生讀書尙氣節以禮經屢試浙闈未第隆慶歲戊辰計上春官卒業北雍奉旨監鹵簿工告竣辛未冬考選思恩尹所親或風其弗往君曰天下寧有不可爲之邑邪願爲之何如耳毅然戒車以行壬申夏抵治二鄉殘民以哀情來懇君撫慰之曰此司土責也於是爰諏爰畫相機度勢推恩信以結民心捐俸資以充餽餉遂請檄率甲士以驅之旌旗嚴整號令明肅甲士鼓勇先登土酋奪氣咸斂迹以遞遂斂兵洗巢搗穴剷彼僭堡號召殘民役不逾時兵不血刃二酋惶懼請罪殘民復安厥業計平定二鄉爲村四十有三男女四千六百三十餘口二鄉之民室家相慶磨崖以頌生祠以祝粵西守臣以捷聞上命禮曹出內帑白金十兩旌資焉君業有淮藩之擢不赴調歸故里矣使者持部檄下甌海君遂拜賜於家戚里士友僉謂內帑



十金邀功上賞君以文臣得之實異數也蓋圖爲君賀謬予辱君知匪佞役言爲觴侑余聞周禮司勛氏視功輕重以行賞諸侯功在四夷則天子賜之彤弓所以作忠也人臣委質於君蹇蹇匪躬不避難險所以效職也君平生所懷以鴻致君之猷者宜不止于是聖天子寵綏忠蓋藩屏王室亦奚以此爲極晉寵之隆哉特念國家懸爵祿以待士士致其身當思所以答殊遇及啣一命專一城而不能保釐境土扶植其綱常徒持祿固位苟延遷秩平居所自許者果何事歟君能一出其身而不以得失利害怵諸心其所舉動光明磊落飭躬蒞下立學教民能使搖擻感化強曾斂迹其功非瑣瑣者且未老投閒知止知足有乃祖別駕公高風燕翼詒謀桂蘭呈稷奔葉重光又將未艾君能造福思民天必陰隲厥後寵錫之來當有溢於康侯蕃庶之外者矣余請爲君預賀焉書以俟之萬曆四年丙子春三月

贈郡守劉九鼎憲副粵西序

清王祚昌

九鼎劉公奉璽書來守我甌政通人和績用懋著時先皇帝加意吏治凡二千石令長官是方者小民得詣闕上書用慰勞增秩如五鳳神爵間故事於是我公當遷者再者率以甌民乞留中止及今天子御極聿求舊人乃以公憲粵西民不得請無已請於當路曰願姑留以

俟代者乃復得借公數月始去然公竟行矣余安忍於百堵之噫而無言以贈公非余言能

重公也願得跡公影似以爲言重曷言乎語曰聖人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又曰無欲可以成王道余以是知公所以得民之繇爲詳而有本也公名父之子方龍駒未齒已具千里之概太公大足公深器公謂曰他日勉爲吏哉政無大又民又民無大持已公頓首受命願終身以之矣試令湖口湖口之民瘠而疲旣困無所出則羣聚爲盜公厚植其私使生計贖率先爲教使廉恥立而後遁而起於菑荷間者洗如也時余從事江州令江州者允無右公蓋公之所恃者非如茶之法而如水之心已見一斑矣比公入爲尙書郎領水部水部職在神廟時海宇晏謐無所事事五官分蒞稱爲優洽蓋至先皇帝而修復陵寢繕弓甲除火械百廢具舉虞衡之錢入出以巨萬計公精心敏手夙夜飲冰卽無論無所染指其有工集弗勤勤弗良縻大官精煩百姓而優至尊者無有故自公郎水部不復可水部郎者先皇帝旣廉公勤而又惻吾甌孤懸海角自椎髻焚掠後迄無寧宇乃用公治甌蓋甌至今日難爲矣待治者百而不可治者二粟之食斃民者利一食黠寇者利什民匪寇罔居也是曰樂寇不可治腴民國之元氣也不幸有事庇焉顧乃意汰而數好犯禮東北郭噓噓者羣起噓之是均



欲盡也是曰惡朕不可治至甌急索民所疾苦詢之大夫士詢之長老不已令民月得自陳者再故公之於甌民有呻吟曲突雞埭間者靡不洞於秦膽新啓聖祠崇化源也勤課廣作人也旱輒禱禱輒響答回疾威也築長埭力溝洫也葺雉堞畜義師厚儲精戒不虞也宿荒落祛疫魅弗不祥也叢而借者杜虎而假者誅植良也自是而凡待治者蔑弗治矣粒米入海有禁禁必允奸民詭而託之於弗弛紳奸弁詭而託之當道之檄弗弛奸僧詭而託之佛弗弛曰奈何空民之腸胃而以飽盜裁之以制則知儉約之以法則知畏通之以情則知好懼之以刑則知釋顧必且角而弗已乎則盡炬之而乃無敢暴殄以召禍者而乃無敢構門以相中者而元氣不虧也蓋自是而不可治者亦治或曰公何愛民之深而惠之亟且周乎余曰是有繇然夫人嘻亦嘻人愴亦愴孺子能之耳膜之則痛痒不動是我身獨也藩之則耳目之見聞者渺矣是我家獨也無欲故無我無我故物物皆我此欲以從天下之心斷歸之無欲儻亦太公持己又民之指乎昔清獻仁及繫囚而所用自享者琴音鶴影耳柳州免民質錢得歸男女惟用德化率以無欲通人欲二公精英清徹之氣猶髣髴羅池龍水間今者百粵之民何幸復見我劉公哉抑余尤有進今天子建鼎金陵爲高皇帝龍興地奠安鍾

麓誠無易子惠元元一者顧三湘七澤之區爲賊蹂躪熟道粵西三面瀕楚而一隅之通實控制閩滇以南天子亦不得以爲非公且不可耳慎簡無欲之佐聿觀王道之成黃扉赤鳥行懸以俟公矣

送徐南墅歸楚序

清林培厚

今年春余奉令分校禮閣得士十五人皆一時俊雄其餘或格於額以微瑕被棄所最惋惜者於吳則李君福馬君維璜於楚則曾君傳薪蔡君紹江南墅尤楚北之傑出者也撤棘後披覽諸姓氏率大江以南名宿竊喜老眼不花而諸君亦各抱知己之感先後過從語次有潸然出涕者南墅承家學少負盛名中年後領鄉薦屢上公車不第今余又得而復失之可慨也顧其爲人頗儻自喜掀髯縱談睥睨一切抑塞磊落之氣流溢眉宇間在號舍與李福遜近爭以第一人相期許而蔡君紹江又卽其親授業士語云居視其所與余尤以不能得南墅爲恨矣聞南墅著述甚富制舉菟外閒肆力於詩古文詞嘗以所業贊侍郎鮑雙五先生披閱七晝夜始竟而以相見太晚南墅已戒行將歸應錢邑侯蕲陽講席之聘不獲一展誦然讀侍郎贈言稱其詩近吳明卿古文學蘇老泉雙五先生輕許人者其所造就固可



概見抑南墅楚產也荆峴漢沔山川靈淑之所鬱積代有畸傑南墅其精詣深造漸至於古之學者不朽之業於是乎在毋徒以一時之遇不遇爲戚戚也且南墅交游遍天下今李馬二生已歸江左而曾君近在楚南其文縱橫有奇氣上下千古能通達治體余以王景略陳同甫目之君歸或過而訪焉往復商榷當不以余爲寬言也南墅名躍姓徐氏黃州蘄水人

程宰送行序

清孫衣言

世之言吏治者往往曰吏貴有才愚竊以爲不然蓋才者天之所付或長或短不可得而強也且爲吏者誠有才矣或用以事上官或用以接察友甚則用之以自謀而獨不肯用之於百姓則奈之何故曰才不可恃亦恃有其心而已康誥之言曰如保赤子傳者以爲心誠求之無不中者赤子之有所好樂有所疾苦未能自言也爲父母者常時其笑啼而逆慮之且委曲以從之赤子之心無弗得者赤子之心得而父母之心盡矣是豈有它才哉州縣之官謂之民之父母其視民亦如赤子而已幾見有爲父母而其才不足以養子也哉予故曰恃有其心而已溧陽程侯爲邑於瑞安今三年矣不爲鋒穎以立名譽粥粥然若未嘗有

才也然三年以來政平而訟理民之所願常思有以爲之民之所不願弗相強也匪獨弗強常思有以左右之是何其善求赤子之心也歟今者奉省檄將舍吾瑞安而去吾邑之民則甚惜其去而不能留也其爲士者各爲歌詩以爲之贈蓋以道邑民之心而已既聯爲大軸而昇予書其端因亦爲詩四韻以繫其後其詩曰老病思扶杖衰慵只閉門每承減從騎時一叩林樊朴訥仍無語瘡痕或在論東門車幾輛它日畫圖存光緒丙戌八月遜學老人

贈孫徵君序

清項崧

學術之變遷至本朝而極盛而其塗轍至今日而盡廣乾嘉以前學者致力於訓詁考證破固陋而祛葑沓巍然樹漢學之幟志談義理者則靳靳於致知窮理之辨或且旁驚釋典門幾角立垂二百年不可復合東原集漢學之成而其晚年撰述研精哲理隱然通漢宋之郵惜搨論學則以義理考證爲主以詞章爲歸吟域之見稍稍泯矣環球交通泰東西文明互相灌輸名數質力之學之分爲玄間著諸科者精之極質點之莫破大之窮宙合之繁變年少學者喜其說之懷奇遂謂舊說不足復存一二老成兢兢焉以國粹爲念新舊之爭又譁然矣夫精瑑美璵愈磨鍊而光愈顯者其質堅也長江大河愈迂折而流愈廣者其所納者



多也學以專攻而復精亦以兼容而後大中國學說經巨師宿儒之推闡宜若無遺蘊矣今觀泰西學術則又往往與漢學相發明推而廣之會而通之他日必有鎔中西爲一治者開其先者其惟孫君鍾虞乎君爲太僕師哲嗣太僕以文章名世學於曾文正而紹惜抱之傳者也君自幼承家學同治初年太僕師開藩金陵君侍焉當是時文正削平大亂招致海內名流如汪梅村戴子齋張哺山諸先生從事編輯君年甫二十餘與諸先生上下其議論所學大進君之爲學精研訓詁旁及金石文字因名物度數以求典章制度之大原蓋取徑於金壇高郵而會其歸於半農慎修中興以復治經者寥寥如晨星德潛俞先生爲君父執今節相南皮張公則君舉主也並以經術名當世而皆推重君君生平著述甚夥所尤致力者爲周禮正義墨子閒話二書正義成時君年甫四十餘時節相督粵欲刊之廣雅書局君笑謝之今所傳周禮政要以經術言政治蓋應近人請而作者然已風行海內矣墨子昔稱難讀君爲鈎稽理董篇什粲然其間援引新說以證古義尤發前人所未發近人以西學釋經子者蓋自君始君自四十以前一意治經中年以後乃肆力於西哲學說兼涉梵書故其學旁推交通不戾於家法亦不囿於一家浸浸乎有欲合儒墨耶佛而爲一之概竊謂本朝經師輩出而傳儒林者必以南雷亭林爲首誠以二公之學足以追服鄭而絕濬洛而思力之奇偉尤足與西哲比並學者得其一端皆足與儒林之列特當時西儒之書傳播未廣利瑪竇南懷仁所譯者僅引其端使二公而生今日其所學必有大異於前者君之學行誠足追蹤二公而生當科學發明之時又爲二公所未及見然則謂本朝學術二公導其源而姚戴會其流可也即謂二公抽其端而君竟其緒無不可也君少舉於鄉輒棄帖括以太僕師命屢應禮部試潘文勤及常熟相國負宏獎望屢欲得君而卒不售君亦無愠色庚子以後詔舉天下賢才中外大臣交章薦君君亦不應也君雖屢辭徵辟然其愛國之忱發於不自覺世變日亟君每歎歎感慨不自已鄉居三十載尤以力謀公益爲亟比年以來朝廷銳意教育君先於鄉邑遍設學堂溫處學者公舉君主教育事每事必請君必有以應之雖極煩瑣弗憚也君本以主政隸刑部學部既立辟君爲諮議官禮部將開典禮館復徵君爲總纂先是節相設存古學堂於鄂請君主其事君未之應聞君就禮部徵復以爲請君婉謝之蓋世第以經師自君而不知君之志固別有存也戊申八月爲君六旬孤辰同人謀爲君壽君力辭崧嘗謂兩漢經師類以宿望當大年本朝耆儒如南雷慎修惜抱諸先生皆年逾大耋今



君甫周甲而所學已精博如此他日耄耋期頤所以成千秋之業者更何可限世俗祝釐之舉烏足爲君重哉獨念崧少以文字受知太僕師以水心見期又嘗以所業就正於君今者無聞之年條其已至而學殖荒落既負吾師亦且負君以文壽君彌自愧耳他日者倘能以毫末自見於世附名於君之傳中其亦爲君之所許否耶君將有京師之行書是以贈並以自勵云

壽梁任公尊人蓮澗先生序

民國 陳黻宸

東南際天地窮處環海而居以數千萬數盜賊縱橫出其間民俗慄悍以輕爭細故僅毛髮比相警殺忍死不肯釋孳割人若羊豕當官相繩以刑法置極典至殘酷不復有人理而民未能化且滋甚焉粵故稱難治先生所居茶坑新會一小島也先生以鄉人於其屬無尊卑之等勢力強弱之殊所與處皆宗族姻親至狎熟不相思無法令以賞罰其人威不足以懲惡不足以勸然先生主其鄉之治者二十年鄉人不服官治肅然於先生之言無不從命無不行相戒循法度屏氣息不爲非先生蓋仁人也子任公起家至公鄉間聲望動一時人謂先生有子矣夫自一鄉而積之爲縣自縣而積之爲省自省而積之爲天下於天下之中有

粵於粵之中有新會於新會之中有茶坑先生之爲治微矣然任公將以治天下所治事視茶坑數萬倍所治民視鄉人數萬倍天下望太平久所引領以俟諸任公者視茶坑鄉人於先生又數萬倍而任公於天下未知能如先生之於茶坑否天下之民於任公未知能如茶坑鄉人之於先生否鼓宮宮應鼓角角動精誠所格金石爲開況血氣民非不易治也先生年七十矣夫孝莫先生於養志觀先生治茶坑先生之治可知大地皆家羣生皆子任公故善養志酒食之奉豈足言歟夫壽一人與壽萬民孰若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壽之大者也春明三月階前草長綠色上窗暢然意滿任公豈有意乎

壽郭春榆侍郎序

陳黻宸

甲寅秋八月二十有二日前禮部侍郎郭春榆先生暨王夫人六十並壽之辰士大夫能言者咸獻詩歌文章爲先生慶陳芾曰

編者案陳氏子革命後易名芾

先生生清中興之初海宇鼓舞言太平先生

自少年通籍起簪黻世家隨達官長者後執筆侍天子左右參預機密常戚然有憂天下之志者曾羣稱其大父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



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蓋國家治亂興亡之故其機甚微惟賢者能管之於未然以清之強盛擁廣土衆民席二百六十年輩遠豐大之業當積累恬熙之餘兼以德宗之寬仁愛人孝欽皇后之英斷善轉去中興之日未久國不失民迄宣統嗣位冲齡無失德甫三載而海內瓦解變起倉卒倣履萬乘鼎祚中革雖曰天命然亦當時用事者觀望懷奸無忠貞骨鯁之節或知之而不能言或言之而不能盡下情不上達上澤不下逮以至於一蹶不可救者其來有自豈非人事之未盡哉先生之立朝敢直言當庚子之變疾視新學遷其怒於外人欲聚而殲之羣臣咸震懾逡巡不敢抗一議皆承意希旨冀保固其祿位而先生獨言人所不言幾得罪言之益切東南疆臣互相約保土地不奉詔先生實左右之當此時使無先生觀時察變彌縫其闕江河潰堤一瀉千里清之亡當不俟辛亥之歲然使和議既成人皆知言當世之得失如先生俾當事者有所鑒誠刀矯前此泄沓不臣之習上下咸震奮以求有爲乾坤改色白日再中轉危而爲安易亂而爲治清雖千萬年不亡可也賢者之言繫於國家者大也抑我猶有言者當先生抗節廷諍之際或以不得其言勸之去先生謝之曰國家艱屯之會吾輩職守所

寄分當盡忠非潔身自善時也夫自古不乏慷慨激烈之士懷抱不平盛氣爭朝廷舉措風馳電疾縱橫莫當一言不合則攘臂引去披髮入深山悻悻然無意於當世置國家安危民生利病而不問以視世之澗忍戀富貴以求容於時者不同日語矣然於天下究何救哉先生位雖貴而志未行言雖立而效未彰先生誠有不得已於當世之故而世之知先生者少矣嘯麓銓卿先生之長子爲人溫和寬厚而富於學識嘗慨時局變遷而爲芾道先生在朝進退之大節所以不同於人者如此芾以爲是可以壽諸萬世矣豈特今日一時之壽哉

宋 陳傳良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



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刑人君臣相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成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勿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者汙吏有敍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願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

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甯熙嘗試之効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

止齋文集序

宋曹叔遠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家之轡俾環嚮以趨於一披剔文義躡藉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岐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蓋嘗忘寢廢食審玩熟復庶幾對越天池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汾之承續千載已來不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履闢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礙融室對策初第懇蓋獨到則盛於乾道之王辰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卻掃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濬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召對光



宗際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諸邸次弟蘊盡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疚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遠夙蒙挈策俾窺津涯蒿幹芻蕘負大賜適當新義川漲羣文蝟興疇往慙析而致孤條之鬱砥途之失榛乎是用敬輯遺稿寄諸琬琰儻開後哲庶弗淪墜矧韋布眩慕影響編傳或混幼作或雜質鼎詭題叢帙誕彌遐陬輪耀掩汙理合釐別故今哀次斷自梅潭丁亥之後總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之齋以為集名若成書各自為編而世系歷官具見於神道碑墓志銘行狀云

止齋先生文集後序

宋曹叔遠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棫刊賓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哀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即廩士羨縉

事鄉之人士高先生之風節庶所居之勝賦歸田十詠詩以誦美之始之以鹿巖舊第馬與隣封者以其生能返故壤歿得從先兆也故詩曰紫薇垣裏文章伯喬木陰中故舊家又曰牛眠地煖生芝草馬鬣封高枕碧流次之以一本同仁三溪小隱者以其恩及疏遠志向幽隱也故詩曰含容量似乾坤大長養心同造化均又曰邇年不作昔年夢小隱渾忘大隱心又次之以錦水漁歌集雪樵唱者詎非因耳目之所及而樂人之樂乎故詩曰不學太公遼海志忽聞孺子濯纓歌又曰清度風前歸別澗響穿谷口過行雲又次之讓里耕雲樂洋牧笛者詎非睹民生之日遂而利人之利乎故詩曰境入樂洋境歌傳讓里歌又曰倒騎牛有犢橫弄笛無腔終之峴城譙鼓樓隱梵鐘者以嚴晨昏之警有以防外侮而發羣蒙也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先生之心於此又可見矣故詩曰三通盡啓千門曙一震能回萬物春又曰萬里利名心喚覺百年生死夢驚醒吁何其善言君子也蓋先生之文章政事昭著史冊固不暇此而後傳詞人韻士遇知於先生者舍此無以用其情也昔漢太傅疏廣受辭位而去當時公卿大夫共言其賢唐少尹楊巨源去歸其鄉韓昌黎為文送之極加稱道而謂古今人物不相上下先生之進退蓋異世而同符也若先生者所謂知止不殆知足不辱明



炳幾先者歟所謂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順天之道者歟譬猶遠舉而喧啾百鳥莫不爲之先後也又如秋鶴橫空繪弋莫及其高且潔爲何如哉視彼貪位因寵以官爲家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老死而不知止者霄壤不侔矣千載之下誦其詩仰其人聞其風尙能使入興起况今日之親炙者乎蘇遜賤而且愚辱知於先生非一日不棄折節爲忘年交故敢執筆謹述其出處之概與夫作者之意得掛名於諸縉紳間一何幸也至若先生之履歷治行尙俟當代賢太史大書特書不一蘇遜不敢僭是歲仲冬望日

季氏宗譜序

明季 敦

吾季之先唐末有諱謙者佐吳越武肅王定東浙積勳爵至延陵侯世爲芝田人延陵而上世次無所考由延陵六傳至南宋有諱儼者淳熙中登進士第令龍游遂家焉龍游令四世孫諱復初號月泉宋末避兵至瑞安是爲吾始遷祖也月泉公積德垂裕子姓日蕃仲子端二公一支析居仙泮季子端三公一支析居蓮池故鄉邑有仙泮季氏蓮池季氏之稱實一本也由月泉至於今十有餘世二百八十餘年世以詩禮著聞蟬聯不絕其間實德懿行高風大節足以爲子孫勸者歷歷可考舊譜毀於兵燹永樂初伯祖松庵徵士嘗修之正統中

伯考怡然處士續修之原本惟宗支一圖行實一錄而已今復增以容像先塋祠堂三圖恩命世次藝文三錄且宗支既有圖世次復有錄疑若嫌於繁複也然宗支圖自源徂流由本及幹支派釐然別親疎也而若長若幼與夫生卒葬處娶嫁則未之及今世次有錄于以見屬口親疏而長幼之序則秩然而不可紊至於生卒葬娶女適某人歷世雖遠而不遺也奚嫌於繁複乎行實既有錄亦足以爲訓矣容像若不必復繪藝文若不必別錄也夫銘誌贊頌出於他人之手諛墓中人古有斯議溢美之詞容或有之恐未足以盡信若容像藝文則祖宗平生眉目神采之所傳精神心術之所寓有不可以僞爲者圖而錄之俾子孫誦其詩讀其文詞想像其儀形有若親聆其警欬親覩其容止皆知其德行如此其學問如此其氣節如此參諸行實而無愧景慕信服觀感興起孝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先塋祠堂圖之於譜何哉蓋先塋者祖宗體魄之所藏祠堂者祖宗精神之所萃爲子孫所宜究心而不可或忽也嘗見昔賢於斯二者極力營創冀以垂諸永久不數十年至有不識其墳墓不承其祭祀者可慨也今萃而圖之俾子若孫朝夕展玩皆知某祖葬某山某人承某祀俾聞習見歲時薦享少有闕失互相警誥追遠之誠自不容已而不肖之徒亦或潛消其不孝之心也至若恩



命一錄於譜牒何與哉范文正公有云吾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無親疎也吾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數之官固不敢以擬前人然非祖宗積德之深且久亦惡能致是哉義田之立竊嘗慕之而力有弗逮後之子孫克自振拔而力足以有爲者舉而行之所深望也是則恩命一錄非惟有貴於宗譜且將有功於族人而謂之無與可乎嗚呼古人以三世不修譜謂之不孝吾宗舊譜雖失月泉公猶能口述其概以詔後人迭相授受世易人亡寔多遺闕非得松庵怡然二公據其所聞者修之於前則數今日有目如矇莫能自知先世所由來雖欲嗣而增之安所適從哉此二公之功所以爲大也雖歐蘇譜例止於一圖耳餘皆所無也今而增至如許之多極知僭妄然究其指歸實所以擴前人之未發而於尊祖收族之義未必無少助云爾  
正德辛未春正月

東嘉先哲錄序

明季 數

先儒程正叔嘗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然軻亦有云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卽是以觀則善治固真儒分內事耳使之得時以行其志鎮定調齊精采

所注而治效自別否則亦足以立懦敦薄而警風遠被不徒汨沒無聞而已也然所以爲真儒者厥究維何孔子曰志於道蓋道命於天性於人而殊途於事物志矣而自得焉則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激之揚之爲氣節忠義隨厥所施而無不善是則所謂真儒也吾溫舊名東嘉負山而瀕海清淑所鍾人物之生其來尙矣晉唐以前志載無考逮乎有宋氣化特盛若王儒志倡鳴道學於伊洛未作之先林塘奧講明春秋於王氏新學之際厥後真儒彬彬輩出或以道學顯或以功業著或以文章鳴或以氣節忠義見炳然粹然瑩無瑕類其氣象何如耶使上有如是之君下皆如是之臣尙何善治之不可復哉特所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故所就亦不同而其道未始不同也諸公之出處大節載籍之中間見迭出在在可稽然散而不屬雜而弗著鄉之後學罔辭詳考率莫自知吾溫人物若此其盛亦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譬則鄧林之木大盈之積人皆知其爲材且寶矣使散而置之抑孰知其爲一方一庫之所產所有而駭異之耶今南京虞部員外郎平陽王君廷望慨然嘆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吾儒事也况生長其地見聞所逮者乎乃於公務之暇窮搜遍閱經書子史傳記集錄所述言行若論斷許可之辭足爲後學矜式者彙次哀輯萃爲一編名之



曰東嘉先哲錄既自為首引捐俸鏤梓與學者共之矣以教亦郡人也復命贊一言於末簡  
教觀其採擇審證據明品藻當散者以集雜者以純不費辭說而一郡儒先之行實森然在  
目其立志也高而用心也勤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廷望君之謂也願教無似於道罔  
聞知然景仰先哲竊亦有志未能而願學者因不揣其陋謹書以自幸云正德元年歲在丙  
寅冬

山東沂州志序

明何格

州有志遵制書也君肇之綱其言簡以宏臣疏之目其言析以核古制也謹按大明一統志  
之志京師也分類有六曰壇廟曰山陵曰城池曰苑囿曰文職公署曰武職公署其志天下  
府州縣也分類二十有一曰建置曰沿革曰郡名曰形勝曰風俗曰山川曰土產曰藩封曰  
公署曰學校曰書院曰宮室橋梁曰寺觀曰祠廟曰陵墓曰古蹟曰名宦曰人物曰流寓曰  
列女曰仙釋不書城池壇廟俾凡紀述之臣例京師也臣竊師其義以志沂州也於類二十  
有一中補附十有六曰星野量天地休咎攸司詳於郡名下附焉曰疆域天朝割制屬之  
守臣謹於風俗下附焉曰丁田賦役歲時不愆用稽勸施附於土產曰帝王曰后妃藩封類

也謹附其下曰職官名而不紀清議存口附於公署曰科貢譽髦斯士邦家之貞曰坊市俊  
民用章表厥宅里曰兵防天下文明祇修武備附于書院曰外傳道不加修潰於中路曰災  
祥守臣之應曰別傳人道之變政為之機曰藝文曰遺文東魯文獻具在也謹附仙釋下終  
焉合之凡為類三十有七非敢作也君肇綱臣疏目也

瑞安縣志備遺後序

明吳鎮

瑞安續志纂成庠彥秦友激應邑侯西岳周公命也屬鎮序於末簡敬拜手曰至矣哉吾侯  
之仁垂於遠也邑志仿於國史不以時撰述而至於遺忘則以無傳後而典章文獻泯滅曩  
嘉靖甲寅歲纂修前志秦友激同鎮與焉彼時志籍廢闕經百四十年在典章則美意良法  
漫無所稽在人物有如周行已謝佃曹逢時葉適表表者皆散見各邑之志殫力搜羅閱歷  
寒暑僅十存六七君子良以為恨今距甲寅已二十餘禩矣幾經倭燹事固因時而易政亦  
隨民而宜矣我侯以江右進士宰瑞三載民悅俗和廢墜具舉迺軫念於此延聘秦友於館  
清操宏才命獨秉筆凡例悉循夫前志紀錄自別為續編傳信傳疑有其舉之而莫敢廢也  
可筆可削有其述之而莫敢作也是固秦友慎重於斯而實侯主之於上也嘗攷司馬父子



世任太史公而班氏亦相繼有作故漢代舊章昭如日星今瑞志聯續而成得遷固遺意前代者有所傳後此者有以繼矣至矣哉我侯之仁垂於遠也雖然遷固互譏世有遺論是宜秦生重而周侯以之也是為序萬歷三年乙亥

李拙餘諫垣奏議序

案李維燧別號拙餘

明林增志

世多有以皇甫嵩荀彧馬周輩焚章毀草為是者不知尚書伊訓旅葵等篇左國州吁觀魚等篇已為歷代名臣第一等奏議何以未聞先祖龍之炬而火之蓋名臣一言一字必從大學問大經濟出來非關一時安危便關千古利害日星河岳同此昭回豈特雷電大丁不敢下取將一切天龍神鬼永永呵護其旁彼之可以為灰冷為薪燼者不過程正張以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溫公所謂是使人主不願親近儒生語耳紫陽投匭六事能使孝宗漏六七刻讀之秉燭終篇人謂理學之悟主信勝於功利豈識旅葵始言德中言心終言道而紫陽大本從心之疏議論體格全法旅葵此即余前序李拙餘講錄理之以心之說也拙餘夕邸乍拜即銜命督漕同志有謂掖垣不宜奉此差者余謂昔韓滉杜棕杜讓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轉漕諸使故曰苟當某路曰某路計度曰權曰權發遣皆以言乎借也國事維艱此不足為拙餘計獨今日之虜寇之用舍之賦兵之蠲赦朝廷上不可一無拙餘理之以心之言今使君門萬里祇可就漕言漕是足為拙餘慮也乃朝見一疏衝莽計海舉朝傳頌猶然言虜寇之拙餘也暮見一疏糾庸舉知舉朝傳頌猶然言用舍之拙餘也朝見一疏留漕撫以奠東南舉朝傳頌猶然言兵賦之拙餘也暮見一疏蠲皖糧以活萬姓舉朝頌猶然言蠲赦之拙餘也夫約人所不能約之約清人所不能清之清此余所能信拙餘於一生至蜀人所不能蠲之蠲言人所不敢言之言此余又能信拙餘於萬里考漕運自漢番係穿渠灌田之說始至元趙天麟疏會通河之說止疎改之傳頌者凡二十餘章惟陸宣公范文正公減各軍免支移兩疏闕安危利害其他劉晏第五琦史雖稱其不加賦不勞民總難稱以出功利而入理學則拙餘奏議實可與紫陽諸疏爭後先即令聚三昧火杲切燒之當不能壞其金鑠善提如意種子余始悔前序之述趙忠獻擬摩醯首羅今日慮在漕言漕者之誤也雖然必如拙餘而始可言在漕之漕也崇禎壬午夏仲

孝友傳敘

明林增志

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至哉言乎今使著書立說不透九



天之頂則鈞黃泉之底自以爲恢奇譎怪千秋不朽究爲兩末之端言而已矣其於世道人心何裨哉武林郭黎眉湛然淵朗出世人也而抱救世之略其著作甚富吾最愛其孝友傳一書撮廿一史與國史之要而推本家庭不探蹟不添論贊齊於衆而同於風曉然意有所通於物雖田父野老稍知字者無不欬歎感悟嗟然以爲不可到而掀揭霄壤震聞今曩之德之業皆若花果之於根菱旺衰更事而此菱常固於扶輿之內蓋黎眉尊翁蝶榭先生至性過人遠近師表平生以孝友立教黎眉不過述過庭之語而光大之耳今天子神聖以孝經小學倡明學宮亟欲練才士於實際此書自應尊行宇內鼓吹休明假設有人挾鴻濛之祕銘日出之鄉而無孝友託之始譬則井植生梓而溝植生條枯苑直日月事耳何則是狂生而無其本者也則是書安可不遇矣

彙德錄序

明 徐一經

吾瑞十洲王侯江右信州名家也先公鼐磯以名甲科節推皖城有最聲視潛山篆甫三月多異政位不滿德侯克象賢以清白世其家客歲王子奉命令吾瑞甫下車卽招攜白屋剔蠶蠶奸平易愷悌一切以祝網鞭蒲之治其民續侯以公務至里邂逅舟次首以瘡痍呻吟

吟爲問余性愚戇雅不敢以寒蟬自處輒取次倒囊以陳乃侯愍愍採取不以葑菲棄瘡痍賴有起色無何居官甫五閱月忽報侯捐館矣余且信且疑越明日抵城則見滿城罷市士民哭臨如喪考妣見侯署如冰囊如洗相與捐資爲含殮具置櫃於道投者爭先恐後不半日而櫃遂盈嗟乎民心至神果何私於侯而若是哉是可以鏡侯政矣因可以鏡民心矣藉令侯稍需以盡其用福吾瑞人何可易量胡天奪吾侯之速也悲夫士民念侯不忘陳乞當道祠侯名宦復爲專祠肖像於城東門之內祠成因輯其請祀呈稿建祠碑記暨奠章輓詩諸篇彙錄就梓雖瑕瑜兼收不無魚目混珠之嫌要之里巷歌謠悉發其中心之懇惻有不得而擇焉者余閱茲錄涕泗不能筆勉爲敘之俾侯之名不致泯沒於天壤余亦藉此以報侯於九原云

卓忠毅遺稿序

明 徐一經

余讀羅文恭諸書之紀靖難也維時神旗方指寶鼎旋新緬追金川之迎變勸進者凡百若而人北平之望風解組者凡二百若而人乃始扼腕於壬午諸臣未嘗不泫然而悲曰壯哉卓公非浩然正氣令人有易水蕭蕭意耶夫扶輿之正氣最稱善集集於松柏則爭勁於霜



集於金石則爭壽於嶽集於人心則爭垂不朽於乾坤若公者洵三十年養士之正氣集於一人哉說者謂大統之既正而殺運之未除也痛六尺之奚存撫五宗之條燼疇不以獻琛者為違變而碎玉者為拘常矣噫嘻仗神武以恢八演者原不以沉淵埋嶽之烈而貶聖仗節義以繫九鼎者亦不以升陞警牧之師而貶賢蓋英主頑民惣皇天生之以柱宇宙亦各行其是而已矣公之死正公之所以為公哉或又謂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是正不然公以天挺忠孝其生平之自矢蚤已決矣少負奇徵壯登鼎甲洞天人之元機衍周邵之正脈蓋通達似賈之一疏蹇謬似文之六歌不啻以身兼之况以鄉先達如許忠簡陳文節輩忠義之灌注已深矣夫安知少師之狀公非以成公也者是正氣之集洵浩然而獨存也與哉肆今皇皇華袞表忠治城俾公昔日之成虹化碧者一旦衰然與卞將軍並雄寧不可以作怒蛙之氣壯孤鳳之鳴耶先是公之遺文及傳記類前令吳門劉公繼業已表章乃歲遠湮沒今李君蔭昌林君可任寤寐於公舊矣因奉新令日穎康公之德意遂謀諸經欲重訂以付剞劂余謂公不顧其身與家矣即文之表不表奚顧哉第正氣之在扶輿人原具有追憶曩日雨花臺之遊見正學公之墓道標題炳朗又未嘗不為吾卓公哽咽寧忍其遺文泯泯不可物色乎遂為之詮次且以奉常黃公孝廉陳公併附於後夫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詎非吾卓公之淵源有自而正氣之在吾瑞洵後先輝映如持左券哉故不自揣其不文而漫序之用以為正氣之一助云

景行錄序

清 朱鴻瞻

予取明代賢人布衣太學生之流及賢而在下位者撮為景行錄各施論斷乃喟然興歎曰學之不可有誤也如是夫學之不可有誤也如是夫三代而下既用科目取士士之為學豈必舍科第弗取棄舉子業勿事哉第其心惟知有科第若非科第不足以成名誤矣不知不由科第而成名尤盛於科第者未嘗無人焉惟知工為應制文苟且勦襲以投時好誤矣不知天下古今有當讀之書有當明之理有當識之事舍此勿圖即於制科已失其實雖倖陟春官三百人之列與草木同腐已耳奚貴焉况乎科第得失制之由命命苟得雖戀古學違時好志弗在科第而科第亦弗舍之也若不當得而徒竭一生精力從事於咕嗶鉛槧之間不務實功不求實獲至于老死庸庸暗罔所聞知不亦大可惜哉是以蚤知之士不待事過後悔便當于少小時立定厥志期作百代人物當讀之書罔勿博當明之理罔勿窮



當識之事固勿考特立而獨行嚶嚶而進取不僅以一科第畢我生平之學試觀茲數公者其人至微其位至卑其名至美其業至大曷嘗有待于科第而亦豈徒科第者之所能及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心竊嚮往之錄取明代為其近而易於興起也云爾

竹園彙輯序

清陸象震

吾鄉東澄朱先生理學名家也默齋素存兩君為先生二難而默齋尤稱白眉崇禎己卯借試發予與默齋同闈譜厥後綠芸締社多士校藝摘藻敷華人人自許惟默齋為文不蹈時蹊窺程朱堂奧而發其義蘊東澄先生理學一燈得薪傳矣康熙壬子默齋廷試回斂跡竹園旁搜博考凡性理大全典禮時政靡不研精極慮為之敷文衍義出其獨見誠前賢之羽翼後學之津梁也然圖說字解予得與聞參訂而未嘗一語及詩茲乃竹園詩集出予讀之不覺豈然興曰文人之不可測也如是夫子與默齋交有年向亦謬有著輯而聲律一途尤屬羊棗何默齋之珍祕乃爾反覆諷詠見其諸所題詠皆有閔切又不作謫仙口人之况然則默齋豈僅為訓詁家言途日理學云爾耶邑長宋襄平已序默齋諸刻予獨書其詩集弁數言於簡端康熙戊辰上元節

乾隆瑞安縣志後序

清吳慶雲

天下事莫不相須而後成瑞邑志書之克成於今日也豈偶然哉蓋自志之不修者垂六十年板不戒於火付之灰燼者亦二十年其間人文之興替風土之盛衰賦役兵戎之沿革與夫潛德幽幽貞之沉埋而匿處皆有待於釐定而表章之而卒無有肩其任者豈人之難歟抑亦有人而適逢其會之難也司訓章先生蒞任七年於茲矣多有所建白而於志事尤究心焉先是邑令鄒公欲新之謀於先生將次舉行適以疾告休歸不果先生喟然曰志之不成豈尙有待乎丁卯秋新令陳公陞調茲土蒞任後政教清明百廢具舉先生復慨然曰志之克修此其會矣越明年乃具述其由告公公首肯者久之以為邑而無志大闕典也先生欲成之甚盛心也剖劑之費余其任之途延匠集事不逾年而告竣潛者以顯幽者以章凡若人文若風土若賦役兵戎無不燦然備呈瞭如指掌是則非公無以成先生之志非先生亦無以見公之賢事之適逢其會而相須以有成也顧不諒哉抑猶有說焉古稱才學識三者兼而後可作史志亦史類也予謂識為先才與學次之而要一本於至公蓋有識則是非不得而紊之而不公或反以自紊其是非以先生之識之學之才固無遺議而予以樛非珥



筆其間夤隨之譏在所不免不公之私則固自信其無有也獨公以西蜀名儒其文章可以潤色鴻業其經濟可以翼贊皇猷而乃以枳棘之栖辱鸞鳳之羈數年來以引以翼以養以恬凡嘉惠斯民者靡不備至而後留此無窮之貺是公之大有造於吾瑞也其所以光昭邑乘者豈其微哉予既樂是書之有成益歎公與先生相得益彰而予與二三同志得廁名於其列亦深有厚幸也已

優行集序

清孫希旦

古之興行也易今之興行也難古之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閭師則書其敬敏任卹者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姻者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者州長考之鄉大夫賓而興之其導之也正其察之也詳其用之也審而又八刑以糾之移置以懲之故其爲士者蘊積於天良沈漸於教化進則有所慕以力於爲善退則有所懼以不敢自棄於不肖後世庠序雖設然其教民之具固已略矣鄉里選舉變而爲進士明經上之所望於士者曰孝悌忠信惟其詞藻之麗而已不日禮義廉恥惟其記誦之博而已其苟能乎是者雖行如跼蹐猶將取之也其不能乎是者雖行如曾史猶將棄之也是不惟無以導而率之而其支離汎濫之學雕琢浮薄

之辭反足以長其務外爲人之意而妨其進德修業之實蓋古今不聞若斯也吾讀澹園李君優行集而有感焉李君之行其見於諸君子之所詠者詳矣孝友積於家行義孚於邑其於行可謂篤矣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以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然則所謂篤行之士雖古之時猶難其人也而况於今歟若李君者不可謂之尤難者與雖然李君之事人所當爲也具於性之所自有而責於分之所難辭語人曰必爲古人將曰古人不可及也夫憚爲古人爲李君可也由李君之所爲以幾於古之人其爲塗不歧而其至之也有曰矣吾能無望乎哉己亥中秋前三日

半醒軒詩稿序

潘林培厚

邑明經余梅川先生精於詩大指祖陶韋而出入於鄉四靈先輩故其詩冲和澹雅脩然有遠致游其門者類能以詩鳴而霞陽蔡君遜谷爲尤著君性倜儻不喜治家人生產願獨致力於詩每當春秋佳日茶香酒熟與二三志摠鬚擊鉢聯吟花南硯北間意興所至率爾休暢造懷指事雅善新聞閒有詼諧迂異相嘲笑者勿顧也所居距余家不數里余歸自東川君乃介其友應君西渠出半醒軒全稿見示索序於余余謂造物無盡藏惟人所取心聲之



興風會代嬾其卓然能自樹立者類皆伐材於古鍊冶於心性禾自舒靈脯獨關故薪火傳而遞變景光燦而常新且夫冶芳絢春而挾天葩者菊有香而蘭有秀也豔姿傾國而寫妍態者燕自瘦而環自肥也詩至今日而家握隋珠人懷和璧取雋於神韻之外運奇於格調之中幾於巧極工錯文章之道與時變通君殆聞風而興起者歟觀其抒寫性情摹甲新意險破鬼膽妙解人頤巧而不入纖質而不近俚自非冰雪聰明而又沉浸禮郁於陶謝韋孟香山放翁諸大家鎔裁而陶冶之其能吐棄塵腐擺脫筌蹄若此而大致與宋之楊誠齋今之趙甌北兩先生爲尤近所作筆銘謂惟薪惟真兩字汝獨蓋庶幾得失寸心知者而味者猶汨沒於塵飯土羹之見動相訾議是不知吾法中有廣大教主而夏蟲不可以語冰也惜乎梅川先生早歸道山不獲見君之所造就余獨嘉君之不忘瓣香而能獨標新雋爲可傳也輒弁數語於簡端質之西渠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夫

寶硯商詩稿自序

潘方成珪

余少輒耽吟所作詩都爲一冊入都時失於收拾後竟不知落何人手亦無一篇可追憶者道光壬午偕端木鶴田出都車中同坐相與談詩鶴田謂余曰子從事於詩也久亦知詩之不易言乎觀理不精則無以深其旨趣也讀書不富則無以壯其波瀾也非徧識乎古今之體裁則無以通其變化非靜調乎陰陽之氣脈則無以養其中和故人人言詩而詩之途寬亦人人言詩而詩之途窄鶴田固深於詩者也而其言如此余深有味乎其言而志未逮也抵海昌後勝友如雲因斐然有作自壬午至壬寅幾近千首老年失偶意興蕭然不託於音者凡四載於茲矣適有聚珍版之局爰選舊作十之二以先質騷壇惜鶴田墓草久荒無由起九原而質之也道光丙午如月

韓昌黎集箋正自敘

潘方成珪

明東吳徐氏東雅堂韓集藏書者家置一編蓋以朱子考異止辨正諸本異同暨莆田方氏舉正所從之當否未暇他及也以考異散附正文句下自王留耕始稍有箋疏不爲賅備建安魏本廣搜衆說又未免失之太繁惟此本錄考異之文節取魏本各注易於循覽耳但徐氏所刊實用南宋廖瑩中世綵堂本瑩中爲賈似道門客學問膚淺所采輯多不精審又經徐氏翻刻例不標注家姓名往往有強彼就此膠轕不清者則亦未得爲善本也珪於此集悉心研悅積有年所其所援引必爲尋究本源人物爵里及韓子一生出處考之新舊唐書



司馬溫公通鑑皇甫持正碑志李習之行狀程致道歷官記呂洪二年譜參互鈎稽實事求是文苑文粹亦資校證并酌錄何義門讀書記陳少章韓集點勘王惺齋讀韓記疑願俠君方扶南各詩注以廣見聞附鄙論質之大雅此後續有所得當更增益其所不逮云時道光辛丑上元日

于常侍易注疏證自敘

清方成珪

易為四聖人書繫靜精微鴻生鉅儒難言之然漢代言易者如孟長卿之卦氣京君明之世應飛伏鄭康成之爻辰荀慈明之升降皆淵源有自豈可以象數小其學哉令升易義胚胎孟京輔以翼少君六情十二律風角之占而證諸人事則專屬水衰木王時蓋易之興於殷末世周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吾夫子不嘗標舉以示人乎準是為言義自不易惜全書不獲寓目耳爰取各本校參錄為是編而博採旁搜為之疏證其說解各有原本有非數可以通曉復為集證以附於後計三閱月告成渺見寡聞不足發明緒論而於鴻生鉅儒所難言者輕贊一詞僭越之咎誠無所逃避尚望窮經嗜古之君子恕其狂瞽有以啓其禱味焉時道光丁酉陽月既望

梅雪堂詩集序

清項傳霖

文章之流別實多作詩論者無兼擅之才宗法異而好尚殊存留去取之間遂若各有其蹊徑軌轍者往往數人之詩文而閱之者數人其所取必不同即一人之詩文初終之所造或異趨然作者自極其性情學力所專至不必兼賅備識足自名家而論者詩號為折衷牢守門戶強示別裁同己者獎而進之異己者貶而絀之刻論苛求第出論詩者之操持究無與於作者之進退以其人專集自在天下後世必有知者不能以一手掩衆目也若為人定集使無兼識於古人之派別源流未克區分而於所作之體纖平淡豈能囊括萬有品彙羣宗悉心以為之編校徒守一先生之言自峻其標榜而無以持其平嚴以繩人而意為汰取逞其筆削作者一生之攻苦不幾於是而泯滅耶余素持此論今詮次秋槎遺詩所為益兢兢也秋槎甫弱冠為詩古文辭今集中上李海帆先生書即少作也又嘗為某生擬上汪瑟庵學使書某生以事為令所扼不得復時瑟庵侍郎號為知文書入即令某入試且高等得為上舍生君舉孝廉掌教邑之玉尺書院以時文汲引後進諸生高才雋異者引掖訓導之若家人父兄不以師長故士從之游者多獲其指授得氣以去瑞安科名久不振自君施教而



科少脫舉且間有得第者矣旁邑之獲舉者亦往往皆著錄弟子君之始為詩以吾兄雁湖時學師為黃平甫先生鶴田先生主講郡書院皆以詩名而皆許君以能詩平甫先生去君時時從鶴田先生游益得其講求先生於題贈之作間令代擬即能肖其體格今尚有數篇入鶴田集中秋槎既自工詩四方之士至瑞與宦遊於瑞者無不與遊李宗傳海帆之令瑞安也於書院中得君課藝首取之且知其能詩文大嘆賞之後與朱立齋博士詩歌唱和最為交歡詩益進篇什亦以日富蓋君於韓李蘇黃各致其力思與之追隨於近世諸家兼收並蓄輒若與之角勝而爭出其上於並世交游不必其能勝己見其詩必選錄之於後生小子有一二可取即譽揚不舍廣師集益之誠如此此秋槎之詩之所以工而不必出於一途也余力不足以表章而君之詩已足以自存但慎於持擇而不敢肆臆決即所以存君焉矣

李月槎詩序

清曹應樞

李君月槎與余居隔一城時於親知家相敘晤屢欲示僕以詩舊冬今春哀其先後所作數帙見示索序而僕不能不為一言以贈君曰文字之道得氣為難後今前古詩人之詣力見諸韻語者淺深大小為致不齊而氣有所得善自就焉皆足以自名其業余讀君詩知君之

氣有所得也律詩段句體調輕華古詩時見筆格清上而鏗鏘節奏諷詠古今其情詞不外以晚唐為正宗其意趣間參坡仙之別乘而風雅之氣往往以寓諸胸臆者散而見諸篇章倘再寢饋於斯即其氣所素習充積焉臻於老成以幾變化當更有曲盡其妙者焉僕得君之詩流連執卷轉若恨相見之晚者亦君詩之氣有以引契我於襟抱間也夫蛾眉不同貌而俱動於魄氣有同焉者也芳草不共氣而俱悅於魂氣有不同而所歸則同也君詩之氣未必非前人之氣互相參錯流衍至今就中所得於我不盡同不無有同焉者也即以見我之論詩無意求合古人而不啻有自然相證印者茲以質之君而於君有無盡之望也窮巷之士有所見長非得真知者表揚之則志趣易孤同氣相求之謂何余故讀君詩而序之以質知言者

羅陽詩始序

曹應樞

羅陽詩始者泰順董君霞樵先生哀錄其邑人之詩自前明成化至今可存者彙為是編而嗣君籽茯纂承輯鈔以成之也憶嘉慶壬申春余始交霞樵翁一見如故知平生好深於詩嗣是數年間遠遊之日多餘壯歲亦北轅中或數年不一面而箋素還往詩篇酬遞為莫逆



交吾甌他友罕匹焉道光癸巳霞樵翁遠回過安陽得讀浙中劍南游集竊嘆不愧中唐詩家而先後相見屢自述惓惓於詩始以內人及其詩余亦爲心往焉道光壬寅秋翁歸道山余感舊痛深而竊幸翁有可傳之技人之藉翁以傳者亦不少也翁嗣君能詩文不一人僕所交在君家父子間籽伏居喪執禮練後以急事赴郡道過我色度深嚴寡言多默袖中出是編獨重語相要爲審定篇集去留并屬爲之序余受之暇卽爲展卷覽誦覺其中學行才藝名著當時是編得之互相引重者不一其人不無所著可入作者之林而當日名不出閩里亦有名篇佳句瑕類偶出甚有待於芟治者君皆蒐輯裁正僕於今亦得於所示爲意參審處留評隲於卷端置几案數月茲將以歸之董君矣夫人遠適異域聞鄉音而神傾歸鞅州閩見里表而色喜情固然也獨至藝能之事往往震於遠玩易於近馳心於冠蓋名譽之場而膜視乎桑梓文學之彥微論在己少才也有才而寡情亦大雅之所不許也霞樵翁之先尊嚴繩菴先生篤嗜於詩翁得廣衍其傳至今籽伏與兄紫滂君及羣從輩出固不難如王筠之自稱其家人人有集况父子後先游覽燕齊秦晉楚蜀吳越諸邦名公推轂延爲上賓商訂著作而名流逸士所至互相傾折觴詠唱酬爲敘禊題襟之樂耳目所接歷其才技

驚異一時而可名於後者當不僅如是編之不能去諸意也而君仍於生長之邦勲勳焉爲詩學明其所始不欲當日邑之詩人稍沒其所長而并不欲使以累其所長者示人此君家父子之志也善歌使人繼其聲善教使人繼其志君之邑人得君家之詩法於以旁搜遠討證合古人之淵源則是編之爲功豈不鉅哉章安與君邑接壤而宋時瑞安府曾爲郡領屬縣秦邑建置始於明我邑與君邑同有羅陽之稱是僕無異君閩閩中人也我邑先哲不少能詩者僕亦欲蒐選其所作無如散軼者多英年有詩才者僕樂與相削切斬其有成於今覺有起色自審用意與君家無異而尤深欽慕霞樵翁之先得我心并幸籽伏之同聲相應也是爲序

### 三港曹氏世系圖序

清曹應樞

嘗思古人有言曰世系不修則子孫無所考據支圖不立則骨肉等於路人族譜之修有令人啓尊祖敬宗之意焉粵稽典籍曹氏系本文王姬姓自叔振鐸封於曹後遂以曹爲氏我十一世祖諱竊公誕唐中葉自閩長溪遷徙許峯厥後子姓繁衍遂聚族而居焉公與弟諱雲諱昌裔二公生平樂善好施爲人正直生有功德加於民沒更英靈禦其難趙宋時鄉之



人神之具其事以聞自公侯追封王爵貴超五等之尊廟賜三王之號此孚澤之建有由來也數傳而後有思厚公諱絳者建鳳岡書塾歲延名儒以教育其鄉族自是英才輩出登進士甲科者二十九人武進士者六人特奏名進士者二十一人太學進士者二十八人武學進士者五人鄉貢進士者九人胥貢進士者三十五人漕貢進士者十六人承蔭出官者四十七人慶典出官者四人軍功出官者六人進納出官者十人特恩出官者四人爲官路者七人秉鐸者十一人列舉人貢士者八人至如理學如文肅公勳業如夢良公直諫如西士公經術如修壬公勛時如正己公政治如梅源公文章如理孫禎孫雪山諸公皆爲一代之偉人其餘或爲侍從或爲臺諫或爲卿監朝班或爲監司帥守自宋迄元明上而至於三品爵下而至五品六品七品之官凡數百人其最著者如大中大夫逢時公禮部左侍郎叔遠公工部侍郎爾公刑部左侍郎盛公戶部左侍郎元發公大理寺卿良朋公翰林庶吉士陸公此皆彪炳乎史冊震耀乎寰區者也至我十九世祖昌孫公宋江西權茶都轉運司使始遷三港嘉嶼壺山復建祠於七星墩北而祀焉不再傳而仁傑公亦以瓊州司戶任職著有政聲降及良平公任沿海製置三司舜清公任漳州路提刑肖巖公爲淮東製幹良弼公授

學士犀孫公仕散騎員外郎瓊孫公仕總統宗盛公任京城譏察東山公任潮州治中子安公授校書郎子雲公授巡檢文基公授浦江縣丞等官亦皆仕進顯名吾曾伯祖維白諱夢錦公弱冠明經感先世盛業慨然有修譜之志焉不幸舊譜毀於康熙二十九年止存巨川公以下十一葉墜緒茫茫幾無從訪先人於地下矣乃於燬燼之餘焦思勞神博採羣書僅得十之六七續賴西戈族人因事出藏譜以相示蓋宋時二十世祖文恭東畝公作也斯固三王在天之靈有以默牖其衷俾不致列祖宗之盛業掩沒於蠹魚之下而真傳終祕也已卯秋予以鄉薦入孝廉歸謁祖廟族人出本支世系圖命余作序余雖固陋敢不從命因援筆而肅爲之序嘉慶己卯冬月

錦堂年譜序

清陳瑄

編年紀事史之體也而龍門史記及班固漢書所載功臣年表敘述未詳焉至五羊王氏於宋史蘇文忠傳外創爲年譜事較詳矣而其書信疑參半非崑翁手定也且譜年實以譜詩非得與以身示教者等比夫人有德修於身施於事而知進知退統一生出處宦績手勒成編卓然爲弈世法者今古爲難迺我於錦堂陳公見之公少赴戎行由軍功歷任定海黃巖



溫州瓊州金門海壇福寧總兵所在有政績晉秩武顯將軍至今上御極之十九年春秋六十有七以足疾乞歸沐恩旨准其回籍調理迺建第於城之西南散金娛老杖履徜徉用以避賢者路昔唐李衛國公致仕太宗遣岑文本謂曰自古居富貴而能止足者甚少公達識大體朕非直成雅志欲以作一代楷模也公庶幾焉歲七月宣候調出都謁公於新第公適誤年譜成語次從容出以見示并囑爲弁言受而讀之益歎公之行爲完行也烈爲奇烈也實德爲至德也公性成篤孝每自傷失怙而奉太夫人尤恪有廁口親滌風焉如譜中歷詳慈訓者是公志存廉約雖身處脂膏而官物不以自潤有遺絲藏閣風焉如譜中裁規例卻餽遺者是公慈仁寬厚遇僚屬以禮撫士卒以恩而部伍皆樂爲用有投醪挾纊風焉如譜中迎祿位補賞號者是公智深慮遠熟於戰取攻守之法而謀無不臧叩以五權六韜咸備焉如譜中策定海議衛山增製火器者是公勇毅絕倫遇劇盜輒身先攻剿務滅渠魁而始快律以韋虎杜彪勿讓焉如譜中擊蔡逆朱潰及斬獲者是至若創祠宇建義塾贍姻黨恤飢氓凡所以廣朝廷之惠者皆得就年譜徵之則是譜者見諸事卽以德施諸事者筆於書□□□□其績詳而足信謂武功紀盛可也謂名臣言行錄可也以示子孫而載家乘可也以式桑梓而入邑志可也異日者皇上寵念元戎敕書問勞則取公年譜以付史館用備採輯是卽功臣年譜之一助也豈直傳於當世已哉道光乙巳仲春月

陳錦堂年譜序

清黃體正

古未有總兵之稱元末始有之明初因之至正統年始有定名曰總兵此固所以握式樞攬軍務爲國家之心膂作百爾之儀型於以朝廷倚毗中外推仰然則丈夫官至總兵榮亦極矣乃今之爲武臣者難矣絳灌之列樊噲之伍其尤難者又重苞苴私進退平時疏於訓練遇變縮如也上負吾君下負所生雖榮何貴乎此吾鄉錦堂公年譜所由作也顧或謂年譜鮮有自述者余曰不然少陵年譜輯於汲古權道口黃家然其中載乾元二年發同谷縣本少陵詩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自隴右赴成都紀行語又載至德二載八月北征蒼茫問家室語香山年譜作於李璜然其中紀年始代宗大歷七年壬子本公自撰墓誌云以是年正月生於鄭州又詩云何事同生壬子歲語又載元和九年公入朝拜太子左贊善大夫本公詩自注九年樂天除太子贊善予從事唐州之語東坡年譜作於五羊王氏然其中載熙寧七年五月有移知密州之命本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自錢塘赴高



密之語又載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本先生別王文甫子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是人之代爲年譜仍必本其自述者而始真則信哉年譜之貴自述也且夫功業所其當師言辭歸於可法公之爲此年譜也非以矜貴顯序時事其意將以彰君之恩成親之教大丈夫生于世孰有大於忠孝兩端哉忠孝之端盡由是而待族人必瞻接里黨必誠其恤寒賤也必厚其禮以相贈其舉口也必躬親督率而爲之倡傳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韓文云仁義之人其言讒如讀公年譜一書可以知公一生之功業而釐然見諸言辭者爲足式也今者公春秋七十有四自予告歸將八年矣營新第成削子弄孫徜徉自得處已儉約若返其初鄉之人至其家者無貴賤問答恂恂如方之韓蘄王騎驢湖上裴晉公圍棋綠野正未多讓以視今之爲顯官者其子若弟膏粱坐佚紈袴翩翩睥睨而視旁若無人當復何如然則公之心氣愈平而福澤愈長也世之爲大夫者其爲榮者在此乎抑在彼乎聞公之功誦公之言亦可以興是爲敘道光丙午重陽後一日

閣巷陳氏清穎一源集敘

清蔡敏遜啓

言爲心聲而歌以永言詩也者實昉於虞廷之教胄而爲後世詒謀之祖者也但自古迄今

作者類皆傑出專門名家世難繼起卽問如魏之諸曹晉之二陸以及唐宋之五王三蘇父子兄弟方軌一門更相詠歌已曠千古又孰有慧業代生延緜接踵此唱彼吟編成家集如陳氏之清穎一源者乎陳子古農先生爲予晚年契友一日出其祖遺家編詩集見示方謀重刻而問序於予一讀之見其中或風流優雅穆然有遠神者或沈鬱蒼茫超然有高致者薪傳一脈異曲同工大率不離夫直而溫寬而栗而出於性情之正者近是一人爲之開其先數十人爲之繼其後一人爲一家之言數十人各爲一家之言而此數十家之言仍不殊乎一人一家之言之旨則雖家法相承淵源有自而天地清淑之氣鍾毓不窮伊古以來曾不數觀第家藏舊版僅存殘缺茲再付梓空白頗多然舉一斑以概全豹正不止得什一於千百也又何恨乎珠玉之沈闇哉將見剗剗告成子姓奉爲津梁士流借作模楷是集也謂之垂裕後昆有關家教也可謂之樹厥風聲有關世教也可道光五年仲春



瑞安文徵卷三目錄 內編三

周易擇言序 原書卷首

清項傳梅 一

尺硯樓畫本自敘 尺硯樓文鈔

清周國琛 二

崑譜序 同上

清周國琛 二

國海軼聞甲集序 遜學齋文鈔

清孫衣言 三

竹園類輯後序 本書卷首

清朱鼎 四

香雪閣詩鈔序 宋氏錄本

清孫鏘鳴 四

仁壽堂小題課鈔序 原書卷首

清孫鏘鳴 五

禮記集解序 本書卷首

清孫鏘鳴 五

大玉山館今體詩鈔序 原書卷首

清孫鏘鳴 六

曾小石詩鈔序 原書卷首

清孫鏘鳴 七

一粟軒詩文集序 原書卷首

清孫鏘鳴 七

竹窗吟稿序 清露堂文鈔

清胡玠 八



六吉齋詩鈔序同上

黃素一大令雲江督戰圖序同上

李養一先生詩集序原書卷首

習琴記言序本書卷首

寄廬詞存序原書卷首

邱氏節義流芳錄序原書卷首

周禮正義序述林

尙書駢枝序同上

古籀拾遺序同上

六歷甄微序同上

禮政要序同上

墨子問詁序同上

永嘉郡記集本序同上

溫州經籍志序例同上

治安芻議序池氏錄本

花信樓文集序張氏藉經樓錄本

花信樓詞存序原書卷首

十國春秋樂府序原書卷首

湫溲齋吟草序原書卷首

中國通史自序飲水齋文集

諸子通誼自序同上

中國哲學史自序同上

欠泉庵文集同上

報國錄序同上

東甌采風小樂府引原書卷首

項氏祀田錄後序項氏本錄

瑞安詩徵

清胡玠 八

清胡玠 九

清黃體芳 十

清黃體芳 十一

清胡焯 十一

清張成祐 十二

清孫詒讓 十三至十五

清孫詒讓 十五

清孫詒讓 十六

清孫詒讓 十七

清孫詒讓 十八

清孫詒讓 十九

清孫詒讓 二十

清孫詒讓 二二

清黃紹第 二五

清王嶽崧 二五

清王嶽崧 二七

清王嶽崧 二七

清王嶽崧 二八

民國陳敵宸 二九

民國陳敵宸 三十

民國陳敵宸 三一

民國陳敵宸 三二

民國陳敵宸 三三

清洪炳文 三四

清項芳蒨 三五



王星垣先生詩集序 補學齋文續鈔

清胡調元 三五

說文部首纂要序 本書卷首

清周宗翰 三六

寄學速成法序 本書卷首

清林文潛 三七

注釋讀史方輿紀要序引

清李式揆 三七

欠泉庵文集序 本書卷首

民國池志激 三八

史讀攷異自序 文淵學報

民國張 桐 三九

東甌本草自序 李氏錄本

民國李 芑 四十

陳介石先生遺書序

民國林 損 四十

仙巖山志序 傳錄本

民國項 驥 四一

瑞安文徵卷三

內編三

周易擇言序

清 項傳梅

瑞安人民聚族而居其生齒最繁世系最久代有士行者惟吾宗與鮑氏兩族而已他姓皆其後起者吾宗自五代至今世不乏文士鮑之先有襄陽大守者功德施於民仕績爛然雖著作散佚不多觀然觀其所設施經術吏治概可想見以是傳諸後人故其子孫類皆賢明能文章而雲樓先生於襄陽之裔尤為翹楚焉先生幼負異稟讀書十行俱下研精義象若有先覺為文攻苦不汲汲於時尚將以政事文學繩其祖武而高才蹇遇十赴省闈不第嘉慶壬申歲貢成均從先生者衆先生益自奮日以易義誘掖及門反覆於陰陽消長之理洞徹乎吉凶悔吝之原雖至愚且鈍者無不得解以去於是先生之道益重望益尊成廟紀元之歲先生年五十始舉於鄉知與不知咸領手慶得人卒困於禮闈居都門數載國家貢舉之例有以鄉榜三科大挑分用為邑令廣文者先生應選無所得始浩然有歸志時甌人之寓都者永嘉夏仙槎張磬菴暨吾弟兄山同試春官被放促先生歸過武林余方以事羈省垣



借遊吳山泛舟西湖詩酒流連先生神明未衰也歸里後益講學不輟鄉校聚星書院  
講席動必以禮少長彬彬鶴湖鹿洞之規不是過也先是邑人許將軍樂山與先生兒女戚  
將軍開府閩中以禮聘先生入幕先生往就之爲之脩戎改革弊章汰冗卒舉滯員條上水  
利三議兵法五要當事採用閩人至今嘖嘖稱之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獨於易性命相  
依一身之出處遇事之疑難一一卜之於易白髮危坐風雨一編手丹鉛不倦參匯諸家易  
說不斷斷於漢宋門戶注易解六卷名曰周易擇言甫竟而先生遽歸道山噫可傷矣先生  
所書藏於邑人士索觀弗獲辛酉之秋昆匪肆逆竄擾章安居民紛逸聞先生已於十載前  
焚香占易預知之遺言於家第不敢以臆說惑世顯暴於簡編自同於推測之術耳先生之  
寡媳余族女也習聞先生之訓恕棄家室獨攜此書遠遯坐臥與偕寇退始返余聞而嘉之  
先生往矣孀媳孤孫顛揚未逮余大懼先生之業將久而就湮也亟爲躬任厥貲付諸剞劂  
以存鄉先達之澤以成賢女之志以快邑人士索觀者之心易之精蘊余烏足以知之第其  
沉埋案篋展轉道途幾有以文字干造物之忌者而潛德之光卒免於白蠹紅羊之劫未始  
非先生之靈之有以呵護之也刊成爰跋數言於其後云同治三年

尺硯樓畫本自敘

清周國琛

世俗見優伶爲古忠義英雄之氣概則喝采曰如畫爲古才人美女之風流則喝采曰如畫  
卽爲神仙釋道未經人見之衣冠面貌則亦喝采曰如畫如畫夫優伶者安知古人之氣概  
風流衣冠面貌必如何而始肖觀優伶者亦安從識古忠義英雄才人美女與夫神仙釋道  
之本來面目究竟如何而不啻各有其確乎不易者於其心目之間至於曠世若相遇焉而  
又不敢謂如見其人而第形容曰如畫甚矣畫像之爲裨于古人匪淺眇也攷昔劉道醇名  
畫評分六門以人物爲第一門鄧椿畫記八目亦以仙佛鬼神人物爲第一第二目蓋人物  
之見重於畫家匪今斯然矣余嘗謂天壤間不朽之人之事其最易以傳播於無窮者傳奇  
之功尤鉅而圖像次之如曲端之寃與武穆之獄相先後也而後世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武  
穆而不知曲端張經沈鍊之忠與椒山之節相伯仲也而今日僻壤荒陬靡不知有椒山而  
不知張沈諸如此類指不勝屈謂非武穆椒山之著於傳奇而曲端張沈輩之概見於院  
本之故歟圖像亦然彼關壯繆郭汾陽千古一人家墜戶續者無論已降若雲臺名將麟閣  
勳臣以及飲中八仙瀛洲學士凡列諸屏風畫之團扇者百世而下牛背歌童豆棚談叟亦



每每能道其姓名此唐宋以來名流碩彥所以往往自爲像讚也余生也晚無可以尙友古人者亦於古人所傳諸詩書像讚中想象其爲古人而已無異觀劇者見髣髴乎古人之狀而嘖嘖然讚爲如畫也余生平無他嗜好一則聞曲中之古人輒退而習其聲一則見圖上之古人輒坐而摹其影然而操小海音爲大江唱恐適以唐突古人也爰取晚笑堂芥子園數帙暇日摹撫集腋成裘其道學釋老二家匪中心所實獲者頗復以意爲去取其傳記亦或詳或略唯視吾意興之所至匪敢謂有功於古人也亦庶幾傀儡場中使寓目者如見古忠義英雄之氣概古才人美女之風流與夫神仙釋道之衣冠面貌斯已耳至謂如肉譜如五總龜如人物志則吾豈敢則吾豈敢

崐譜序

清周國琛

人問蓮仙近日作何消遣答曰唱曲問唱有時乎曰坐也唱立也唱睡也唱問所唱何曲學生時唱生曲學旦時唱旦曲學淨丑時唱淨丑曲然則先生將爲生乎爲旦乎抑爲淨丑乎答曰天賦我以五官皆備之軀而又寵我以四民最貴之業記自束髮受書冠儒冠服儒服青燈黃卷數十年於茲矣夫孰謂吾匪生也者燕居言笑不苟守身如玉庸得謂之非旦乎

哉然而見不平則髮俄上衝歎時命則毗常怒裂豪情俠氣激越萬端是又淨身分也然而俗客至門條而搥床嫚罵貴人在坐有時戟指挪揄浪氣嘻聲顛倒一世是又丑脚色也知我者以我爲生爲旦我固生旦也不知我者以我爲淨爲丑我亦淨丑也大造之生此芸芸也使祇有生旦而絕無淨丑則不成爲大造我猶大造所造之人使我亦第能爲生爲旦而不偶爲淨爲丑則我之力量不及大造遠矣且我自以爲生爲旦而人竊疑我爲淨爲丑可奈何我始念亦悉必爲生爲旦而吾晚節不覺爲淨爲丑可奈何且我現世真已爲生爲旦而吾來世轉身不免爲淨爲丑又將奈何况我終不能離此芸芸者超然獨處於亡何有之鄉則自少而壯而老無日不有此若生若旦若淨若丑者與接與構亦無往不有此若生若旦若淨若丑者繫我爲眷屬爲友生我不恤隨其人之爲生爲旦爲淨爲丑化百千萬億之聲口以應之又何恤幻爲百千萬億之聲口以肖之旣爲百千萬億之聲口以肖之而吾之究竟是生是旦是淨是丑我且不自揆位置之應居何等也語竟其人謝不敏曰是唯先生有此消遣法適是冊成卽書以爲序

甌海軼聞甲集序

清孫衣言



同治戊辰之春再至京師頗思蒐採鄉邦軼事史志所未詳者隨時輯錄以補國聞之缺因思自古以來盛衰治亂之機無不因乎學術至於一州一邑其人心之邪正風俗之厚薄人材之衆寡莫不於學術見之然則學術者鄉邦之大事也吾溫李唐以前士大夫以文藝行治著者史曠不書至有宋仁宗時博士周公右丞許公左史給諫二劉公與同志之士十人始自奮於海濱北游太學得列程呂氏之門永嘉之學於是萌芽其後文肅鄭公初仕黃巖請業於隱君子溫節徐先生庭筠溫節實傳安定胡氏之學所謂經義治事者也文肅既歸授之鄉後進於是文節文憲二薛公文節陳公文懿蔡公文定葉公相繼並起皆守胡氏家法務通經以致之用所謂經制之學也文節陳公嘗為瑞安學記曰五經皆有師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佗師受業歲時會於學少者拜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衆人切磋言之文定為溫州學記曰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先鄭承於後也必彌綸以迪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蓋二公之論吾鄉之學其本末可見者如此而其同時相先後如少南陳公竹軒林公忠文王公忠簡張公忠文徐公亡慮一二十人初未嘗以師授講學自立門戶而其功業氣節之盛皆卓然無愧於孔孟之徒蓋

學術之正其効見於人心風俗而蔚為人才者又如此此聖人之經所以為有用也其後南豐劉壘起潛本文定論學之指敘列永嘉諸儒淵源授受之緒以鄭氏為本師蓋胡氏之學為有宋一代人才所由盛鄭氏之學又吾溫人才所由盛也要之皆以通經為本今國家功德之隆施澤之厚度越漢唐遠非宋氏所及獨學術繳繞褊隘似有遜焉咸豐同治以來削平大盜撫納遠人一時材能之士因事會以就功名遽欲任其私智以治天下其意以為古人之法不可復施於今顧反誅於奇邪怪誕之術趨和風靡舉世騷然未知所屆而言六藝者乃徒驚於文字之末器數之微以自弊其聰明材力之所能為一旦試之於事則謂是非得失之切於一身者猶未能決其所從又何以與於天下之事哉故嘗謂今日之務以學術為急尤以胡氏為切要而永嘉之學實為胡氏一家言衣言幸生諸先生後讀其遺書竊有志焉因輯其遺事都為一書上起皇祐豪傑之始興也下逮國朝火薪之相接也而於乾淳諸老言之尤詳庶幾後之學者知當時人心風俗之美由於學術之正而人才由是出焉然則予之區區為此亦豈徒一州一邑之事而已哉光緒丙戌書於城北寓廬

竹園類輯後序

清朱鼎



城南某竹書院先六世伯祖默齋公講學之所公門牆極盛鄉先達林公青雲林公上梓皆著錄稱弟子先六世祖范庵府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受業最久國初人才蔚起士之以文藝鳴者羣從事於高華綺麗一途公獨潛心理學篤信程朱闡發微言羽翼經傳著有四書知新講文詳說三十卷篇帙浩繁未及梓已梓者竹園類輯十卷太極圖說二卷公晚年以明經就銓授處州宣平司訓有宣庠遺鐸一書宣人士獨能道之鄉人未及見也今去公之時二百餘年類輯淺說兩書盡簡殘脫十存四五昔先君在時屢欲補板印行以廣流傳而有志未逮諄諄以命鼎兄弟鼎不幸先父先兄相繼見背抱恨終天願命遺命不敢忘謹將類輯一書先補缺板八十二頁為字二萬五千零用誌先業於弗墜先人志也刊成附誌數語於末淺說遺板失倍於存蒐補之責弗敢辭謹以俟之異日同治十二年癸酉仲夏月香雪閣詩鈔叙

清孫鏘鳴

余始甲午歲讀書邑西門之薛氏舍與仁山先生居相隣先生性博雅好古圖書金石羅列左右而尤嗜為詩家有香雪閣枕陶峯之麓而築焉面臨大江几席之內雲物萬狀晦冥晝夜之變態魚龍風雨之怒號與夫閩商海賈帆船之相與出沒而往來南望隔岸諸山回翔

邐迤遠與天際余每愛其登臨觀覽之樂故一月中率常三四至而至則先生盎然喜出杯酒相對縱談古今事常燭跋不令去比來游京師四載矣獨居無事忽忽喪輿出則車輪馬足黃塵眯人回憶故鄉山水若夢若寐而曩時文酒觴詠流連之地舊游國鷺每欲一訊之未得也今年夏先生郵寄其香雪閣詩鈔命余為序夫余何足以知詩然竊喜向者放自騁懷之所在者徘徊想像於四千里外今乃於先生之詩恍乎遇之若夫詩之奇章秀句陶寫性情不規規於昔人派別之說而自有會乎風雅之旨則覽者能自得之不復贅焉

嶺南已見鄉  
籍門集部

編者案仁  
山徐姓名

仁壽堂小題課鈔序

清孫鏘鳴

望溪方子嘗言儒者之學其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既已為之則其道亦不可以苟誠以經義之體代聖人賢人立言術雖淺而所託者高其為之也必義與法兩盡苟焉從事亦豈儒者口口哉茲汀阮君以吳中名諸生來丞吾瑞口口其中間攝縣事五閱月其所措注興革慨然有志於民事是不苟於為吏者也今又出少所為小題文數十百篇示余理正而詞達法密而氣清確乎先正軌則亦豈苟於為文者哉夫世



固有不苟於爲文而苟於爲吏者矣况丞之爲官自唐以來輒有所謂余不負丞丞喜負余者君顧不自薄而事事求盡其心以施於民今將擢司馬以去本其不苟於爲文之心益不苟於爲吏必卓然大有所立而無負於儒者之所以爲學矣昔歐陽公道徳文章爲世宗匠獨喜爲人言吏事以爲文藝祇以潤身吏能則可及物既論定君之文而復舉方子之言曰□□益自勉於無已也遂書以序其文云同治庚午十一月

禮記集解序

孫鏘鳴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樸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爲浩瀚未易徧觀自元雪莊陳氏集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據多疎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饜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研精覃思於書無所不窺旁涉天官地輿鍾律歷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嘗禮記集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雁湖几山先生屢謀鈔版而未果咸豐癸丑某自粵右歸被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則朱墨雜揉塗乙紛糾蓋稿雖屢易而增改尙多其間剪紙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

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讎勘駁正之說剖記於簡端者幾滿遂爲之參互攷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六月開雕中更寇亂迄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費鳩工藉同人之力爲多夫禮四十九篇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雜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一於是訓詁家紛紛聚訟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其繁蕪撥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爲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先生易簪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藁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清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也

太玉山館今體詩鈔序

孫鏘鳴

永嘉之會爲吾郡望族其先嘗顯宦往時臺榭花木之勝甲於一方家族姻黨歲時聚會觴詠鼓歌輿服雍容閑雅甚都恍然承平故態也獨子璘曼琴兩君皆窮而工詩子璘天資神悟博極羣書其爲詩學李太白黃山谷而汪洋恣肆放乎繩尺之外高才逸氣傲睨一世詩



愈富而境愈窮年裁逾五十而死死且無子曼琴則誠篤溫克言笑不苟詩不多作而性情真至如其爲人舉道光乙酉拔萃科卒亦無所遇者而授徒於怡園兩君既歿其從父竹史先生檢得其遺詩屬余兄琴西選定之子璘之詩幾五六千首猶有散佚未見者其富如此余兄痛爲刪存尙得三四百首近體居十之九曼琴詩既不多又不盡留稿故僅有存者然亦足以傳曼琴矣竹翁將謀鐫板而遽下世哲嗣秋帽復集贊合刻之而以其尊人所遺雜著數首附焉竹翁留意文獻凡吾郡之善詩書畫者雖殘縑斷簡皆藏弄唯謹況其爲一家之集哉秋帽善承先志尤可敬也子璘負詩名甚盛余恨不及與之游而曼琴當咸豐三十年間與余相聚於怡園最久深服其踐履篤實勤學好善無愧於古之賢者詩尙不足爲曼琴重也竹翁父子間余亦雅修紀羣之好故樂斯刻之成爲題數語於卷端然而俛仰昔游不能無宿草之感矣同治庚午六月

曾小石詩鈔序

孫鏘鳴

吾友小石與余齊年生先後纔兩日故吾二人稱總角交小石家松臺山下有林亭池沼之塗所謂怡園也余每詣郡未嘗不排闥直入相與賞花觀魚爲樂小石無裘馬游閑之好而

獨嗜劇飲少時學爲小詩輒麗雅可誦所藏弄古金石法書名畫文籍頗富小石尤善觀書率夜踰丙不臥咸豐初余自粵西歸聞出其所爲無題詩十首端陽坐雨感賦四首見示情詞悱惻余喜其深得風騷之旨而又怪其當壯盛之歲富文史之娛而乃鬱伊善感佗際無聊無乃非進德養福之方蓋小石天性肫摯時連歲遭弟妹喪怙恃早失同氣又羣年四十膝下孑然僅一女家事填委漫無嘗省先世豐沃之規日見侵削門戶冷熱異人情嚮背隨之是以身世之感百端茫茫交集興寄所至遂不自知其哀怨之極歟未幾鄰部寇警挈家浮海歷明越甌寓吳門者一年山川登覽奇勝在胸筆力奔赴詩愈工而境愈窮歸不三四年遂資志以歿歿又無子吁可慨已小石素彊健過余性好善樂施予於三族尤有恩自其先世已然此於法當得大年美報而竟如此尤不可解也然使小石酣豢於紈袴之中富厚佚樂終其身亦不過數十寒暑奄然與草木同腐耳孰若使之更涉憂患困無所之乃益勤心於文字以求自見於後世古賢人畸士往往出此今雖起小石而問之亦必不願以此易彼也是可無恨於吾小石也已今其女夫葉蓉樓將刻其遺詩屬余編定之刻既成請序於余并以小石葬期告余將謀爲銘幽之文以授其家人而事迹不可得詳乃爲撮其平生大



略及我兩人游好之舊序諸簡端用誌余哀且使後世之有以知我小石也同治庚午十二月

一粟軒詩文集敘

孫鏘鳴

某未冠時輒聞石芝鮑先生以詩文鳴甌閩間隱居授徒毫而篤於學吾郡稱老師宿儒者未之或先私心慕之願自以年少學淺未敢脩贊求見於門下而傾倒於先生者則未嘗一日忘也歲壬寅自京師歸始謁先生於龍湖書院年八十餘矣視聽不衰從容善談論嬰鍊如五六十時益心異焉一日過余於陳氏寓出所著一粟軒詩鈔見示並命為之序某受而讀之竊謂先生之詩靈機內運煅鍊自然質直之旨雅近香山古淡之音直追韋孟而其胸次浩然性情篤厚未嘗有感時嫉俗之言與夫憂老傷貧之意蓋先生志潔而行芳質樸而學茂修道養壽翛然名利之外故發而為詩冲融淡妙其拔出塵俗不可以道里計也譚陋如某何能贊一詞於簡末然先生數函書來京師督序甚急其又敢辭因就平昔傾倒之私心及管窺於先生之詩者敘其梗概以質之先生尤望先生之進而教之則某之厚幸夫道光丙午閏夏月

竹窗吟藁序

胡玠桂撰

明經鄭以笙先生予中表親詩人雪圃翁之嗣葦田君之先人邑之隱君子也隱於詩隱於酒而實隱於狂祖籍樂成雪圃公有著作為儀徵相國輯入浙江詩存海內知名久矣先生幼稟異質承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工於詩鄉里羨之以為不啻瓊之有頰俊之有瞻焉性狷介不妄取與世居邑之城南風雨數椽糝食不給澹如也癖嗜酒每興酣耳熱脫帽散髮仰天嗚嗚情之所至發為詩歌為莊語為豔詞為悲憤不平之感為詭怪不經之談擲筆長嘯自樂其樂人咸以狂目之先生亦自以為狂而不辭嗚呼以先生為狂其所謂不狂者何人耶以先生為不狂其所謂狂者又何人耶予生也晚不獲親炙於先生然嘗聆先生長者言耳熟讜論丰采舊矣今秋葦田出先生所著竹窗吟稿以示既受而讀之詩不及百首而清新俊逸諸體具備悅心迷目如遊五都之市如觀八陣之圖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為人嗟夫若先生者其果可以謂之狂耶其果可以謂之不狂耶且余聞先生日事吟詠隨作隨棄不自珍惜此皆葦田於斷箱零篋中檢索故紙而得之積錄成帙不足則以雪圃公之贖稿冠於卷首末復以己之近作附焉善乎范喬泣硯識祖德於不忘賈至賦詩紹家聲於不



墜夫以先生之才之品得雪圃公以開其先復得葦田以繼其後風雅一門裒然成集予特怪夫議先生者之不知分量也以是爲先生解嘲先生有知又當爲拍掌狂叫浮一大白也

六吉齋詩鈔序

胡玠

余年五六歲侍庭訓讀四子書先君爲講說大意間有他說非古註所有者必曰此吾師余月莊夫子所聞於雲樓鮑先生之說也他日讀經復然意謂先生必古之人歟稍長就傳於城南萬氏衡宇相對見有黃髮駘背者目奕奕有稜步履迂緩竊詢之隣人曰鮑先生也爲之驚且喜急趨揖之先生顧勞以溫語自顧童駮未敢以疑義進質也不數年先生歸道山爲之悵然甲辰歲余就婚於項氏先生之長嗣石帆上舍先予十餘年亦婚於項氏兩閩人從兄弟也又數年余徙居城南與鮑氏隣時與石帆相過從始得讀先生遺書益懽然於先生之品之學爲不可幾及也先生幼負絕人姿長益肆力於書籍上自天文地理兵刑律歷下逮方技家言旁涉詩古文辭靡不討索淵源窮其所至尤工制舉業弱冠補弟子員試卽冠其曹年未四十貢成均願以文過峻屢躓於棘闈辛己歲登賢書先生且頽然老矣一黜於春官鍵戶爲著書計同里許樂山元戎其戚也以重幣聘爲書記先生以戚不獲辭初任

浙寧鎮軍再任閩提軍先生咸在幕有舟山兵制北直水利諸議當道趨之陶雪汀孫平叔兩制軍折節與交先生於公事外無私謁也晚益遠於易著周易擇言六卷洋洋數十萬言明白曉暢爲初學指迷艱於賞不及刊蓋先生至是年益高從學者益衆遇乃益窮次子小樓上舍文名冠邑中先生所極愛者先卒哭之慟石帆後先生病失心僅一子病瘵先後卒先生遂無後嗚呼天何待先生之酷也所謂造物者誠可知不可知耶外舅項若垞先生篤行好善喜網羅散佚讀周易擇言喜其精核慨任剗剗資先生之書於是乎傳兩內弟櫬谷栗亭篤善如先人復取先生六吉齋詩鈔盤爲五卷爲之梓行六吉齋者先生卜卦得謙爻所取齋名也先生之詩於是乎傳嗚呼先生何德於項氏而一生心血藏而不化者得項氏以發其潛未始非先生之靈之有以歆感之也且安知阨於身不昌於世後人之祖述之者不且什伯於賢子孫也先生往矣余月莊太夫子亦無後人品學行與先生相伯仲今遂無知之者窮鄉僻壤荒江敗屋中好學深思之士老死不知名者何限顧安得盡如項氏喬梓之篤行好善爲表白而存留之也噫

黃素一太令雲江督戰圖序

胡玠



今皇上登極之元年粵寇陷浙東西十一郡之巍然無恙者獨溫郡與三衢耳衢居浙之中  
溫居浙之南皆入閩之咽喉而為寇所必爭者顧衢以大帥駐防援兵雲集積歲積月師連  
不解衢之守益固而寇亦從此憊矣乃移其不得志於衢者思獲利於溫而溫郡土匪之竄  
寇中者遂勾之來夏四月越衢境由括之青田直趨溫州陣於太平嶺時前西安鎮總兵四  
川秦公西北宿將也方以勁兵駐城中開城與角軍容嚴整寇不敢逼於是抹郡城而過趨  
榕溪由間道襲瑞之桐嶺逕撲瑞城瑞令遼東黃公下車甫三月公固自衢之龍遊移守斯  
土者習寇情聞警即偕署副將黃公勒兵登陴縱觀久之謂黃曰寇多而不整且遠來疲敝  
道路不習急擊之不失黃亦健將聞公語遽啓邑之北門率健兒數百以出直搏寇而閩舟  
師之駐於飛雲江者聞安副將吳公統之聞城中兵且出急應兵登陸邀擊於江口城中士  
民勇氣百倍不及門縋城而下者千餘人近鄉之團丁赴援者亦至環而蹙之奮呼動天地  
寇急退已殲過半矣其創重之枕藉於道者復不可勝計跳而免者不及千人自是而寇遂  
不敢復窺瑞安矣斯役也戰功以黃吳兩副戎為最然使公稍贍願退怯焉其不為所乘者  
幾希矣捷聞黃吳以總兵洊擢而公願以廉直失上官指解任去公處之怡然邑之民德公

不能志繪斯圖以贖公之行功不肖從邑人後謹拜手而為之贊曰江旗電掣社鼓雷奔腥  
風朝慄陣雲晝昏鬩鏢是翁視賊如蟻登高一呼躍然而起金危引滿酌爾三軍殄此醜虜  
無縱妖氛軍士曰喏鼓刀赴敵驚鳥號弦哀猿鳴鏑一戰而勝凱歌權迎游魂殘息目駭神  
驚公不言賞賞亦弗及士以才黜女以色嫉峴山蒼蒼雲江湯湯公澤在人山高水長誰為  
鷄口誰為牛後千百萬年斯圖不朽

李養一先生詩集序

黃體芳

國朝文學之盛發源於康熙衆匯於乾隆而推衍於嘉道之間余嘗論武進李申者先生可  
謂通儒矣先生弱冠及虛抱經之門生平交游皆一時名士若顧氏廣圻劉氏逢祿胡氏承  
洪莊氏綬甲覃精經術校正古書周氏濟毛氏嶽生洪氏飴孫爵孫耽研史籍董氏祐誠羅  
氏士琳旁綜算數徐氏松博考方輿魏氏源包氏世臣又復練習憲章推求利病窮經世之  
務先生周旋其間各以所學互相質證諸家專門絕業述作孜孜精詣鴻裁時鈔儔匹其兼  
資博采不名一家負兼人之才有具體之實治為循吏教為名師殆非先生莫與屬也先生  
妙析文理選集駢體自秦迄隋若與近世古文辭家宗旨殊異然尋繹緒論於桐城姚氏學



行景仰不遑自居私淑蓋其爲學博而知要源流變遷之故辨之最悉而本末條貫之理又體之最真非夫專己自炫之徒爭門戶驚聲譽者所得喻也養一齋文集二十四卷皆歿後門弟子所蒐輯首賦及詩而附以詩餘凡四卷著做文選編次之例近年常州重刻本始載出之先生曾孫陽乞余爲別刻乃以賦二首詩餘三十餘首並附於詩後題曰養一先生詩集俾與文集並行焉其詩溫雅冲適多見道之言余聞先生之教人也不勸之學詩病其無實今觀集中率係酬應之作先生固非敝精力爲詩者抑余之刻此詩亦豈謂藉詩以傳先生哉今江蘇學術視乾隆嘉道間稍衰替矣江陰暨陽書院先生撰杖都講所也當日訓誥詞章天算地輿之學因材而就濟濟如林自余視學下車詢訪高第弟子則亦零落鮮有存者比方錄先生及江蘇諸先哲遺文佚事上之史館復於江陰別建經古書院思得如先生其人者指授術藝陶冶士林徐進之本原之學以備他日國家之用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此尤余敍先生詩而低徊不能置者也光緒八年敍於江陰學署

習學記言序目敍

黃體芳

吾師孫太僕先生最屢膺於鄉先正水心葉公體芳昔在左右或語及經濟文章必爲言水

心水心文集別集先生既先後刊之其習學記言五十卷亦頗已散失而先生及體芳處各有繕本則此事屬之於體芳比體芳視學江蘇欲刊是書謀得他本校之舛謬尤甚乃求觀先生藏本具皆先生所自校毛髮差失無不辨者於是體芳更循讀一過以光緒十年五月付刊十二月刊成竊附已意以告世之讀是書者曰水心之書其說經不同於漢人而其於宋亦蘇子瞻之流要其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也其爲一時憤激之言而不可以轉相師述者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淺陋之屬四庫提要舉之而近世鄉先輩黃薇香明經爲葉氏經學辨於其駁曾子子思孟子皆頗議其誣而推見其所以言之故具在傲居集中體芳以爲水心之才之識最長於論史事以其論史之才之識而論諸子而又論經豈能無偏然較之空言無實者相去蓋不啻萬萬焉若夫後人之議水心者曰水心誠爲賢而有幹濟而奚宜附姦臣用兵也夫宋史固言每疏求審力辭草詔適不附姦臣矣而又惜其不能極力諫止彼韓侂胄爲可諫者耶且其以適爲何如人也適之初見帝所謂大事者無過於復讎而其一生之材力卽未嘗不營營於斯夫太息流涕而請爲者一旦爲之而又太息流涕而請止此乃何人者乎且何以見開禧之必不可爲而侂胄必不可與之用兵也哉孔子之爲東周也



不忍於佛胥方斯而論則孔子何心而古之天下乃有一旅中興者君子於此則惜乎  
宋於此時不以全力付適耳苟以全力付適則行其所謂實政實惠及其所謂四難五不可  
而庶幾乎改弱而就彊既不能強而策其至險至危以求朝廷一日之緩斯亦可悲矣然而  
衆敗之餘假區區之權猶足以馘滁和之賊綏江淮之民而盛行其堡塢之法焉適亦可謂  
不負所言哉天下之論莫慘乎其然以願終吾不知開禧之兵胡爲萬口一聲以爲亂謀  
而不復念天下之有才如適者也是書史學二十五卷往往得水心經濟所在而其論唐史  
諸條陳古刺今尤有殷鑒夏后之意蓋朱子曰永嘉之學偏重事功獨疑水心止齋數人者  
偏於斯耳若務以事功爲不足重則國家安賴此臣子且所謂民胞物與者果何爲者乎體  
芳願與讀是書者論之矣光緒十一年九月

寄廬詞存敘

胡澹

僕少壯嘗十至西湖登高望錢武肅王故壘慨然發思古之情杯殘炙冷忽忽白頭已未夏  
江都錢子奇大令以名孝廉來宰吾邦廉敏得邑人心去之日遂咸踵郡乞留大吏廉其賢  
如所請公餘之暇出詠懷詩索和僕偕家弟桂樵酬答至十數疊僕論詩以不染靡靡之習  
爲此琴前花外風調腰章手版間遇之絕少今春復以所著寄廬詞存見示並索序展誦之  
則見每當柳晨梅夕弔古傷今與夫天時晦朔友朋聚散山川變易有所得卽傳之詞何寄  
情之深且遠也顧大令之情無乎寄無乎不寄於無可寄之中寄情其所寄尤深遠僅於格  
調求之無當也卽格調亦實與有宋詞人相頡頏無後代詞家淫哇氣習必傳無疑僕敢妄  
爲之序哉獨念大令爲武肅王後武肅當五季時海內摧殘而錢氏父子能世保其土無兵  
燹患迄年垂七百餘章安附錢唐國賴侯障之側聞江上氛惡大攻戰炮樓臺化爲灰土僕  
與大令歌詩上下其間意徘徊若未能已酒酣耳熱更摩撫集中悲金陵諸作胸次間益無  
復昔日西湖景象急邀桂樵挑燈對誦恍然如案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悲涼不忍竟也可勝  
慨哉可勝慨哉

邱氏節義流芳錄序

張成祐 祝延

古來艱貞之行獨行其是不求表諒於當時而幽光潛德積久彌彰唯其精神蟠際乎宇宙  
不可磨滅故也後之人且作爲詩歌傳贊誌景仰於勿諉而況身承世德者能無遠慕哉邑  
節孝邱母曹太孺人故太學傑齋之母今茂才篤平國學頌平王母也孝廉蔡小琴嘗爲之



事略余記其梗概所言母自年十九歸天保公生傑齋甫九月而寡姑老家貧不可名狀期功強近又乏助援事姑撫子仗茹冰飲藥以大其家五十餘年中無事不令人起敬尤難者所生母復窮獨母兼任侍養至喪葬立繼力舉靡遺然則母在邱氏以婦肩子父之任在曹氏仍以嫁女爲親子隻身窮瘡振兩姓門戶非有揮戈返日之功其曷濟哉夫倉猝殉夫與風霜爭烈事非易也而或溺於恩情不暇籌大局身後豈無遺恨母從容濟險立綱常而完性分足以愧鬚眉碌碌之軀矣昔嬰白皆國士其爲趙氏謀亦曰死事易立孤難所謂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母能之矣邑人士前爲請旌如例徵詩已成帙今之小春之月爲尊大父母誕辰齊齡百歲而令先君亦值八旬之古算也地下陽回人間不朽爰集賓戚荐酒醴補生前舞綵之心此賢孫子誠於追孝事亡如存不得以禮典所無者繩之且樂爲晉觴而肅拜焉母之德其振古如新哉若欲詳其行有蔡君之事略在

周禮正義叙

孫詒讓

粵昔周公繼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

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累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淪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攷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闕章緝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太史歲年通略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粗獷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凡定而手那之哉其闕意眇指通關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閨閣之昵戚隸於治官官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預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廷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擅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太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



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間若會四支百脈而達於旬無或擁閔而弗覺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主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暨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善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率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卽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徒於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負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於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太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太史藏其副武成康既歿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遵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抱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他如朝事之義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漸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

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間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庶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斥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品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漚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凡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瘠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詞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佐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詐李林甫託之以修大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杜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飭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亦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二閱覽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鼓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顛而方趾橫目而直幹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婚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則



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蒸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洪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教拊搏無當於鏗鎗之韻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閑意眇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暨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甘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遷契善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券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延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彙累載於經注徵義略有所悟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君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釋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草創於同治之季

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彙枯總理寫成一秩以就正然疏倍甚衆又多取錄近儒異義辨論滋繁私心未愜也繼復更張義例剝繁補闕念年以來稿草婁易最後彙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閑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乘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鈞稽而揚推也故略引其端不敢馳騁其說觀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孳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睠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陔隘而誦觚于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恨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期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願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藪幾何而不以爲己陳之芻狗乎旣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示彙揭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倘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閑意眇指理董而講貫之別爲



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且暮遇之者  
歟光緒二十五年八月

尙書駢枝敘

孫詒讓

自文字肇興而遠古語言得著於竹帛累字而成語累語而成辭馳騁其詞錯綜連屬以成  
文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者也語言則童蒙簡而成人繁悉愚樸而智慧文野鄙質而都  
邑雅夫文詞亦然有常也有雅也或簡而徑或繁而曲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常語恒崎於質  
期於詞約指明而已雅辭則詭名奧誼不越厥宗其體遂判然若濤吟之不可復合矣古記  
言之經莫尙於書自夫三科文立辭體攸殊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繁而難讀是豈  
如後世揚雄樊宗師之倫故爲艱深以難學子哉亦其辭有雅質則區以別耳大戴禮記保  
傳篇不云乎天子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而禮聘記又云  
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文雅之辭義至而後勿達  
雖古之良史猶或難之而可以晚近淺俗之辭例求之乎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體皆雅  
言也禮三朝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雅言主文不可以通於俗

雅訓觀古不可以概於今故春秋元命苞說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者  
春秋經則云元年春王正月此記事徵實之辭也書康誥則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此記言文雅之詞也釋詁之篇託始於初哉首基所以綜雅辭而明其義  
也惟詩亦然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誥之辭與雅頌多同大誥云天  
乘枕辭文致奧衍證以蕩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誕大明云天難誕斯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  
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指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弁若合符矣大雅思齊  
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奐然冰釋矣若茲之  
類殆不可以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爲  
詮釋其詰籍爲病不亦宜乎書自經秦火簡札殺亂今古文大師之所傳漢博士之所讀所  
謂隸古定者或以私札更易展轉傳授舛益孳漆書古文蓋多段藉如匪非率爲隸今多  
作正字其偶存者則皆誤釋爲輔者也文多作忒古文著心於文中今所傳鐘鼎款識咸如是今絕無忒字而有譌作寧  
者則因釋爲安而存其形似也其他文字殊異復數百事書之譌易無完札固不待八厄而  
然矣書有八厄見錢氏撰異說乾嘉經儒治尙書者如王西莊段若膺孫淵如莊葆琛諸家多精通雅詁而



王文簡述聞釋詞釋古文詞尤為究極微眇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誥輒苦其不能盡通連依  
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乃知昔之增益偵倒以為釋而綴累晦澁仍不可解  
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頃理董舊冊披蒙所私定與昔儒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而  
約舉古文詞之要略以示家塾子弟俾知雅詞達話自有焯然之通例可藉文字句讀以進  
求古經之大義儻有所津逮爾

古籀拾遺叙

清 孫詒讓

考讀金文之學蓋萌概於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書而祭統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  
之始漢許君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說字之始誠以制器  
為銘九能之選詞誼瑋奧同符經甄至其文字則又上通倉籀旁通雅故博稽精對為益無  
方然則宋元以來最錄款識之書雖復小學枝流抑亦秦漢經師之家法歟宋人所錄金文  
其書存者有呂大臨王楚王休王厚之諸家而以薛尚功鐘鼎款識為尤備然薛氏之指在  
于鑒別書法蓋猶未刊集帖之陋故其書摩勒頗精而采釋多繆以商周遺文而乃與晉唐  
隸草絮其甲乙其於證經說字之學庸有當乎我朝乾嘉以來經術道盛修學之儒研對篆

籀輒取證於經文儀徵阮文達公遂集諸家拓本廣續薛書南海吳中丞榮光箸筠清館金  
石錄亦以金文五卷冠首阮氏所錄既富又萃一時之方聞遠學以辨證其文字故其攷釋  
精瑋率可依據吳書釋文蓋龔禮部自珍所纂定自負其學為能冥合倉籀之指而鑿空馳  
繆幾乎陽承慶李陽冰之說然其孤文執誼偶窺局窄亦間合於證經說字終非薛氏所能  
及也詒讓束髮受經略識故訓嘗慨籀秦燔書別創小篆倉沮舊文寔用湮廢漢人掇拾散  
亡僅通四五壁經後出罕傳師讀新莽居攝甄豐校文書崇奇字而黜大篆甄豐所定六書一古  
文二奇字三篆文即  
小篆四左書五籀篆六鳥  
虫書而無大篆即其證也建武中興史籀十五篇書缺有間魏正始石經或依科斗之形以造古文

晉人校汲冢書以隸古定多怪詭不合六書蓋古文廢於秦籀缺於漢至魏晉而益微學者  
欲窺三代遺迹舍金文奚取哉端居諷字頗涉薛阮吳三家之書讀之展卷思誤每滋疑懣  
間用字書及他刻互相斟酌略有所悟輒依高邽王氏漢隸拾遺例為發疑正讀成書三卷  
自惟末學膚受不足以通古籀之原竊欲剗殘甄少附證經說字之學至於意必之論刊  
除未盡且僅據傳摩罕對墨本點畫漫缺或滋妄說世有好古文字如張敞顏游秦者倘能  
理而董之矣同治十一年余月



六麻甄微敘

清孫詒讓

黃帝顓頊夏殷周六家麻術漢時掌於史官民間亦有傳之者劉向傳洪範作五紀論頗著其說向子歆集七略亦載古麻總四家八十二卷演撰權輿備於是矣向又謂黃帝麻有四法顓頊夏殷並有二術漢末宋仲子亦集七麻以攷春秋朔蝕七麻者蓋六家之外兼及三統而所校夏周兩麻又各有二家是其時諸麻皆完具且復有別本可資校覈也然古術章莖疏闊才舉大端日蝕歲差缺焉未具加以疇人算士妒異黨同略涉舊文便相訾毀是以祖冲之排之於前僧一行詆之於後羲橈遺典幾爲射的良足愴已南北之亂典籍灰燼六家之文益多散佚故魏李業興稱殷麻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而術數亡缺修之各爲一卷然唐修隋志辨章經籍并錄亡書六家之目固已無載李氏所補亦復闕如至於唐宋而後議麻之士雖有援據蓋由輾轉徵引非見本書然其遺文乃時時見於他籍如李淳風注五經算術詳推周麻至朔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備列六家歲元斯皆確然可徵賈於求野他如諸史麻志及天官占驗之書所載亦頗具較略爰博爲鈞核甄其佚文別錄四分用相香補爲麻經一卷嘉平論元大明改法羣議取證多及六家開元大衍攷述尤隨或仰測天行

行遠符古象或別演新術舊論舊編今並疏通證明課其離合益以他書爲麻議一卷昔史遷年表斷自共和三五步驟元紀茫昧若僅憑積年則上推易舛輒考周麻譜牒漢麻世經自黃帝初元逮於秦亡列其年歲同異爲麻譜一卷斗憲淪失散見舊典如淮南書之顓頊術易緯之殷術周髀之周術並法數詳備足爲左論亦明綴其文略爲校覈爲麻微一卷漢唐治麻之家率有立法實相乘數究於九御率布分實使布策復考嘉定錢氏三統術鈐別演四分術鈐一卷總題曰六麻甄微近代通人如宣城梅氏元和李氏陽湖董氏皆治古麻並以六術久亡未能補述惟金山顧氏六麻通考甄綜略具而未能詳備今之所集雖復疏略而梗概略其推課無難用以存教授之初軌其於太初乾蒙蓋亦大略之椎輪增冰之積水也光緒初元歲在旃蒙大淵默壯月

周禮政要敘

孫詒讓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詭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辨舛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以自隘吾知其愴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尙



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坡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荐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原是亦綴學者之恥也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據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據揭古經以自張其虛憍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爾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尙衆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我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強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鼉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彙稟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光緒壬寅四月

墨子問詁自序

孫詒讓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辟無禮非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

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為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痛於僨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為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為乖盪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為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諸大賢皆深相排竿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敵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



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眇故脫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逼假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沉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創通涂徑多所誤正余昔事讎覽旁披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影鈔今藏杭州丁氏缺五卷大致與諸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藏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漏顧校又有季本傳錄又嘗得倭實歷間仿刻明牙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册附校異文附有采摭所算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指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雜檢攬舊校疑滯殊衆尋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墨子曰鴻烈問詁宋梁本淮南子及疑公讀讀問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違許學故遂用歸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晞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義鄉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人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即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偽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庫池之瀆召之邸即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即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即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憶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逐無罪人乎道路術徑逐即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即周禮蒼蒺氏之蒼今本逐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性地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蘇新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蘇即噓之籀文亦即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蘇新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脫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待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違迕它若經說篇之頌爲



蚺虎爲霍兵法諸篇之輟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桴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高脫之文舊校精確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致專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宜究其指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

永嘉郡記集本序

孫詒讓

永嘉郡記者劉宋鄭緝之所撰也時則距太寧郡府之開未盈百祀紬永初山川之記奄粹甘州鄭君以澹雅之才斐然有作吾鄉圖牒斯其權輿雖後陸任地理之鈔佚而無攷隋唐經籍之志闕而未錄然而劉玄靖之箋世說徵系牒于琅琊賈高陽之輯農術紀筮萌於竹箭諷古辨物咸資取證是則南北之際傳播殊廣凡在閔達靡不綜涉故知援據之夥頤由于紀述之淵雅矣天水以後傳帙既亡地學之儒甄錄尙衆或稱永嘉地記或稱永嘉記記亦作志斯並文偶省易誼相通假楊署任情討覈匪要其柘林水一條樂史所引又題謝靈運永嘉記尋檢他書悉無茲目今按謝公以景平踐阼永嘉作守覽陟無間文藻斯盛赤石飢勝帆海標其高詠地肺揮幽名山著其遊志若此遺文每同斯記則宜黃所述不爲無徵或二君並時各垂纂製或三寫成誤繆題甲乙未可知也鄭君述造頗多而名德弗曜沈

書李史姓氏蓋闕惟隋志有孝子傳十卷

隋志作孝子傳

云宋員外郎鄭緝之撰官秩所至略可攷

見唐志又載其東陽記一卷然則其爲二郡作記或由遊宦所至抑卽箸籍在茲編素俄空尤難臆定已今讀其書敍載翔實雖復散佚之餘劣存百一而肇典午之渡江遷彭城之膺錄舊聞隄記猶見辜較揚推厥善可得而言原蠶之禁箸於周官荐再之訓徵諸爾雅自舍人述注沾二蟲之形丁度撰韻段蛇醫之字異文寔孳左驗蓋寡而此記永嘉八蠶厥有旣珍岐海方言旣遠符於經誼迨人代語復廣證於字書其善一也樂成故縣肇建金行劉昫唐書別爲城字曩讀李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舊本及孫氏星衍樂史太平輿地之帙杜杜佑通典馬通考與地通類之書昌黎路應之碑襄陽永嘉之什並相符合輒有然疑而此記佚文亦多同劉氏斯知成城兩通未容專固例之寃句侯國不能執太史而庠班書胸忍縣名固難信徐鉉而疑闕記寧康方州之籍雖云無徵開運詔定之編蓋知非誤孤文未蝕足讎舊史其善二也甌維古國因水箸稱商溫周歐主名無改而桑鄜古笈未詳漸水之東黃齊今經靡究漢亭之蹟繇古茫味津逮罕聞里俗承譌采聲罔實遂以括谿之支委滑甌江之專名亦若漢經大別繆仍翼際之山濟絕河東猥引蒼皇之水沿流忘原誤莫甚焉此記則云甌水出永寧



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觴原既顯流別斯分砭俗匡違厥益至鉅其善三也雁蕩靈嶽雄峙南戒斤竹越嶺蓋知康樂之已窺玉清伐材酒騰沈括之妄說而陋儒耳學競相附和即有疑難未得折衷此記有云樂城縣三京亭是祖送行人之所其地即今之照膽溪是也斯則較道所出無殊九達之楮神秀早彰迺在六朝以上夢谿之疏不言可喻其善四也至於里聚廢遷陵谷遂改誦訓失官履絢無紀嶄岑千里終迷西隗之峯神崩九回久沈硯谿之石多藉茲編略識名陞徒以散見羣籍艱於尋覽俗記剽寫謗奪百端國朝姚安陶珽蓋常略采一二此非陶宗儀元本余於同年生黃巖王君鏡處見及古閣本說郭七十卷乃未經增改者內無永嘉郭記則為陶廷所增無異其所輯室數條既不核備又不注出處謬甚多今亦不復備校既未富于鈞甄亦罔詳于萌柢偶涉攷覽輒為歎息爰竭謏聞重為志輯目誦所及措於郭縣地率及流俗類書展轉傳販悉不足憑文句異同亦不復校披略備雖指有得申證頗衆所采之書以宋元以前為斷至明以後書惟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山一條以他書別無所見宛然精博必有依據且王象之輿地紀勝其時尚有完本宛然所引或出彼書也至讓當事掣校刊厥外僂覲得舊經用資參檢而宋元諸志淪隍遂等于邱墳齊梁以前閭閻迺同于巢燧補闕拾遺僅此胡騰瓊璧零瓊彌足珍貴屠維大荒校集粗竟藏篋十載重為理董聊付殺青貽之方來庶幾神帆仙石宛絕代之殊聞螭嶼魚倉備職方之典錄云光緒

溫州經籍志敘例

孫詒讓

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土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北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見劉知幾

史通書志篇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目此其權輿元明舊記多沿茲作厥後撰著漸繁紀

載難悉遂創專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為宏焉地志書目別為專書不知始於何時黃虞稷十項書目十有

自唐以來魁儒瑋學纂述斐然而圖經所載僅具書名不詳崖略疏漏踏謬擊討靡資惟嘉慶

較兼拾闕遺匪敢謂梓桑文籍盡備於斯然唐宋而後嘉道以前凡人均有著述不取耳目所及

者亦略具矣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汲宋之崇文選熙朝

之四庫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繁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音彥敘跋目錄之

外采證羣書通考經籍一門實創茲例朱氏經義攷祖述馬書益恢郭郭觀其擇擇羣執研

覈藏否信校讎之總匯攷鏡之淵板也此書之作意存咳備故輒遠軌鄱陽近宗秀水庶廣

瑞安文徵

卷三 內編三

二十一

瑞安縣志



甄錄用備攷稽

劉略班執類分以六厥後荀勗創四部之名王儉樹七志之目分別部居雜而不越勝朝地

志所紀執文多以人次此例亦不知防於何書宋高似孫謂錄載戰阮王諸四家著述各以族姓類次又與此不同義例紛舛實乖史裁蓋經執異軌史

子殊原不有區分曷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於子目分合古錄多殊惟乾隆四庫

總目辨析最精配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為圭臬焉總目所分子目其書或温州著述所無者則依孫星衍原石居藏書記例標曰某類無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

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弄藏未絕購覓則難也四者明分實便檢對然存闕

並凭目論不慮譌踳惟未見與佚雖著錄有無足為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

原始明代選于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並不注佚今去朱氏幾二百年上溯勝朝尤為遼

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昔艱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祕之書湮沒已久傳播殆絕無事存

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藏目斷自昭代明人所紀並入佚科凡明時有刊本者雖國朝諸目未經著錄亦注未見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收明人

各有專藏書至博然多存書目不必真有藏本故更有書匪目親而傳帙稿存者如四庫全書度儲天府釋道兩家雖時代匪遙其不詳卷帙者並著曰佚不必經覽即定為存分別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失有異鑿藏書不盡存目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附注亡書悉據梁有梁有者阮孝緒七錄所有也

朱氏經義攷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事求是此為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祕

笈久無傳本者苟箸在前錄悉注行間書目所無別錄備書錄入者亦注所出之書其據高麗温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及近時府縣志錄者見明志則不注近志見通志則不注府縣志以省繁冗

然如經籍文史家專志鼉陳鄭馬儲臧古目以及乾隆四庫提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稗五

史之闕文千頃堂書目原本實明史魏文志稿見朱彝尊明詩錄八十九及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七其所載書數官撰明史更爲精博至每類後所附宋遼金元人書則又以補四史之闕略故雖出近代實目錄家要帙也並鈐鍵執

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廣狹是實足徵不宜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

並為詳注也宋志所無者取倪燦補元史無藝文志亦取錢大昕補志趙希弁讀書附志本附口志之後今亦與口志一律錄入

古書流傳寔遠遞更鈔梓名淆于婁刻卷異于重編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于

見存之書標題卷數悉遵舊本其有新刊重定篇第互則附注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察

然至於亡編逸籍敘錄多藉省易分并尤難鈎核今則據舊目以溯厥初證羣籍以廣其異

名期從朔卷必徵全附駁駁文用資攷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自蓋亦宜然世俗崇飾人文恒多假借總其凡最厥有二端一

瑞安文徵 卷二 內編二 一十三 瑞安縣志



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識別俾尋覽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並據科第生卒之年略

為排比千頃堂書目別集一類悉以科第先後分別著錄然鄉解與會試錄出無補益多補復今悉依與人題名為次庶可較若重一

後其至雍正通志及萬曆乾隆二府志選舉一門科榜先後多與則並依高歷府志為正諸實及全科第者並約其時代附於 姓氏久湮事實不著者則附一代之末用竣考定再為敘次

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錄故敘跋繁晁陳之後錫鬯博綜佚聞則傳狀冠志目之

前凡此科條未為允協今之寫定輒為更張大抵每書之下敘跋為首目錄次之評議之語

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略綴一二苟地志已具則無貴遜徵凡通志府縣志有傳者並不復詳其事蹟至於申證精

與規檢譌誤一得之愚不敢自秘殿於末簡以質大雅己己之夏屬彙伊始寒暑再更條緒

確立凡為卷三十有二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焉箸于錄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

而已自知徒殫匄集之勤未究述作之指紕繆奪漏懼弗克免用竦方聞理而董之

治安芻議序 黃紹第

王仲任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瞽瞍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二者交譏則信乎通今知

古之士之未易覲也余自光緒壬辰掌教邑校得同里池子仲鱗文奇賞之以其鎔冶經史

洞達時事非章句之士胸肌所有為之欽遲不置已而仲鱗以所業來質證益稔仲鱗高文

遠學年甫逾冠有意經世之務辭章考據以外於永嘉諸先哲經制之學服膺尤篤於是余

所以企望於仲鱗者甚遠且大其後余宦遊鄂渚仲鱗以親老跽伏里門橫經講藝瀏覽百

家甄綜六籍益斐然成著作材矣仲鱗家故儒素少承其尊甫拙齋廣文之訓銳意科名冀

立事業以光門戶四應省試三薦竟黜余未嘗不為仲鱗扼腕既而科舉停罷而伏櫪之志

曾未少衰迺以明經就職丞椽需次閩垣旋以廣文遭疾侍奉需人乞假家居疊膺同州中

學師範各校教席弟子著籍者至千餘人文望翕然一時罕並宣統辛亥朝廷開孝廉方正

科州司以仲鱗品學優粹交章保薦驛徵入都應保和殿考試一等例以縣令銓發會遭國

變倉猝南旋時余亦自武昌棄官歸重晤甌邸一燈坐對徹宵劇談話時局之滄桑悵身世

之濶落相與歛歎太息聲淚俱下惘然不知其哀感之何從也頃國體已更時事日亟仲鱗

乃發憤著書規切時弊以所作治安芻議乞敘於余余撫覽一過竊嘆以仲鱗之學之識之

才苟使其翱翔騰躋青雲而登要路則當早有所表見復何致懷奇負異淪落自傷也雖

然自古不羈之士其以磨挫摧折而卒立功名者亦復何限然則仲鱗之未遇安知非天之



故老其材使之綵達其智慧開發其懷抱動心忍性有以曾益其所不能也今者公卿建議於上士夫承宣於下國基纔定之秋正需才若渴之日雲龍風虎際會有時吾將於仲鱗之遇合卜之矣仲鱗其勉之乎若夫原書立說之大綱新舊互參而每多守經執正之論未免為當世時流所弗憲則作者已自述其宗旨所在其上下古今識微知著以實非聾瞽陸沈之輩所可同年而語抑亦非迂謬闊疏之倫所可等類而譏者是海內知言之士分別觀之可也

花信樓文集序

王嶽崧

鄉先達孫侍郎止庵師黑頭致仕潛心於宋儒義理之學而其所為詩文則瓣香於歐蘇兩家殘膏剩馥沾溉士林吾鄉數十年人文之盛蓋自止庵師提倡之而予友洪博卿明經尤為入室弟子親炙最久今讀花信樓文集而知其淵源有自來也博卿與余居同里閉所居有棟樹二株因以名園幼負異稟勤學好問以制藝試帖名於時中年學益進博覽古今圖籍貫通中西學術即至仙釋家言靡不殫心研究生長世祿之家琴書以外無他嗜好蓋粹然儒者也具大有用之才抱大有為之志而名場蹭蹬如玉在璞不得善價而沽乃其生平

學問之所得力耳目之所感觸心思之所期想悉寄託於文字之間聊思著述以自見光緒戊戌之秋予自皖歸里曾示予以適園記一篇曲折隱秀輒跋數語於其後嘗鼎一臠固已知其旨矣華洋互市以來中原多故境內驛驛朝廷亟求變法頒行新政博卿手無尺寸柄而挽回世變之心鬱結於胸中不能自己竊以為改良法制要自人心始而庠序師儒之講解垂為常談文告條教之森嚴視同虛設求其感人最速而入人最深者莫良於戲劇於是講求樂府咀嚼宮商以闡揚幽隱激發忠義固結團體為宗旨著有傳奇十數種余性喜音律因悉取以觀之瓌奇警邁清新間婉雖託為離騷幽怨美人香草之情詞要自有王郎酒酣拔劍斫地之氣概始則唱於離亭繼則演於舞臺終且不脛而走流播外洋見者聞者莫不生其義慨足見仁人君子之用心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良非淺鮮未可與妃青儷白自翊才子風流者同日而語也吾鄉人物南宋最盛世稱永嘉之學惟陳止齋先生能集其成而自元明以迄國朝則維孫止庵師能綿其緒某幸游止庵師之門嘗聞止庵師之論文曰文以載道歐蘇之文所以照耀今古馨香俎豆而不祧者謂其蓄道德而又能文章也學文者須各就其性之所近辭求其達無取於艱深論求其正勿流於怪僻然非多讀書多積理



要不足以增長其才識而擴壯其心思故文境之厚薄仍視其人理境之深淺以爲衡昔人謂太史公行數萬里路讀數萬卷書故其文疏宕有奇氣非欺也某風塵奔走數十載學殖荒落事業一無所就深愧有負於師教以視博卿通今博古卓然能自成一家言其相去爲何如茲取其全集讀之無訛駁之辭無贅牙之句息深達疊皆自讀書窮理而來與止庵師之言相發明觀其凌空結撰舒卷自如也具蘇之體其渾灑流轉夷猶淡蕩也又得歐陽之神與止庵師之文殆若沉澁一氣者嗚呼時至今日文字之龐雜其矣或剽竊經世之語以干時或空談哲學之理以欺世蛇神牛鬼詭以爲奇莫朽蟬斷矜以爲古悖禮蔑義非聖無法之書充斥於五都之市學術之憂伊於何底吾鄉士風敦樸重綱常而尊忠孝雖值此處士橫議之日新舊過渡之特尙能規步繩趨不逾尺寸即間有跡弛不羈之士無不敢恣睢自用甘爲名教之罪人此固由里黨之風俗醇厚使然亦未嘗非止庵師數十年教育之精神獨以維持於不敝博卿學止庵之學更能孜孜焉以端學術厚風俗正人心爲已任則永嘉學之遺緒能或賴以不墜古之人因文見道博卿勉乎哉

花信樓詞存序

王嶽崧

人有恒言曰填詞易協律難自嘯餘圖譜之書行填詞之途頗寬自萬氏詞律之書出填詞之途殊隘予少曾從事於倚聲專知摹仿圖譜自以爲不妄作矣其後搜閱詞律一書爽然若失或謂詞不入歌何須協律不知詞濫觴於漢之樂府始於唐盛於江南大備於宋至金元詞與曲並盛作者皆知音律洎乎明朝填詞者甚多而協律者殊少此道衰矣故萬紅友詞律一書但取唐宋元而不及明或又謂詞與曲異不妨如作詩作騷之自成一體但求其琢詞之妙鍊句之工縱句讀平仄間與前人稍有舛訛未嘗不可自我作古噫嘻詞者詩之餘也古者里巷歌謠皆可被之金石唐詩無不可歌者旗亭書壁此其明證考唐書藝文志有崔令欽教坊記一卷搜羅曲調之名甚夥長調如蘭陵玉小令如南歌子浪淘沙之類今填詞家皆循用其名然則詞與曲初無殊異今之詞即古之曲也作者謂之詞歌者即謂之曲惟樂經之亡已久士之不習於音也由來舊矣間有專精此道者不過謂字音有陰陽音階有高下含吐於唇喉齒舌間者有輕重緩急間以十二律之何以還相爲宮皆未能知其底蘊即就詞律一書論之其痛祇嘯餘圖譜之紕謬者亦第謂唐宋詞人已成之格調未可意爲更改如調中所用平聲者不可易作仄聲仄聲者不可易作平聲只宜依樣葫蘆否則



不諧於律然吾考宋沈義父所撰樂府指迷則謂詞中去聲字最喫緊入聲可代平聲斷不可代上聲是仄聲字又自有區別論格精微萬紅友但以仄與平對待而言恐猶未達一間也洪君棟園者儒碩學所著鴻篇鉅製早已卓然成家而尤潛心於樂府著有傳奇數十種如警黃鍾秋海棠芙蓉孽後南柯之類宣播士林流傳海內幾於不脛而走予嘗一一取而吟詠之矣茲又以花信樓詞存一冊見示綺麗之中具有真氣心愛之不能釋手或謂予曰棟園詞誠工矣未知可歌與否予曰棟園陶冶性靈琢磨風雅寢饋於樂府者已深且久填詞固其餘事予不知律而喜歌宮商既變為工尺則天下無不可歌之詞曲惟在能歌者之善為領會耳不辭譴陋率書數語於簡末未知棟園先生以為然否也

十國春秋樂府序

王嶽崧

漢代歌謠皆入樂府發乎天籟動合自然凡文字之感人甚速而入人最深者莫樂府若也若九西堂變詠史之體為樂府其膏馥遂沾漑於士林摹倣之者多矣予友洪君棟園潛心樂府數十年所著傳奇數十種半已梓行於世非徒為裁雲翦月彫肝琢腎自詡才子風流已也其意在挽回世道人心故其所為傳奇皆闡揚幽隱維持綱常名教之作予已悉取而

咀嚼之且題詠之矣茲又取吳志伊之十國春秋擇其書中得失之關鍵與凡歌謠之足令人警省者作為小樂府一百首善循尤氏詠明史之例言近而旨遠詞淺而理明語簡而意賅俾學者易於瀏覽便於記誦亦詠史中能傳之作也予思十國時君如弈棋民無安枕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棟園殆默驗乎近日之天心人事撫今嘆昔而不免中原分裂之懼乎棟園將付之梓人以餉學者因書數語於簡末願人之覽此樂府者毋徒以彫蟲小技目之也  
民國丁巳二月

湫溲齋吟草序

清王嶽崧

湫溲齋吟草者予友陳君栗庵之所著其人得秋氣為獨多故取淮南子湫溲如秋之義以自名其齋齋中雜蒔花木四時皆有佳卉尤精音律善度曲每當春秋佳日命儔嘯侶更唱迭和盡歡而散吾鄉之講求樂府者皆推之為領袖焉予自卸塵鞿後游山釣水頗思假絲竹以娛晚景故得與栗庵時相過從竊喜其花木之勝絃管之盛謝傳東山之樂殆無以過而栗庵於蒔花度曲之餘心有所得悉發之於詩詩成每出以示予予嘗贈以詩云評量花木有心秤咀嚙芬芳滿頰車蓋秋心之傾慕之者深矣栗庵曾與予論詩曰吾邑詩派專尚



蘇黃竊謂子瞻詩多議論縱橫山谷詩多盤空硬語其才力固自過人而揆之詩教溫柔之旨似尙失之魏晉間惟陶詩澹雅自然讀其詩如身履其境目睹其景昔東坡取歸去來兮之辭演爲喲遍非以其音節自然動合天籟耶我種菊三十餘年每讀東籬采菊一詩頗思擬陶和陶冀丐其殘芬馥馥以爲黃花生色而才力不逮卒無成就殊自愧也栗庵之論詩如此予深佩其見解之超越議論之名雋意其於陶詩必有心得竊嘆栗庵以醫名于時求醫者恆踵相接而猶有餘力以寢饋於詩謂非賢者之不可測也哉今栗庵往矣其後人手其遺稿屬予爲序予受而讀之乃僅辛亥壬子兩年詩止五十餘首如詠物各詩慘淡經營色香俱古與陶頗相近而感事贈友懷人之作圓轉流利又似別有途徑惟念栗庵平日游跡幾遍三江兩湖所交接皆魁儒名士且種花數十年花間唱和無年無之其所得詩諒不止此豈其別成一集耶抑作者隨手拋棄蕩焉而無存耶雖然古詩人哀然大集求其膾炙人口者皆祇寥寥數篇詩果可傳不在多也况栗庵殫精於藝事著述之可傳者尙多詩猶其餘事耳嗚呼舊交寥落室邇人遙回思當日花間顧曲樽酒論文之時恍如昨夢握管書此有不覺黯黯神傷者矣丁巳六月敍於水心退思

中國通史自序

民國 陳黻宸

我中國自黃帝見於史記按曆釐然載籍相續盈千萬且未已尙書春秋之作尙矣然我讀秦始皇本紀稱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古籍之或不傳久矣自嬴秦以降惟遷作爲獨絕班固斷代爲史體例或不純後世之過祇固者多矣然其言亦往往矯枉而失其正考班固作漢書人有上書言固私改作史記者詔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幾不免於大戮然則固固不能盡其作史之才者也太史公之言曰予誠以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萬被戮不足惜史記冊藏名山副在京師爲司馬氏私家著作之本非帝王之權力所能強而奪也昔漢制太史公位在丞相上遷以父談世職爵居上公以視公孫宏衛青輩尊貴遠過之然遷每自以懷欲陳而未有路漢武帝之薄待史公彰彰矣然其職固巍然尙在也咸陽之火無論矣我又謂中國之史有三厄一厄於漢宣帝再厄於漢明帝三厄於南北分朝之世史曰司馬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文書而已昔倉頡沮誦輔黃帝以首出羲叔和仲爲唐虞之上官是故終古奔商向擊歸周國家存替視等著龜漢初天下制書必先上太史公而後以其副上丞相蓋史之尊貴於古有自矣而宣帝奮其智奪數千年歷代相承不易之



席而擲而去之夫以行文書爲事此則胥吏役徒所優爲奔走衣食之司之所習而從事者也而史職復何可問哉王莽代漢置柱下五史而求遷後爲史通子盛矣夫不得以莽制而易之漢氏中興舊觀頓復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又詔固與陳宗尹敏孟異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此曠古之變局也夫孫盛實錄見嫉權門王劭直書負讎貴族予奪之端禍福斯伏斯亦人之情歟而况以天子之尊有殺人之權受命人子而傳其父曲筆阿時甯存直道自明帝首爲此例而後世無私撰之國史濫觴江河椎輪大輅事涉君親語必忌諱雖勢非得已而直筆無復存矣劉聰之殺公孫彧聰故虎狼之族犬羊之俗非經無古人倫斯盡聰亦不足責也然而趙淵車敬之作見廢於苻堅吳均之書被焚於蕭衍堅夙禮賢衍亦嗜譽本非無道之尤乃蹈燒書之轍愛惡在人聞之寒慄至崔浩之獄乃以書拓跋氏先人事崔故一世大才其書必有可觀魏起荒夷先德曷掩斯非浩所能枉筆而就也然乃俯首東市遠赤其族直史之禍慘何忍言是故史無定評惟南北之世尤甚島夷索虜仇黨相尋異乎吾黨所聞輒令人廢書而不能卒讀矣於乎我中國之無史久矣上下古今曠然獨往文獻之繫來者誰徵我於此不能無餘慨焉雖然自昔作者多矣沿流溯

流溯源百川匯海好學深思之士其所撰述或不虛往籍亦燦然大備矣其闕於治亂興衰之要與夫制度沿革人物臧否庶幾不失什一於千萬之遺斯亦讀書考古者所穆然意滿也因論次自黃帝以來迄於清世與治史聞者商榷而質明之

諸子通義自序

陳黻宸

昔劉勰有言曰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夫道之湮滅於世久矣我嘗謂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諸子者立言之極則也大義微而百家鳴官守衰而師教盛孔子生春秋之世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文武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所著春秋孝經論語諸書粹然爲一子之言漢繼秦興劉子政司校讎之役向卒劉歆承其父之業總羣書而奏七略區諸子於六藝之外而孔子之書巍然與諸子異流殺青所編懸諸金石於是有春秋二十三家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類皆沿載籍之餘流成一家之學說凡六藝略所列芬非特起蔚爲百世不祧之宗經子異派而百家諸子之書零諸小邦杞宋故封附庸秦晉子之爲世詬厲也久矣嗚呼自古道術之不昌又何言哉我謂子之於經立言則同昔鬻熊知道而文王諮



謀餘文遺事錄爲鬻子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鬻惟文友李實孔師笙  
磬同音義無軒輊按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今小說亡逸  
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逢行珪所獻也行珪之言曰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  
實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  
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成章研神聖而啓  
沃彌綸彞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抑我聞鬻子年九十始見文王文王  
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文王乃師之今十四篇所載  
上自五帝下及周公治曲阜及康叔往守於殷之事別有三王問政七篇爲明楊之森所補  
輯采自賈太傅新書修政論之森曰賈太傅應及見鬻子遺書也鬻子當周公成王之時年  
蓋百有餘歲太史公作老子列傳曰老子百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然  
則鬻子亦古之脩道而養壽者歟然鬻子所著大道貴道守道諸篇與夫道符禹政篇所錄  
類能經緯家邦致之弘濟大率近儒家者言其義奧遠恢達銓發心靈而於德刑之用政事  
之要語有旨歸爲王者理世致治之著蔡雖百世不能易也惟揆之道家之言雖其大端皎

然不可移易而求其曲折合符應物變化所謂精神崑一動合無形爲道德虛無之術者其  
言亦稍殊矣不知漢志何以列爲道家蓋其書之殘闕不傳者多矣抑其篇目次第往往錯  
亂不可通曉又未知果爲鬻子之作與否要之陳義弘遠不類秦漢以後人語闕疑以俟從  
政之士有所擇而取焉今不論自老子始

中國哲學史自敘

陳獻宸

夫人之生吾知其始於猿馬之類矣猿馬之始我知其始於動物之略有覺感者矣動物略  
有覺感之始吾知其始於微生蟲與草木之生矣然此微生蟲與草木之生者吾又惡知所  
自始也總之必始於知者近是一夢之微必有附焉一蔓之長必有依焉非知何生有生必  
知一切因緣與知俱來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自一  
微塵達無量界造物非造因知而造唯我有知乃造愛心愛愛相續其類乃成物各有類矧  
復在人與我類者我必愛之愛之不已因而有爭爭之不已知乃益進其進愈銳其知愈微  
無知之始我何自來有知之終我何自往我本無往我復何來往來兩窮知於何着謂着自  
我我復何着謂着自知自知自我我自何處着我我既無着何况於知積恒河沙普徧



大千相滅相息於空虛中吾目能視視於何及吾耳能聞聞又何及耳目不及乃生思想故以吾目界之所接耳界之所傳不足以逮我思想界之萬一然以我思想界之所存又不足以逮我非思想界之萬一吾之身至思想窮矣吾之力至思想盡矣况此思想者乃猶在思想之界中者也是亦斥鴳之見耳何論於目何論於耳且以我目界所不及而有鏡焉以關之而十焉而百焉而千焉而萬焉而無量數焉而目界所不及者能及之以吾耳界所不及者而有電焉以達之而十焉而百焉而千焉而萬焉而無量數焉而耳界所不及者又能及之又安知吾之思想界中必復無一物焉而舉吾思想界不及者忽若有以啓之而十焉百焉千焉無量數焉雖然是亦浮蟬姑螳之識耳夫自有鏡以廣目界之所不及有電以拓耳界之所不及未有鏡無電之先我之所見所聞者何在既有鏡與電之後我之所見所聞者又何在曰目有簾以感於色耳有鼓以發於聲然則我本無見因色而見我本無聞因聲而聞是其所感以爲色所達以爲聲者幻色耳幻聲耳即所謂十焉百焉千焉萬焉無量數焉者又必幻色幻聲之萬無可疑者也况於我思想界所不及者即有一物焉能達我思想界於其十焉百焉千焉萬焉無量數焉又安知其十焉百焉千焉萬焉無量數焉者非猶我思

想界之所及而豈遽能於我思想外而別構一境焉是乃猶其思想界中之幻者耳然則吾果有知耶吾果無知耶雖然吾之有知又與生俱來者也故吾無問其知之何如而既有知矣是亦吾知之所當盡也瀛海中通歐學東漸物質文明讓彼先覺形上之學甯惟我後數典或忘自叛厥祖輾轉相附竊彼美名謂愛謂智乃以哲稱按爾雅云哲智也楊子雪方言亦曰哲智也我又未知古中國神聖相傳之學果能以智之一義盡之歟雖然智者人之所以爲知也人之有知自有生以來非一日矣其所以爲學者我無以名之強而名之曰哲學然則中國哲學史之作故亦學者之所樂與從事者歟不佞上觀於莊子道術方術之辨而下參諸太史公六家之旨與劉氏父子七略之義輯爲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要之無徵不信亦求其有徵斯已耳雖然學歟哲歟學歟後必有能正其名之謬者是篇也講義之云爾史云乎哉史云乎哉

欠泉庵文集序

陳獻宸

天生奇傑文章之士必窮困之以至於顛倒不欲生飲食衣履無所得稿首垢體指爪積埃濁怒目視天下人一無足當意悲痛流連大呼頓足口截截念古人操紙筆立就數千萬言



狂哭不已繼之大笑呂自擠於死而後止是大可慨已然人生何足惜古之人窮於其身必當傳之於後名山歌泣鬼神如聞可驚可愕可喜之辭或千載一見相對不啻同晨夕一文章之傳往往起百世之下好奇嗜古之士規撫遺製致寶惜如得拱璧讀其書而悲其人爲之感慨不平恨斯人之不遇而哀當世之公卿大夫酣豢庸鄙既志得在上位乏知人之明爲萬世罪人不可赦亦可自慰九京而無憾矣然如我友周盟孚又何其生之窮而死又幾不傳爲尤足痛而可悲也盟孚生異有稟讀書能彊記遇目不復忘余辛己始一識盟孚是時我邑孫琴西太僕致仕歸置詒善家塾招當時能文士講肄其中人才稱盛而太僕謂人曰他日得我文真傳者其周盟孚乎太僕故以文章名海內於是盟孚之名始大著然當天

下無事士人攘臂修科舉業揣摩有司者之愛惡非此無階梯可進取靡然成氣習故盟孚文益工而遇益困盟孚性豪放汜濫百家嗜酒而不喜諧笑醉則大聲作莊語最不善治生賣文度日夕家人數十指常號啼慙飢苦一月之中日不得一食者恒十見盟孚頽然不置意得錢數百輒向市中沽美酒引刀割大肉攜之以歸劇飲十數杯輒盡之而後已不少餘或不得飲然非酒盡則不置一飯故家中常無食有客至則又慙慙致款留邀與共食飲家

有一尺布必質之以市酒肉與客同豪飲極談與論古今國家興壞政治得失人類賢否風俗良窳一飲一呼如屈伸指數物多寡歷歷不差絲黍聲若洪鐘徹屋庭隔數十舍聽其言如飄面環盟孚家左右居者皆曰盟孚先生酒狂也遇空乏無酒食客至則相與長對竟日如醉飽狀或泫然不能作一語客知其無食皆自引去然每至無食時則文氣益充下筆益滔滔有味興會淋漓鍛句鍊字益復溫雅與古爲會悠然動人無豪情矜氣蓋其浸淫於文者深矣然得一文輒棄去不復愆未嘗絲毫爲後日計也盟孚之死十有六年矣其子元稍茸其餘彙得若干首將以付梓人而問序於余余讀之爲淚下曰嗚呼盟孚之文其盡於此乎余讀盟孚之文多矣此作大半得之新聞報館舊刻非其所樂而爲也若夫盟孚快意之作余雖略不復記憶然猶能彷彿述其一二視此諸作蓋不啻徒倍而什伯也汝其求之乎元曰亡之矣嗚呼以盟孚之才與學令得志可以治天下輒不得志以死而所爲文章者又皆散佚無可見遺其精而捨其粗佚其全而存其闕天之所以窮困盟孚者乃竟至於此極歟生不得遇而死不得傳余念此益慙然有感也夫自古豪傑者流有志於當世之事往往不屑呂文章自見盟孚故用世才而年適強盛不自知其遽死所爲文方日進而未有艾故



於其所作輒不能滿意恒厭棄未曾錄而存之呂遺其子孫以傳其人余交盟孚非一日余於盟孚之文每惜其不傳又庶幾幸其或傳盟孚之文之可傳者多矣然今之所傳者乃止於此也嗚呼其可悲乎哉其不可悲乎哉嗚呼天生奇傑文章之士而命之如是是又何心哉嗚呼如盟孚者其可謂真窮也已

報國錄序

陳毅宸

國家崇儒重道菁樸儲材中興魁碩應運挺生通商以來風氣稍移浮淺之徒侈談西學剽竊失據轉或芻狗詩書求其融會中西貫穿古今通經致用蔚爲一代儒宗者蓋鮮夫以中國四千餘年聖人之治不爲之鮮扁彌縫修吾聲名文物而徒震驚乎異域雜霸功利之見儒術之衰非吾輩責歟近得吾塾廬先生而慰矣先生學問深博無涯涘於諸子百氏九流之說皆洞澈源流得其旨要匯爲一宗而於經世之學尤所致意間有制定悉協情勢非逞奇飾智苟爲異同者可比報國錄其一也錄中大旨謂今日舍治鄉團不能自強非參古法不能制亂而惓惓於君民上下之故尤足使讀者油然而生其忠愛愾抑卓詭粹然蓋皆一出於儒先生古貌古心於時流少所投合顧獨辱與宸交甚契夜廬風雨一燈相對縱談古今悲憤所激令人不知哀感之何從古性情中人也久屈不遇寄意譔述或有以河洛數推者謂命值師之二爻乃嘆曰此銅川府君筮河汾卦也吾殆將以空言垂世乎乃始出其所著略十數種約近百卷自以身世之間既溫溫無所試舉凡所得悉寓之醫以故岐黃家言獨夥殆亦昔良相良醫之旨有感而然歟錄初刊於去冬嗣以兵尙未試不敢率爾旋止蓋其慎也宸謂闕廬之語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之矣是亦先傳其書而後裨於用今中日失和書恐有不得終闕者因促其刊成以爲乘車之先龍騰而淵雲起虎嘯而谷風生聲氣翕合海內必有想望風采紬繹論議起高臥以共濟時艱使盡出其所學應時際會大慰其拳拳報國之願者茲特其一斑耳豈此錄所能盡哉時光緒二十年歲在閏逢敦牂壯月

東甌采風小樂府引

洪炳文

蓋閱太史陳詩首重輶軒之采道人徇鐸更有藝事之規用是下忱藉以上達典至隆也意至深也吾甌地處海濱號稱鄒魯溯先王之開國故蹟猶存記名宦之牧民循聲未泯所慮長官涖止風土未知欲有興革其道無由竊念閭俗采風爲賢良所留意興利除弊實致治



之本原蒙伏處蓬茅關懷桑梓不揣樛昧謹貢芻蕘越人越吟詞原同乎下里變齊變魯意  
有望於秉鈞謹擬小樂府五十章聊表歌謠不替時政所有陳述瑣事爲多自愧寡聞誠多  
挂漏伏希采納冀補高深略敘數言疏爲短引民國七年夏月

項氏祀田錄後序

項芳蒨

今人之祀其先其禮有三有歲時之祭有誕忌之祭有墳墓之祭要皆藉祀田以供其用先  
考之祀田雖不及古者圭田之數而歲入所得以治祭祀及修墓之需則無不給也惟他家  
墳墓夫婦合葬祭墓之禮一歲再舉我考妣之墓一在林嶼一在長山村墓分二所則祭倍  
之與我曾祖考妣沈舉下灣二墓相同方徭仿先世祀錄之例籍品物列祭期繪墓圖載糧  
額註田租並書其後曰孔子之論事親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今人廟祭  
之外尤重墓祭考古者譏之謂古時之祭必於廟不於野野祭始於春秋之時禮所無也孔  
子少孤不知其墓則不以墓祭爲禮也明矣方徭則謂祭墓之禮可以不行於古不可不行  
於今何也古今之風俗不同禮也者所以維風俗風俗變不得不變禮以維之也古之廟祭  
几筵備設歌舞雍容趨踰裸獻夜以達明風雨不侵霽塵不雜乃得盡其感格之誠若夫墓

在深山曠野帷幄不能周灑掃不能潔風雨不能障塵沙不能避齊盛無炊爨之方衣服無  
修容之所沾塗野人有堵牆之觀驚禽逸獸有窟迫之慮祭亦安得無苟乎祭於廟者所以  
重祀事而防其苟也然墓雖不祭而版築之固封樹之密若堂若斧之形纖微必慎其子孫  
省視密修葺謹鄉鄰謹愿守望相助阡陌不相侵林木不相伐天下同風不必一人一家之  
自爲詞察雖不墓祭無傷也今人其能如是乎顏厲謂齊王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於柳下  
季壘百步而樵采者死不赦戰國兵爭秦最無道尙諄諄注意於此古人之重墓域何如乎  
後世山林川澤多爲民之私產傳世既久瓜分郵書跬步之間主者數姓而風俗日薄侵盜  
相尋若子孫復習媮惰省視不謹窳敗不修墓又安能久存乎墓祭之禮非第祀其先人也  
所以帥族黨勤省視以作愛敬以保兆域所繫綦重何可援古人以藉口乎鄉人之祭墓上  
元清明一歲再舉餘時或祭於廟或祭於寢茲冊所載禮亦從俗取其簡而易守耳嗚呼父  
母之育子也日撫摩其子之軀體有一日相離而心不擇者矣且不惟育子如是其於曾玄  
諸孫目之所及見者其撫摩之情寧與育子有閒耶今先人不幸而棄養其軀體何似子孫  
永無見時而第於封藏軀體之所徬徨其外想象其中以繫片時之愛慕以塞其終身不可



得見之悲雖商周先王復生必所不禁若中于怠惰吝嗇之私推諉卻避祀事不修漸至兆域不保孝弟之心何存乎今人於父母邱墓尙知愛敬而于高曾以上以爲世遠而忽視之安得爲知禮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以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祭墓禮也保墓仁也仁禮不存不異禽獸不可以不戒懼也雖然有墓而無廟禮亦未周我考妣未有專廟望後之子孫起而爲之以補方蒨等之缺憾則善矣民國三年歲次甲寅夏月

王星垣先生詩集序

胡調元

右章江遊草四卷澹廬吟草一卷同里王星垣先生撫宸曩客江右暨邇來退歸里居時作也先生爲余亡友洪海籌刺史之岳翁海籌宦江右久延先生爲記室故其足跡所經往往發攄吟詠藉以潤色江山間或目覩民生疾苦力所不能任者乃復託之於詩如集中葛溪大水及耒陽煤窿紀事諸作要之先生亦一有心人耳辛亥國變後余自江左解組歸訪里居者舊寥落如晨星獨先生老健猶昔時承過從且出是編囑爲評定余不自揣遇有未愜於心妄以己意塗竄之而先生欣然俯就一若舍余外無有知者嗟夫余烏足以知先生第先生將舉是編以問世則他日自有讀其詩者知之若云請自隗始是不免淺之乎測先生

矣

說文部首纂要序

周宗翰

世言學者必多讀書迺能多識字然必多識字迺可已多讀書讀書而不先識字雖欲讀書其道無由然識字而不先識字母雖卷軸山積自負通博其實形聲凡會體例乖舛與盲瞽無有異則字母之說尙焉周禮年八歲入小學必先教以六書其時雖未有字母之名而六書宗指形聲孳乳隳寓後世字母之起例古人重制字本意必使童而習之循合涂軌不致紛歧雜廁謾無友紀意甚善也漢許叔重先生憚秦火以還字更數易加呂俗儒鄙夫向壁虛造詭詞遽起古誼散亡聿敘篆文合古籀攷之名山壞壁之所藏桓碑彝鼎之所載更博采通人稽譌其說都九千餘言悉遵六書之條目剖析綜覈羽翼經訓厥功甚鉅又勅爲部首五百四十字綱提領挈餉飮來茲洵識字之槩臬師舍是無目爲教弟舍是無目爲學卽漢呂來數千年之字母可也自東西洋學術輸入中國語言文字誇炫新奇末學後生甚或聰明自用挾其狂瞽詭異之說穢壞六經畔弃訓詁古聖賢協制之誼啼矣今幸聖教大昌部章諄諄然曰字學原流爲各校講習所不可廢足證海內人士悔跲歧趨有窮而思轉之



意然今之課東西文者皆必先識其字母至漢文乃反踳駁繇雜開卷眯目其故非由於字母之不明而六書義例因而閉噎者歟宗翰不佞謬任邑中校洎教員講習所國文教席諸生屢目兼課說文為請竊謂讀書者不先讀說文不足已讀羣書而讀說文者不先識說文部首不能識說文之一字說文與羣經相為發明而部首條貫隱藉與說文亦相為聯系統則部首為說文全書之字母且為我中國上下數千年之字母讀說文必先已部首亦如習東西文之必由字母已鑰其初機也宗翰老矣自問材力緜薄無裨於世幸得與諸生聚首論文考別部居誠教學相長之樂事猶幸諸生熱心者古勤劬請業或我教之痛可告人不揣癡陋就許書部首纂輯大要詞取單簡便記誦亦導江岷山先河後海之遺意諸生從此問津更進而遞究其全可已多識字多讀書無虞捍隔而不入異日學成致用上可已振先聖之墜緒下且可已闢淆亂之羣言而衷諸正宗翰雖老猶將為諸生拭目俟之民國三年陽月

寄學速成法序

林文潛

書六目可三以綱之曰耳接曰目接曰心接三者之中耳接者便震旦書兼之繇已其泰西

乎日本書真假名混所謂真即震旦書也於震旦書外更有所謂假宜彌繇已不也真也而假以記之雖謂純耳也可矣日本書其駸駸乎泰西矣余嘗持一論曰地球著國有三公而震旦不與焉三公者何曰公歷曰公服曰公文文雖未公而合併于變化詞組織文若隱乎有公共例焉而震旦則獨立異焉不甯唯是書兼三書繇知必寡不甯唯是書兼三無定聲必一部之內今古歧四方岐余又嘗持一論曰書者畫之變象草昧世界之書近乎畫蓋畫以記事物焉耳古文可徵已埃及古文與震旦古文或若同符也者何耶草昧同也社會愈文明書愈簡書畫離愈遠故徵社會之文味可於書徵之可於書畫之相離程度徵之余聞之書家有寫形者有寫意者而無聲震旦書猶尙形尙意震旦書離畫未遠於文味何如乎寄學速成法者以導震旦人讀文明邦種種哲學科學書籍者也文明書籍東邦備已是書目的如是或是或有送難者曰飲聞子素論矣上之當為全球謀同文次之當為震旦製簡字又次之亦當造假名以附漢字以記音使勿歧今是書反以日文就漢文乖矣應之曰佛氏實有權子亦知權乎東西學家分析學有哲有史有實子亦知史與實乎余之目的如是如是



注釋讀史方輿紀要序引

李式揆

地理之學導源禹貢炎漢以降作者實繁然擇討未確疑舛茲多四庫箸錄卒鮮善本國初以地理學名者有四先生皆與修皇朝一統志者也閻氏著四書釋地甄綜沿革與班氏地志等胡氏著禹貢錐指鈎稽水道與鄒氏水經注等類皆有功經學無裨史才黃氏子儀雖覃研水經每水一道各繫以國然無專書行世獨常執顧氏所著方輿紀要一書援據正史考核輿地於山川形勢古今用兵攻守得失之蹟言之成理鈎元提要鑒遠洞徹誠地學家絕無僅有之作而研究歷史者所必讀之書也第以卷帙浩繁購置既艱瀏覽非易欲求卒讀厥有二難辛壬之際授徒家塾爰錄其各省序文十五首分日督課更蒐採事實詳考地望列之篇末雖學識樛昧舛漏實多然用力已勤倘得厓略誠能誦習不忘雖未讀原書而於十八省之形勢險要已瞭然胸臆間矣取輔甫竟友好傳鈔日不暇給咸勸付之劊劊以公同好因不揣疑陋勉從所云更附以十八省地圖一葉以資攷鏡買積還珠不值識者一案也

欠泉庵文集序

池志激

欠泉庵文集吾友泰順周麗辰煥樞作也泰順在邑萬山中山水幽樸代產奇英清同光間有二文章之士一周曉芙一周麗辰與吾交最久曉芙善入股取境於黃陶庵金正希亦喜講有宋義理之學麗辰則獨喜古文攷據最得力於毛西河朱竹垞之所為同與余受業吾鄉孫太僕之門當時國家崇尚括帖士之懷奇負異者爭以此進身光緒初葉吾邑科舉甚盛太僕師以江藩歸田設塾於家引鄉里好學文章之士專肄舉業同時著籍者數十人同邑有林慶衍祁生黃叔頌紹第王小蘭翼傳周伯龍瓏仲龍拱藻及太僕之姪伯陶詒經仲彤詒績樂清有陳叔蘇國鏘平陽有楊仲漁鏡澄宋燕生存禮泰順則有周曉芙恩煦及其弟季蘭恩綺之數十人者皆善讀書皆善於科舉之學最為太僕師所獎借而余與麗辰亦從學其中獨嗜古文詞時遜學齋文早出為世宗湘鄉之嫡傳桐城之別派也余時年二十有六麗辰年方二十有三間有撫摩涂轍桐城太僕師見之輒喜曰汝之文氣剛而達麗辰之文筆險而入如二生者始可與言師更取所獨得鄉先正永嘉之文討論綜貫而麗辰之學遂日絕而益精而文境一變矣其後余東西奔走麗辰亦有四方之行不相見者數年壬辰邂逅申江時麗辰方欲赴臺北撫軍幕府之招旬日別去未幾內渡覓余華亭余適赴寧



而麗辰復之晚及麗晚來余方謀遊臺麗辰決余行居申踰月復相與問津於長江又不遇而麗辰則浩然欲歸而余於是作海外游矣余常抵書於陳蟄廬介石曰泰順周麗辰畸士也與余境遇同志趣同議論同獨文章不同君其友之乎麗辰於是始與蟄廬介石交頗講經世之學而文境又一變矣甲午中日役興四方多亂余歸自臺灣與麗辰相會於杭州既而偕歸過余臥廬縱酒論文備極親歡時值江左宗湘文公觀察吾甌方聘陳蟄廬與余辦郡城利濟醫院兼設學堂報館而麗辰遂爲報館中主筆宗公好問禮賢亦契異麗辰所以麗辰集中大半皆當日大宗公書議并新聞報章然皆非麗辰平時滿意之作也惟大建素王教會議宗旨在昌孔教強黃種振興神州赤縣其說例規約皆精妙入理非他人集中所有惜乎舊約新約之迄未成書者也嗚呼吾麗辰本嶽奇有用之才計慮深遠論事明達頗不欲以文章自鳴於世至其發爲文章亦甚奇兀彙逸間世獨出天必使其飢寒困阨流離顛沛忍辱蒙詬不得志以終抑又何也蓋麗辰死已十數年追思大僕師雍容撰杖都講之盛余與麗辰諸子優游文學之樂今已鍾鳴漏歇火薪將熄卽有一二生存亦皆馳酣世事幾如荀墨之異趨車笠之厭盟嗚呼滄桑莽莽雲海茫茫求如昔日作者之盛卒不可得然

則道之廢興業之成否師弟朋友之聚散其各有時豈非命也歟哉雖然麗辰雖死猶有子元善爲官軍界能刻其文亦如麗辰集中自言文章之道奮於生前或豐於身後不然世之畸異能文之士卒之沉晦埋沒而不傳者亦不少麗辰之文其亦幸而得傳者也至其文鍛鍊奧雅介石序已詳言之讀者自知余但序二人生平離合之迹以抒己悲以告元善并以告當代後世之能讀麗辰之文者

史讀攷異自序

張桐

司馬遷史記自漢流傳到今讀者靡不推爲良史才文章祖蓋翕然無異詞焉後來考史家自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外下逮宋元明清大都參驗古事校讎板本評班馬之短長標行文之義法而於史文句讀之異同從未見全書攷之斯亦讀史者之一恨歟予束髮讀書卽喜閱史而尤酷好太史公書以方攻舉業師友間罕有留意是書而居鄉尤竅見寡聞如宋本史記明監本史記均未獲目覩所得讀者惟清武英殿攷證本金陵局刻札記本明陳仁錫評點本陳臥子徐孚遠測議本凌稚隆評林本而已繼得吳齊賢史記論文本讀之喜其句分節解朗若列眉較姚氏菁華錄儲氏史記選二書尤善乃就孫太僕琴西先生手校本



與各評本互勘始覺諸家讀史句讀均有不同頗滋疑義於是以別紙逐錄凡句之為點為讀或連上或屬下者詳為羅列間下隅見擇善而從至於評論攷證與句讀無闕者溝而出之勿滑體例幾經寒暑積稿成帙竊附於武億經讀考異後名曰史讀考異紀實也光緒辛卯春予年甫三十餘承孫太僕猗頤喬梓延主詒善祠塾課其文孫子姪循頤精經學而太僕善譚史記知予有此書亟索覽乃姑以彙本數卷呈政竟蒙獎借許為製敍願自恨閱本無多未敢以全書質也而是冬嚴親見背風木銜哀萬念都灰無心著述四句以後居鄉辦學時猶頤方督學務整頓全郡教育折簡見招聘主邑中學講席而此彙遂閣置篋衍忽忽數十年矣竊思德清曲園俞先生有言曰治經有三要首要正句讀次要審字義三要通段借而湘鄉曾文正亦云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今專施之時文圈點者明人房行之陋習今翻施於經史末流遷變可勝嘆哉味茲名言恍然於治經如此治史亦何獨不然乃檢出舊稿重行理董得卷若干而太僕猶頤均已久歸道山不獲奉書以就正吁可傷已况年來頭童齒豁精力日衰滄海橫流巨言百出陳編故簡棄如弁髦雜誌報章爭誇新史精者如梁氏之研究而余以一介迂儒侈談章句抑又惡矣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芻蕘之論採注下補國朝氏之文  
化史暨史學雜志等

風者取焉姑序簡端質諸來哲倫亦讀史者涓埃之一助乎民國十九年八月

東甌本草自序

民國李 芑

聞之僊秦滅籙醫經不廢柱國校書方技以傳蓋醫雖小道而萌概於古初綿延於秦漢其來尚矣自時厥後歧黃家言蜂出並作上原宏景下迄憲王療疾撰別錄之書活民著救荒之冊其間卷帙浩瀚有踰望洋然而經複舛午曷勝指使求其精瑤之論十不得一者也惟宋蘇頌明李時珍先生兩家言圖經綱目較覈詳明論蟲魚則辨河海之殊論草木則別山澤之品所謂多識名物闡發前人其考核精當蓋亦陸璣詩疏景純雅注之倫比也芑雖窮壤鄙夫亦頗心焉慕之於是諷誦之餘瀏覽方技始審黃農嘗草藥石著為成書和鵠製方草木貢其靈異奈何醫家著錄各有異同名稱有雅俗之殊辨別有古今之異甚至女青枸杞滑名亂形蘭蕙蕨微泥今室古不知爵牀爵麻原是一物香薷香戎本無二名積桐不是貞桐朝菌原非木槿而固者為之名實互舛目黃精為鈎吻譌玉蕊為山礬執卷者不識其形采藥者莫名其號遂使長年之品與荒蕪同其剪除則鹿馬之迷莫可言狀於戲柏液松精並能却老山榛隰苔自可療飢必謂升蓬萊之巔躡瑤圃之頂采延年之芝餌神仙之藥



如燕昭覓河鱗之膽漢武求班龍之胎不其偵與戊戌之春端居多暇散步庭際見夫卉木  
蒼蔚覆沼被隄多不知名心甚愧慙於是圖繪形狀鑒別氣味證之圖經兼據綱目搜羅衆  
品纂輯成書不下數百餘種取長古說標幟俗名庶幾效古人之用心曉生民之耳目至於  
紕繆之說意必之論亦或不免世有精審如陳藏器博雅如徐之才者黨能理而董之矣

陳介石先生遺書序

林損

嗚呼此吾師陳先生之遺書也昔中庸言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固至德之士言動視  
聽何適非道發於著述特其至而凝焉者耳夫宇宙渺茫非人無以宣其蘊人事代謝非倫  
無以持其紀主倫者我而大患在於有身真我者曰心而良知不可遺物求天君之泰然必  
萬類之感若惟善可以立性命之根惟靜可以返中和之本致中和而天地位研幾神而體  
用彰是故不縱一欲萬象供其指揮不滯一隅六合歸其朗照由曾之恕行墨之仁循莊之  
齊究老之真觀列之化斥楊之弛體佛之空以達孔之極此皆先生之所以深造夫道者也  
若乃通蔽相兼權衡在我取左逢右卽流討源中規中矩咸本於自然觀妙觀微並出乎玄  
旨治經不嫌於大同論史無讓於見獨文學闢其十荒地理窮其八演藏往知來而無假著

龜執古用今而非守陳跡聽訟令舉陶服而力排法家議兵使孫吳驚而深戒善戰民貴君  
輕之旨見曉於冥夜計功課利之詞絕書於簡策繁星分羅辰極居所終始本末一以貫之  
蓋由積之者厚故吐納自宏養之者純故馳驟如一擇之者精故語必韶夏居之者安故行  
以簡易非盛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先生既歿微言稍湮及門諸子尙窮鑽仰執瓢飲海  
自期於滿腹負鼎上山或廢於中道而遺書未出端緒莫尋天下滔滔並猶牆面趨風嗜利  
逐臭應聲遂令異學猖而正誼隱大道裂而祇孽橫人將相食滋足悲矣損昔事先生粗承  
啓沃愧升堂之屢歎幸天道之得聞歲序淹遲懼終淪墜而先生猶子孟冲先生校勘方竟  
將付梓人藁籥既動庶徐出之時兩日月意在斯乎輒借附數語以爲至榮至於疏附奔奏  
願與諸子共勉焉戊午十月

仙巖山志序

項驥

我甌山水甲東南大羅山脈其左翼也界永嘉瑞安間蜿蜒百里一支出西麓曰仙巖名勝  
特著杜光庭所記謂爲天下第二十六福地者是矣代有仙人高僧名臣大儒蜚聲其間軒  
轅氏修煉飛昇之說古無稽已而陶隱居蹤跡見於舊志謝靈運泛舟仙巖有尋三皇井仙



跡之作姚揆司空圖皆有銘稱為仙居靈異所宅不可諱也有唐貞觀始建浮圖迄於宣和  
梵宇極盛稍嚴遇安認識真妄為世大師致蘊西來神光耀塔萬象讚歎錫名慧光元明迄  
濟古德輩出仙巖一隅遂卓然於我鄉名勝之林其於文獻尙無關也有宋陳文節公讀書  
是間薛季宣訪之得聞參前倚之說盡棄所學從游滬上門人蔡幼學木天駿從而光大之  
遂為永嘉宗師其出也引裾切諫風節凜然其處也授徒講學字止齋以明志懸崖百仞為  
臺一區汲水烹茶因巖為窟刻苦卓絕而不廢事功四方聞風從游者數百人仙巖之名因  
文節公而愈顯列在文獻垂於天壤固不僅以名勝傳矣夫永嘉之學倡自皇祐三先生至  
文節公而益昌明以鄭景望薛良齋為師以張南軒呂東萊為友兢省以禦物欲彌綸以通  
世變格物致知屹然為永嘉學派壁壘朱晦翁不遠千里來與公遊親書溪山第一為仙巖  
大觀文節之講學仙巖與晦翁之講學白鹿洞固輝映一時也迄於有明張羅山仿白鹿洞  
遺規創立書院紹墜緒而昌絕學仙巖為不朽矣四百年來書院毀圮宗風寂然當代士大  
夫對於晦翁白鹿洞已有興廢續絕之議規橐遠創制釐然獨於仙巖闕無所聞至今文  
節遺風湮沒銷沈于百世之下嗚呼此豈異人任耶我邑張君宋頤好古績學士也竭數年

之力纂仙巖山志窮搜默討上及仙人高僧之棲庭下逮騷人墨客之吟詠選輯周至於名  
臣大儒如陳文節公者與名山興廢攸關言行記載尤加詳焉不可謂非遠識也乙丑仲夏  
驥謝政還鄉里從弟佛時與驥定謀移我家先世株樹樓藏書於仙巖旁文節祠堂為圖書  
府供邑人士博覽驥甚踴之屢與仙巖僧謀苦于持久管理之未得善法也未竟之志願與  
佛時勉之更願與宋頤共籌之仿白鹿洞遺規成仙巖之學府名山名世繼起永嘉為國家  
用是編其嗃矢歟

溫



溫州府 文館

溫州府 文館